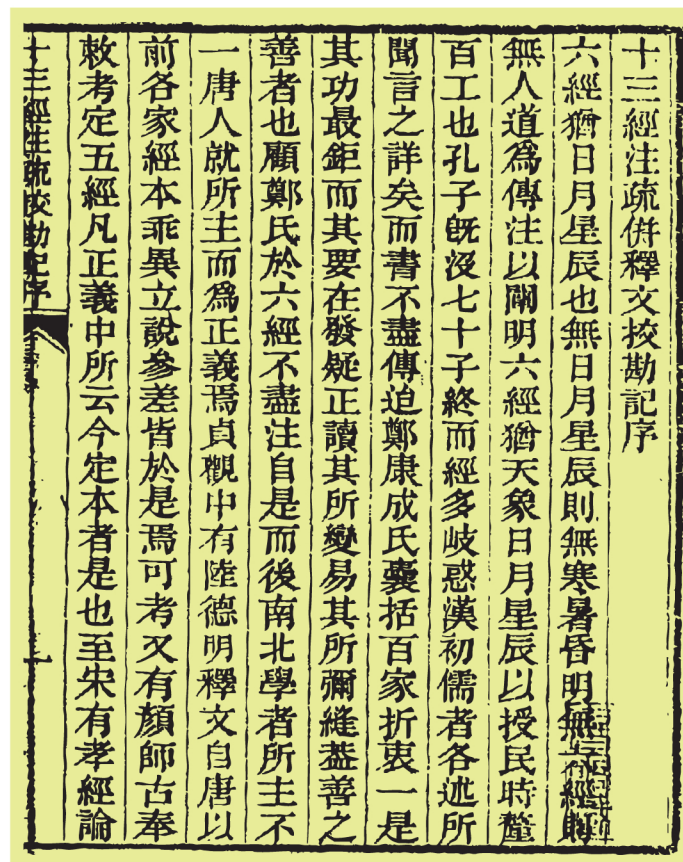


전통문화연구회 제3회 국제학술대회

十三經注疏 研究翻譯과 出土文獻



일시 : 2022년 11월 18일 (금) 15시

장소 :  YouTube 및  facebook 생중계

주최 :  社團法人 傳統文化研究會

동아시아출토문헌연구회

단국대학교 고대문명연구소

모시는 글

홍엽이 가을을 수놓는 아름다운 때에, 본회에서는 “十三經注疏 研究翻譯과 出土文獻”이라는 주제로 전통문화연구회 제3회 국제학술대회를 개최합니다.

19세기 후반부터 은허에서 갑골문이 출토된 이래로, 21세기에 이른 오늘날까지 수많은 출토문헌이 발견되어 동아시아의 역사, 철학, 문학, 문화, 예술 등 인문사회 전반에 걸쳐 현대의 연구자들 사이에 커다란 반향을 일으키고 있습니다.

이에 본회는 출토문헌 연구와 동양고전 번역의 발전을 도모하기 위해, 동아시아출토문헌연구회 및 단국대학교 고대문명연구소와 함께 2021년부터 매년 국제학술대회를 개최하고 있습니다. 작년에는 “出土文獻研究的回顧和騰飛 — 以《說文解字》爲中心”이라는 주제로 국제학술대회를 성공적으로 개최했습니다.

올해는 출토문헌과 연계한 十三經注疏 研究를 주제로 사계의 권위자인 王蘊智 교수(中國 河南大學), 西山尙志 교수(日本 埼玉大學), 그리고 국내의 소장학자인 金正男(경상국립대) 교수와 朴載福(경동대) 교수의 논문발표가 예정되어 있습니다.

금년도 국제학술대회는 2022년 11월 18일(금)에 온라인 생중계로 진행됩니다. 많은 참여와 성원 바랍니다. 감사합니다.

<2022년 국제학술대회 일정표>

十三經注疏 研究翻譯과 出土文獻

사회 및 통역 : 趙容俊(中國 人民大學 歷史學院 助教授)

■ **축사** 15:00~15:10

■ **축사** 柳基洪(국회의원, 국회 교육위원장)

■ **기조발표** 15:10~15:40

■ 十三經注疏和出土文獻의意義 - 竝談出土文獻中所見“羸”和“龍”的區辨

| 발 표 : 王蘊智(中國 河南大學 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博士生導師)

■ **주제발표** 15:15~17:50

1. 《中庸》, 《表記》, 《坊記》, 《緇衣》是否取自《子思子》? - 再探楚簡本《緇衣》的意義

| 발 표 : 西山尙志(日本 埼玉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 副教授)

2. 《毛傳》의 해석 방식 재고찰 - 安大簡 《詩經》과의 비교 고찰을 중심으로

| 발 표 : 金正男(경상국립대 국제지역연구원 학술연구교수)

3. 《說文解字》에 인용된 《尙書》 내용 고찰

| 발 표 : 朴載福(경동대 한국어교원학과 교수)

■ **폐회** 17:50~18:00

<목 차>

■ 기조발표

- 十三經注疏和出土文獻的意義 - 並談出土文獻中所見“羸”和“龍”的區辨 7
- 《十三經注疏》와 出土文獻의 意義 - 出土文獻에 보이는 ‘羸’자와 ‘龍’자의 구분을
함께 논함(번역문) 22

| 발표 : 王蘊智(中國 河南大學 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博士生導師)

| 번역 : 趙容俊(中國 人民大學 歷史學院 助教授)

■ 주제발표

1. 《中庸》, 《表記》, 《坊記》, 《緇衣》是否取自《子思子》? - 再探楚簡本《緇衣》的意義··· 42
- 《中庸》, 《表記》, 《坊記》, 《緇衣》는 《子思子》에서 취한 문헌인가? - 초간본《緇衣》의
의의 재탐(번역문) 66

| 발표 : 西山尙志(日本 埼玉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 副教授)

| 번역 : 申世利(조선대 아시아언어문화학부 연구교수)

2. 《毛傳》의 해석 방식 재고찰 - 安大簡 《詩經》과의 비교 고찰을 중심으로 104

| 발표 : 金正男(경상국립대 국제지역연구원 학술연구교수)

3. 《說文解字》에 인용된 《尙書》 내용 고찰 123

| 발표 : 朴載福(경동대 한국어교원학과 교수)

[기조발표]

十三经注疏和出土文献的意义 — 并谈出土文献中所见“羸”和“龙”的区辨

王 蘊 智

(中國 河南大學 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博士生導師)

1. 在中国, 十三经注疏的大致情况。
2. 在儒家经典的研究中, 出土文献的重要性(以《春秋》, 《左传》文献为例)。
3. 谈出土文献中所见“羸”和“龙”的区辨。

<論文摘要>

《十三经注疏》今存有最早的宋十行本(经书文本行款为半叶十行), 珍藏于北京图书馆。明嘉靖年间有李元阳闽刻本。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1586—1593), 北京国子监奉勅刊行, 后世称“监本”或“北监本”, 又称“万历本”《十三经注疏》。崇祯年间又有汲古阁毛晋本, 今皆为善本。入清, 乾隆初有武英殿本。嘉庆时阮元召集段玉裁, 顾广圻等一大批著名学者, 在对《十三经注疏》各种版本进行研究, 校勘的基础上, 于南昌重新刊刻了一套《十三经注疏》, 并附有《校勘记》, 被世人认为有清一代最佳版本。民国以来, 世界书局曾刊行阮本缩印本。今通行本中最善者, 为中华书局1957年排印本。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也有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着手于对《十三经注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成果。

自20世纪前叶殷墟考古发掘以来, 各地出土文献的新材料门类齐全, 资料丰富。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 在战国至秦汉墓葬里, 陆续出土了大量文献资料, 其中包含了很多先秦典籍(有些是已无传本的佚书)的抄本, 学术价值极高。百余年来, 中国学术界十分重视运用王国维先生早年依据甲骨文, 金文考察上古史, 提出地下材料与地上文献相互参证的“二重证据法”。许多学者通过考古文献资料, 运用传统文献学中文字, 音韵, 训诂, 校勘等知识, 参考考古学, 历史学, 语言学, 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传世文献的佐证下, 进一步探究上古语言文字, 印证商周古史。如今经学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方法与成果科学多样, 不断获得重要突破, 大大推进了传统经学的研究。我们以

《春秋》，《左传》文献为例，概述当代学者利用殷墟甲骨文，商周金文，简帛书等出土文献材料，在与其所涉先秦文化，社会交流，宗教信仰，巫术祭祀，重大事件，民俗生活，文字考释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羸和龍(龙)是两个成熟很早的古汉字，过去学界对这两个字及其有关图像的认识比较模糊，今从大量的出土资料来分析，“羸”和“龙”无论在构形上还是在实际文例中都是迥然有别的，应当加以区辨。古羸字本作蟠螭之形(盘蜷成圆形或C形)，据此我们还可以在考古实物中，系联到许多商周乃至史前的羸形纹饰图案和佩玉造型。羸形玉一般是供主人生前佩带，直至伴随主人死后下葬。从远古以来，华夏之龙那兽类的四肢，蟒蛇类蜿蜒曲折的长躯(一般作S形或弓形)，鹰类的爪子等部位都与羸的造型有明显不同。羸的神性在于使人逢凶化吉，龙的神性主要在于兴云作雨。继1987年发现濮阳蚌塑龙之后，近年考古工作者还新发现有史前的阜新查海龙形堆石图案， 黄梅白湖焦墩的卵石摆塑龙等重要遗物，新发现的鲁山二龙岗地画土龙，乃是商汤时代招雨风习的沿承和发展，可谓历代塑造土龙遗风的一则实例。

关键词：中国，十三经，出土文献，“羸”和“龙”的区辨

1. 在中國，十三經注疏的大致情況

在中国，自从汉武帝时期确立儒家的官学正统地位之后，儒家经典文献受到了举国的重视。经书典籍从先秦至唐宋时期，经历了由六经，五经到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的扩充和发展演进。唐之前，各经书都有人不断地加以研究和注释，分别都有了注本。宋以后的十三经，内容涉及历史，哲学，语言，文字，文学，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等各领域，是中国经学史，哲学史，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典籍文献，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影响。

中国历代对经书字句的注解称为注，又称传，笺，解，章句等，这些注本主要完成于两汉魏晋时期。汉以后历代也都有为十三经注本撰疏者。对注本的解释称为疏，又称义疏，正义等。宋人将有关十三经之注疏合刊在一起，统称为“注疏”。

南宋初年，随着雕版印刷术技术发展成熟，儒家经书文本逐渐规范统一，确立了十三经作为儒家经典核心的地位。南宋高宗绍兴时期，出现了将经文，注文与疏文合刻在一起的注疏本。从南宋中期开始，福建建阳地区在过去经注本，单疏本，注疏本的基础上，还兴起了新的合刻本形式，即附有陆德明释文的注疏合刻本。

《十三经注疏》最早由南宋黄唐编刊合刻。黄氏以前，儒家典籍的经与注疏各为单行。约在南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黄氏将十三部经典的经文与注疏合在一起刊行

于世,共四百一十六卷。《十三经注疏》书目为:

《周易正义》十卷,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二十卷,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七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七十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九卷,唐玄宗注,旧题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十卷,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注疏》今存有最早的宋十行本(经书文本行款为半叶十行),珍藏于北京图书馆。明嘉靖年间有李元阳闽刻本。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1586—1593),北京国子监奉敕刊行,后世称“监本”或“北监本”,又称“万历本”《十三经注疏》。崇祯年间又有汲古阁毛晋本,今皆为善本。入清,乾隆初有武英殿本。嘉庆时阮元召集段玉裁,顾广圻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在对《十三经注疏》各种版本进行研究,校勘的基础上,于南昌重新刊刻了一套《十三经注疏》,并附有《校勘记》,被世人认为有清一代最佳版本。民国以来,世界书局曾刊行阮本缩印本。今通行本中最善者,为中华书局1957年排印本。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也有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着手于对《十三经注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成果。

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简体横排本。它以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清嘉庆二十一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对十三经的经文及注疏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校勘整理,并施加现行标点。

2002年年底,由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林,迟铎教授组织,有全国各地学者参加的“十三经辞典编纂委员会”,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出版了《十三经辞典》(含各经词语索引)中的五卷:即毛诗卷,论语卷,孝经卷,孟子卷,春秋谷梁传卷。其中论语卷和孝经卷合为一册,共为四大册(16开本)。

2012年,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规划有重大科研项目“《十三经注疏》整理与研究工程”,规划的设计者是杜泽逊教授。该工程包括三个部分:一,《十三经注疏汇校》;二,《十三经注疏》点校通行本;三,《十三经注疏》专题研究。

2022年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阮元校刻,方向东先生新点校的《十三经注疏》

(全二十五册)。此次点校整理阮刻本,以道光丙戌本为底本,以南昌府学本,日藏北监本,日藏闽刻本等众多本子为校本,简体横排,采用全式标点,并将原位于卷后的阮元校勘记移至每段之后,便于读者阅读使用。

由上所述,《十三经注疏》的文本定型在宋代,但后世对十三经的研究并没有停止。经学文献是经学研究的基础,《十三经注疏》是经学文献的内核。明代嘉靖以来,先后校刻有闽本,监本,毛本《十三经注疏》。清代的闽本,监本尤其是毛本《十三经注疏》,成为学者研读经学的基本文献。清代学者惠栋,卢文弨,段玉裁,顾广圻等人,在汉魏唐宋注疏的基础上,钩沉稽古,利用当时可见的宋元版经书校勘毛本,极大推动了经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使清代考据学于乾嘉时期得以兴盛。据悉,中华书局多年前就专门针对清人有关十三经的研究成果策划了一套“十三经清人注疏”,这项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中。

2. 在儒家经典的研究中,出土文献的重要性

-以《春秋》,《左传》文献为例

自20世纪前叶殷墟考古发掘以来,各地出土文献的新材料门类齐全,资料丰富。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战国至秦汉墓葬里,陆续出土了大量文献资料,其中包含了很多先秦典籍(有些是已无传本的佚书)的抄本,学术价值极高。百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十分重视运用王国维先生早年依据甲骨文,金文考察上古史,提出地下材料与地上文献相互参证的“二重证据法”。许多学者通过考古文献资料,运用传统文献学中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知识,参考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在传世文献的佐证下,进一步探究上古语言文字,印证商周古史。如今经学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方法与成果科学多样,不断获得重要突破,大大推进了传统经学的研究。

我们知道,《诗》,《书》,《礼》,《易》,《春秋》是经孔子校理过的古老的儒家经典文献,其中《春秋》我国最早且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自战国至清代,学者一直为《春秋》及其三传《左氏》,《公羊》,《谷梁》作注疏,训诂字句,阐释义理。这里我们仅以《春秋》,《左传》文献为例,当代学者充分利用殷墟甲骨文,商周金文,简帛书等出土文献材料,在与其所涉先秦文化,社会交流,宗教信仰,巫术祭祀,重大事件,民俗生活,文字考释等领域的研究方面,颇有创获。

如刘源先生在《与〈春秋〉殷墟甲骨文材料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讫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或十六年(前479年),基本是鲁太史所书的原始记录。从周初形势分析,鲁太史的来源是殷人史官。鲁侯被赐予人民(即殷民六族),

土地, 官员, 礼器, 典册, 以及祝宗卜史。祝宗卜史是当时掌握文字, 礼仪, 沟通鬼神的阶层, 其职事相近。所以卜史往往不分, 学者或通称其为史官。鲁太史在祝宗卜史之列, 身份当为殷遗贵族。”“殷人史官记事, 其遣词用字有较为固定的形式。可从甲骨刻辞, 青铜器铭文等出土文献中窥见当时卜史行文的传统笔法。特别是殷墟出土的15万片有字甲骨(据胡厚宣先生统计数据), 直接反映了殷人史官的记述习惯, 政治观念和鬼神思想。”

刘源先生还进一步从殷卜辞的语言习惯上比勘了经书文献。他指出:《春秋》记载日食30余次, 皆用“日有食之”, 殷墟卜辞记载日食, 月食, 亦用“日有食”, “月有食”, “日月有食”, 基本一致。宣公十六年记载农业丰收用“大有年”, 所谓“有年”的说法, 也是继承自殷代史官, 殷墟卜辞常见“受有年”, 《春秋》常书“公至自某地”, 隐公二年有“公至自唐”, 哀公十年有“公至自伐齐”, “至自”的说法, 也很容易使人想到商代语言, 如殷墟卜辞曰“有至自东”(《合集》3183), “其先行至自戊”及“其先戊至自行”(行与戊都是地名, 《合集》4276+《天理》149, 蔡哲茂缀)。《春秋》僖公二十六年及文公十五年皆书“齐人侵我西鄙”, 文公七年书“狄侵我西鄙”, 襄公十四年书“莒人侵我东鄙”。其中“某侵我某鄙”的记述方式, 早已见于殷墟甲骨文, 如罗振玉旧藏一版卜骨精品(即《殷虚书契菁华》第一片, 现藏国家博物馆), 其上契刻宾组大字卜辞, 有“沚戛告曰: 土方征于我东鄙, 鬯二邑, 工方亦侵我西鄙田”的记载。上述《春秋》与殷墟卜辞中常见字, 习语用法相同, 也是史官家族世代授受, 笔法相承的结果。

对《左传·定公四年》“土田陪敦”的训解, 学界前辈先后有郭沫若, 吴其昌, 陈梦家, 童书业, 杨宽, 裘锡圭等学者为之撰文, 并最终得出“陪”是“仆”的借字, “敦”当作“庸”, “土田仆庸”, 亦即召伯虎簋之“仆庸土田”, 实际指的是被劳役的人这一结论(吴其昌:《秦以前中国田制史(上)》, 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5卷第3期, 1935年;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 中华书局2006年;杨宽:《古史新探》, 中华书局1965年;郭沫若:《郭沫若全集》, 人民出版社1982年;裘锡圭:《说“仆庸”》, 载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古代历史, 思想, 民俗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也有学者结合出土文献, 在与《左传》所记有关地理, 国族, 古史, 文字释读的研讨方面有所突破。如:徐昭峰, 马春梅《豫东夏商考古与古史传说》将豫东二里头文化, 岳石文化, 先商文化, 中商和晚商文化等文化遗存与《左传》《史记》所载古史传说整合, 证说《左传》有关商及商以前历史的记载大体是可靠的。徐少华在《古厉国历史地理及其相关问题》《美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探析》《南阳新出“辅伯作兵戈”的年代和族属》《夔国历史地理与文化遗存析论》等文中, 采用了青铜彝器铭文, 兵器铭文, 城市遗址考古发掘资料, 以《左传》所书史实为基础, 参考传世文献中各家论述, 对厉国, 美国, 吕国, 夔国等国家所在地进行考证。王泽文《春秋时期的纪年铜器与〈左传〉的对照研究》一文是从《左传》与铜器铭文互证这一角度进行了研究(王泽文:《春秋时期的纪年铜

器与<左传>的对照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2年博士论文)。单育辰《楚地战国简帛与传世文献对读之研究》以楚地出土战国简帛与传世文献的对读出发，着重对出土文献的字词考释，传世文献的辨伪与流传，传世文献的疏解与校正做了探讨(单育辰：《楚地战国简帛与传世文献对读之研究》，中华书局 201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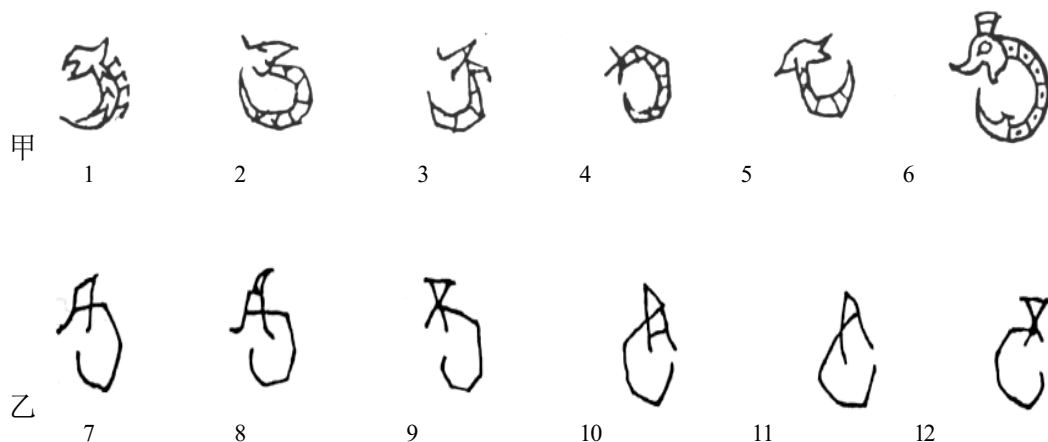
随着新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有些材料可径与《左传》记述相联系，研究成果颇多。这方面的著述可参考徐仁甫：《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和<左传>的事，语对比研究——谈<左传>的成书时代和作者》，《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 4期。李学勤：《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 4期。裘锡圭：《帛书<春秋事语>校读》，载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第 2 卷简牍帛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3》，中华书局 2014年)。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清华简《系年》等出土文献就记载了不少《左传》中出现的故事。《左传》与《系年》的对比研究可参考《清华简<系年>与<左传>叙事比较研究》和《<系年><春秋><竹书纪年>的历史叙事》两部专著(侯文学，李明丽：《清华简<系年>与<左传>叙事比较研究》，中西书局 2015年。许兆昌：《<系年><春秋><竹书纪年>的历史叙事》，中西书局 2015年)。

3. 談出土文憲中所見“羸”和“龍”的區辨

羸和龍(龙)是两个成熟很早的古汉字，过去学界对这两个字及其有关图像的认识比较模糊，今从大量的出土资料来分析，“羸”和“龙”无论在构形上还是在实际文例中都是迥然有别的，应当加以区辨。古羸字本作蟠螭之形(盘蜷成圆形或C形)，据此我们还可以在考古实物中，系联到许多商周乃至史前的羸形纹饰图案和佩玉造型。羸形玉一般是供主人生前佩带，直至伴随主人死后下葬。从远古以来，华夏之龙那兽类的四肢，蟒蛇类蜿蜒曲折的长躯(一般作S形或弓形)，鹰类的爪子等部位都与羸的造型有明显不同。羸的神性在于使人逢凶化吉，龙的神性主要在于兴云作雨。继1987年发现濮阳蚌塑龙之后，近年考古工作者还新发现有史前的阜新查海龙形堆石图案，黄梅白湖焦墩的卵石摆塑龙等重要遗物，新发现的鲁山二龙岗地画土龙，乃是商汤时代招雨风习的沿承和发展，可谓历代修造土龙遗风的一则实例。

羸和龍(龙)是两个成熟很早的古汉字，过去学界对这两个字及其有关图像的认识比较模糊，今从大量的出土资料来分析，“羸”和“龙”无论在构形上还是在实际文例中都是迥然有别的，应当加以区辨。

商代文字中习见有羸字，其构形独具特征，繁简互作，如甲金文即有下揭典型写法：



图一

上图甲类字都比较象形，其中第1-5例见于殷墟甲骨文，例6见于商子羸觚铭文。¹⁾在具体写法上，它们多双钩其蜷尾呈鳞节状的身躯，突出其吻部张开的首部，或于脊背处再勾勒出表鬣状的笔画(如例1)。上图乙类字皆见于殷墟甲骨文，乃为甲类字的线化简省形式。乙类字商代以后较少使用，唯甲类字形为后世羸字所本。

通行于殷商时期的这个羸字，过去有学者常把它和龙字放在一起去解释。如孙海波先生的《甲骨文编》和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等字书均把上揭甲，乙类字形列在了卷十一的龙字字头下面，未加以区分。²⁾其实关于二字之间的区别，唐兰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有所分辨。他认为甲骨文龙字作𪛗之形，其结体虯曲而尾向外，而𪛗类字形则蟠结且尾向内。后者乃螭之象形，如龙蛇之类而非龙非蛇。这里先生将古羸字径与龙字相分别可谓慧眼独具，但他同时又把羸形与古旬(𠂔)字混淆在了一起，并将其读为“惇”或“愬”，以为义通“憂”(今作忧)则非是。³⁾20世纪80年代初，于省吾先生通过梳理两周金文字形，揭示了铭文中所见羸字和如羸(庚羸卣铭作𪛗)，羸(伯卫父盃铭作𪛗)，羸(𪛗季卣铭作𪛗)诸字中所从的羸字偏旁。尽管于先生同时又把羸字与表熊羆(𪛗)本字的能字字源混在了一起，但他的字说无疑为追溯殷商文字中的羸字别开了思路。⁴⁾

20世纪80年代后期，陈世辉，汤余惠先生在注释《甲骨文合集》6484正版中“广齿，鼎羸10”一辞时，最早正确释出了羸字。不过在辞义的理解上，二位先生当时认为羸字“用于卜疾之辞，应读为羸，意指病情加重”。⁵⁾其后姚孝遂师在为羸字释读加注按语时，又

1) 参见《殷周金文集成》6906号铭文，同类字形和人名称谓还可参见8100号子爵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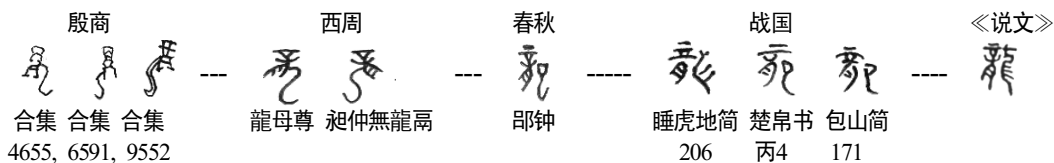
2) 参见《甲骨文编》458-459页龙字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1982年再版；又《甲骨文字典》1259-1261页龙字下，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3) 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40-41页，北京辅仁大学丛书之一，1939年。

4) 于省吾：《释“能”和“羸”以及从的字》，《古文字研究》第八辑3-4页，中华书局，198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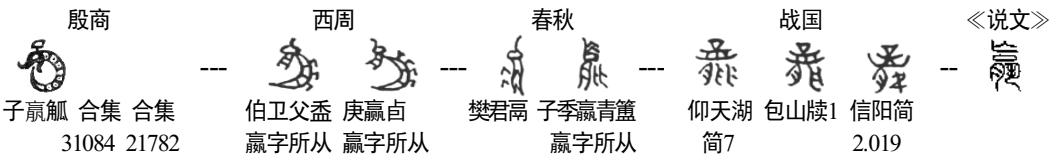
进一步根据《合集》14118辞“𪔐(禦)𪔐(妇)鼠子于匕(妣)己，允虫(有)羸¹²”的文意，明确指出“‘疾羸’似非‘病情加重’，而应是病情好转”。⁶⁾至于古羸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含意，我们下文还会就此再作探讨。

现在看来，古羸字本作蟠螭之形。它的形体来源并不是龙，却又与龙形一样，都是先民们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神异之物。以这两种物象为基础而产生的羸和龙字，在殷卜辞中出现频率都很高，而且各具不同的形义功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分别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内涵。根据出土所见文字资料，龙字从殷商至《说文》小篆字形之间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列示谱系如下：



图二

与龙的形象和龙字的演化谱系相比较，古羸字的构形所本及其源流关系后来发展得不够通贯，字形的变化亦较大。在商代以后的文字系统中以及在传世文献载籍中，羸字都要较龙字冷僻得多。尤其是在晚周时期，羸字的结体还在一定程度上受能字字形的同化，使其原来的象形本体渐被肢解变形。如将原字形的口喙处讹为从肉，其与表鬣毛的部分笔画一并写在了字的下部，将本表羸首和羸身的结构则叠置在了字形的上边，遂失羸字古形。加之羸字古义渐微，以至后世的学人多对羸字感到困惑不解。如《说文》四下肉部收有羸字，许慎解释云：“或曰兽名，象形，阙。”可见许慎在当时对这个字也是拿不准的，因为他并不清楚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这么一个象形的羸字。根据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各种出土文字资料，羸字从殷商至秦汉小篆系统之间的发展演化谱系，大致可以列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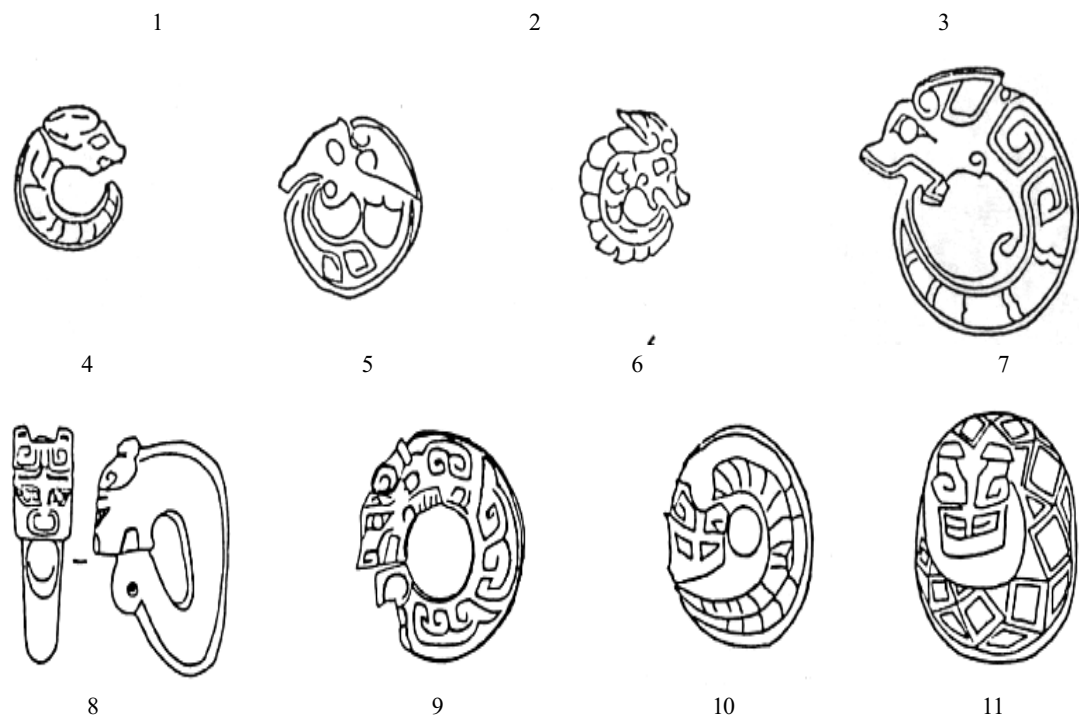


图三

如上图字谱所示，今把羸字结体追溯至商代这种特有的蟠螭形字样，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不仅如此，由于古羸字构形特征的确认，据此我们还可以在有关那个时代前后的考古实物中，再系联到许多与古羸字构形相近的纹饰图案和佩玉造型。请看下面图四：

5) 陈世辉，汤余惠：《古文字学概要》168-169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

6) 参见《甲骨文字诂林》1838号羸字下姚孝遂按语，中华书局，1996年。



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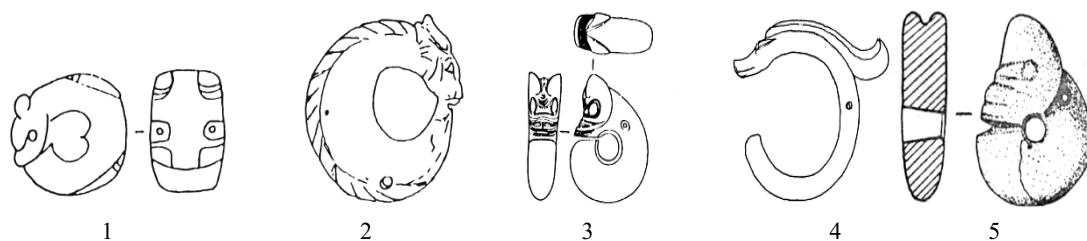
上图四1, 2两例分别为殷墟妇好墓出土羸玉(M5: 422)造型和铜盘(M5: 853)底部纹饰。⁷⁾例3为河南信阳浉河滩出土父丁簋圈足处纹饰, 时代约为西周早期。⁸⁾这几件实物图像与前举图一甲类羸字形体风格相当接近, 虽然彼此在具体纹理细节上各有差异, 但它们皆突出张口状的螭首, 身躯盘蜷成圆形, 上饰有鳞节状或叠套为几何纹, 其所反映的显然是指同一种神话中的物像。类似这样的造型在商周之际的铜器纹饰和出土玉器中还有不少, 其中仅殷墟妇好墓就另有如M5: 408的蜷雕羸, M5: 424的白玉羸, M5: 473, M5: 469的羸形玦等, 皆为这类玉器中之精品。又如上揭4-11诸例, 均为过去曾被著录过的商代羸形玉器图像。⁹⁾其中的10-11二例, 还可与妇好墓M5: 777号铜盘纹饰相印合。这一类羸形玉和羸形图案至西周以后渐为少见, 而古羸字结体上的讹变以及用字上的趋于冷僻, 盖亦是随之

7)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妇好墓》, 文物出版社, 1980年。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商周青铜器纹饰与艺术》88页263图, 河南美术出版社, 1995年。

9) 图四4-9例见于黄浚《古玉图录初集》卷二, 卷三; 10-11例见于美·爱委夫瑞德·塞尔门尼《中国古代的玉雕》(Alfred Salmony, 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

同步发生的, 这似乎又透露出当时文化观念上的一些转化。不过, 如果把视点再往前追溯, 那么盘蜷式的羸形则又很有渊源可寻, 再请看下面图例:



图五

上图所示分别为我国各地出土所见史前时期的几种玉器造型。其中例1出自湖北天门市石河镇罗家柏岭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遗址, 距今大约有4200-4000年。¹⁰⁾ 例2(M16: 2)出自距今约5000年前后的安徽含山凌家滩大墓中。¹¹⁾ 例3(ⅡM4: 3)出自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墓葬,¹²⁾ 在年代上早于例2。例4采集于内蒙古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¹³⁾ 在年代上又早于例3, 距今约在6000-5000年之间。例5(M75: 1)新出自河北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时代墓葬, 据碳14测年结果, 当时的姜家梁房址年代距今约6850年(±80年)。¹⁴⁾ 上揭诸例不管在年代和地域分布方面, 还是在玉器的质料和造型风格等方面有如何的不同, 总令人一眼就把它和商代的羸形玉及其有关图像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都具有那种盘蜷成圆形(或作C形)的主体造像传统, 而且这一构形特征显然都是作为祥瑞灵物的象征, 被赋予特定的原始信仰内涵。其造型表现在玉器上, 则一般是供有较高身份的主人生前佩戴, 直至伴随主人死后下葬。从造型风格上来看, 上举诸种史前玉器除了共同具有盘蜷式特征之外, 其身軀则大体以素面为主, 但丰瘦不一; 其首部皆作闭口状, 且以动物面孔为主却又缺少规范, 并不像后来的螭首那样富有生气。这些带有诸多早期特征的玉器造型, 我们不妨称之为原始的羸形玉。因为先民们在很早就创造出来的这一类神异物像, 不仅广泛流行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北方, 东方和南方等广大地区, 而且自然亦把这种风习带入到文明社会, 并为上古时期所通行的有关羸的图像和羸的概念奠定了基础。

由于经过悠久史前文化风习的积淀和有关羸形以及羸这一概念的形成, 于是亦便随之

-
- 10) 湖北省文管会:《湖北京山, 天门山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又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发掘及研究》,载杨伯达主编《传世古玉辨伪与鉴考》,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 1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1期图版柒。
- 12) 辽宁省考古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 13) 翁牛特旗文化馆:《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文物》1984年第8期。
- 1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阳原县姜家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2期。

孕育产生出了羸字。今所见商代甲金文中的羸字，应是我国古文字系统中最早成熟起来的可以妥善表达语言概念的基本符号之一。这个字不但在构形上渊源深长，富有传统文化特色，在它所标记的早期语词和语源方面同样亦具有浓厚的民族语言基础。与远古的吉祥玉佩和随同主人殉入墓葬的文化习俗相一致，古羸字即主要是作为一种使人避凶趋吉的用语，这种用法大量反映在殷墟卜辞文例中。例如：

1. 乙未卜，古贞：匕(妣)庚羸王疒？/乙未卜，彣贞：妣庚羸9王疒？《合集》13707正 宾组
2. 贞：王卬(骨)羸？/王骨不其羸？《合集》5775正 宾组
3. 贞：虫(有)疒目，羸？二告。/贞：有疒目，不其羸12？《合集》13625正 宾组
4. 疒齿羸？/不其羸？《合集》6483正 宾组
5. 乙子(巳)卜，彣贞：有[疒]身，羸？二告。/乙巳卜，彣贞：有疒身，不其羸？二告。
《合集》376正 宾组
6. 贞：王肱(肱)羸？二告。/贞：王肱不[其]羸11？《合集》5532正 宾组
7. 贞：帚(妇)好羸？/贞：不其羸？《合集》17252 宾组
8. 贞：乍(作)卬(禦)妇好，羸？二告。《合集》13646正 宾组
9. 妇好羸？/丙戌贞：妇好亡(无)卬(祸)？《合集》32762乙正，甲正 历组
10. 戊申卜：羸？/隹(唯)若？《屯南》2677 历组
11. 丁卯卜：祝羸？才(在)□，兹用。/祝且(祖)□，至小乙？《屯南》1065 历组
12. 己巳贞：其寻来羸？/弜寻来？《合集》32439 历组
13. 率小示来羸？/智大示来羸？《屯南》2414，又4233 历组
14. □□卜贞：羸其舌，王受……《合集》31084 无名组
15. 告羸于父丁，一牛？/三牛？《合集》32679 历组
16. 王其□□出(侑)丁，允羸，卯十牛。《合集》16133正，反 宾组

从上揭1-9辞中所反映的占卜内容可以看出，商王常常为了祛除自己及其王室成员的种种疾患而举行卜事活动，由此祈告神灵以使病苦解脱。在这一类命辞中往往总带有羸字，羸在这里习用为动词，当是指化解疾苦，使病情好转的意思。其中的7-9辞是商王武丁为其配偶之一妇好所做的占卜纪录，辞中的羸字即表达出为妇好生前禳除祸患的渴望。无独有偶，在上文所提及的殷墟妇好墓中，同样也发现数件羸形玉佩和玉玦陪入墓葬，此可见当时的羸字用语和羸形玉器对于妇好这个重要人物的生前身后也都是多么的不可缺少。从上揭10-16辞还可以看出，羸字作为商代一种表吉利的习惯用语，并不仅限于言指化解疾患之事，或也可泛指其他能得以逢凶化吉和有所期待的意思。为此殷人在占卜祈祷的同时，还要进行杀牲并向祖灵施祭等一系列礼仪活动。

关于古羸字的实际使用情况，兹仅据《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中有关羸字的210余例辞条来考察，其中除了数例用为族地名，¹⁵⁾ 10余例用表殷先王羸甲之名(即盘庚之兄“阳甲”的别名“和甲”)，¹⁶⁾ 其余则大致与上揭卜辞用法相同，即用来表示占卜者主观所要达到的某一良好祈愿。古羸字的这种用法，主要表现在殷墟早期乃至中期的甲骨卜辞中，自殷墟晚期以后直至后世，羸字的出现率渐为偏低，以致使这么一个早期充满神秘而又祥瑞色彩的常用字，竟就这样与后人相隔膜了。

羸字在后世虽然变得冷僻，但因为这个字产生得比较早，所以仍具有较强的构字基础。羸字作为汉字系统中的一个基本偏旁，后来又相继孳乳出诸如羸，羸，羸，羸(螺)，羸(裸)，羸，羸(骡)，羸，羸，羸等一系列从羸的字。另外在古汉语词汇中，有一个被读作[kʷalʷa]的语根，早在上古时期便形成了一族比较活跃的词群。近年任继昉先生即曾对“果羸”(又作“果裸”)一词的语源做有详实的阐发，并对清人程瑶田的《果裸转语记》所系词群进行了归纳分类。¹⁷⁾ 又如殷孟伦先生亦曾把“果裸”一族细划分出表圆全义，曲屈义，敷布周匝义，旋转义，稀疏适历义等五个词群。¹⁸⁾ 古羸字得名之由亦很可能与这个词族所代表的语源有一些内在关系。正如上文所述，古羸字的构形本即取象于先民们所长期珍视的一种信物，它在造型上除了怪异的螭首之外，其总体特征便是盘蜷成圆转状。而在上古乃至原始汉语中，先民们对圆转状物类的取名，即每每出自同一语源。其语根读音如“果”，或读若“羸”(裸)， “羸”(螺)，或连绵读为“果羸”(裸)，今拟音可作[kʷa], [lʷa]或[kʷalʷa]。羸字《广韵》读“朗果切”，古属来母合口歌韵，可拟音作[lʷa]。羸字古亦可读作“和”，如前举卜辞所见商先王名“羸甲”(见于《合集》656正，反，795正，反，21805等版)，后世又读若“和甲”。和字《广韵》读“户戈切”，则属匣母合口(古归群母)歌韵，古音可拟作[gʷa]。故从音理上分析，古羸字作为一个记词单位，其当初所代表的音，义便很可能出自上古或原始汉语里本有的[kʷalʷa]这一语根。

应当提出的是，前文所示图一中的羸字诸例以及图四，图五中的有关羸的造型，至今在很多情况下，一般仍在因袭旧说。尤其是四，五图所示诸例，大家更习惯将其释为龙形。既然古文字学家已经把羸和龙字区别为两个不同的发展系列，那么类于图四中的图像则

15) 如《合集》36825版黄组卜辞云：“己巳卜，在羸贞：今日步于攸，亡(灾)? 在十月又二。”字在此用为地名，与攸地邻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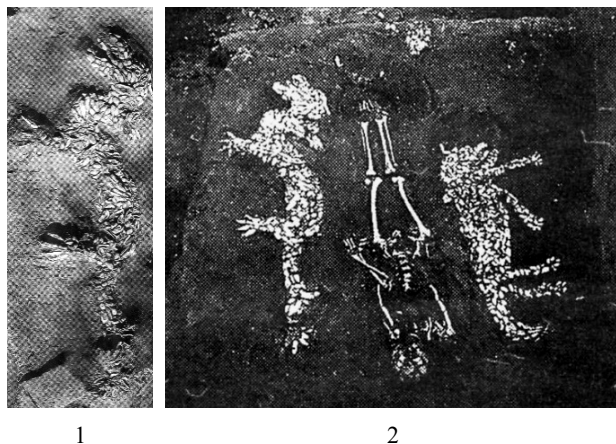
16) 《山海经·大荒北经》注引晋人整理《竹书纪年》有辞云：“和甲西征，得一丹山。”清人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依今本《竹书纪年》“阳甲名和”之说，认为和甲即阳甲，说可信。今证之卜辞，《竹书纪年》所称之为“和甲”，宾组，子组卜辞或称作“羸甲”，“和”，“羸”皆读为阳甲之私名，本乃一声之转。

17) 任先生对词群的归类较详，兹拈举数则为例。如表植物圆者：果裸，栝楼，瓠蓼，屈龙，果堕，活脱，弧毒等；表动物屈短者：螺羸，果羸，蛭蛄，渠略，蚶羸，蛄蛄，科斗，活东，蛭蛄等；表器物圆曲者：穀轮，穀轳，骨董，瓜座，拘簋，鞣轳，渠答，轳轳，蓬猷等。参见其论著《汉语语源学》28-32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

18) 殷孟伦：《〈果裸转语记〉疏证叙说》，载《子云乡人类稿》256-266页，齐鲁书社，1985年。

似应改释为羸形；类于图五中的图像，也应释为原始的羸形才好。

关于古龙字的构形以及华夏之龙的造型，因为其源流通贯，向为后人所熟悉。特别是基于近十几年来的考古收获，我们径可由商周文化以及商周器物纹饰造型中有关龙的形象，上溯至6400年前属于仰韶文化的河南濮阳蚌塑龙。据濮阳市西水坡遗址发掘报告所述，西水坡遗址共出土有三条蚌壳摆塑龙，其中最长的一条出自1987年盛夏所揭露的45号大墓。该蚌塑龙位于墓主人的西侧，与蚌塑虎相对，龙，虎首部朝北，长1.78米，高0.67米，龙头似兽(鳄)，昂首瞪目，长吻大嘴，舌微吐；身躯细长而微曲呈弓形，前后各有一条短腿均向前伸，五爪；长尾，尾端分叉呈掌状。¹⁹⁾请参见下图：



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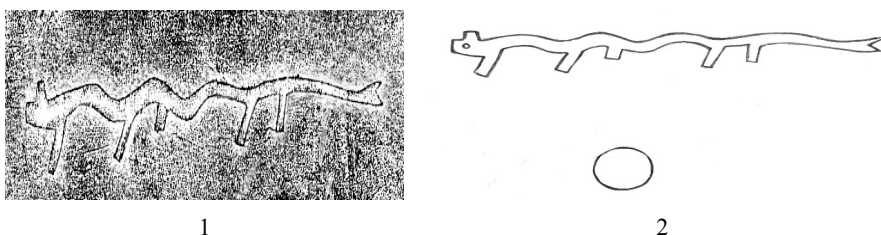
继发现濮阳蚌塑龙之后，1994年，考古工作者还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辽宁阜新县沙拉乡查海遗址，新发现有龙形堆石图案；1993年，在距今约6000年前的湖北黄梅县白湖乡焦墩遗址中，出土了一条卵石摆塑龙；近年，在浙江诸暨市楼家桥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盆外腹壁上，也发现有6000年前的龙形刻画图像。²⁰⁾这些新发现的原始龙的形象，正是华夏之龙的祖型，尽管在具体形态上还实际存在一些地域及时代上的差异，但都比较符合后世所见有关中华龙的基本造型特征。2000年夏，经过河南鲁山县文物考古工作者历时一个多月的勘察，他们在该县昭平台水库西南部位的二龙岗黄土岭上(这里曾

19) 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濮阳西水坡遗址试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第1期，又参见《龙乡寻根》扉页照片，河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0) 参见《成绩斐然的田野考古工作》(辽宁五十年考古收获专版)，载《中国文物报》1999年8月29日；另见《查海遗址发掘再获重大成果》，该报道中说，查海遗址中的红石堆塑龙“长19.7，宽1.8-2米，巨龙昂首张口，弯身弓背，尾部若隐若现，给人一种腾飞之感。”载《中国文物报》1995年3月19日；据陈树祥《黄梅发现新石器时代卵石摆塑巨龙》所描述，黄梅摆塑龙“长4.46米，龙首如牛头，昂首曲颈，单角上扬，张口吐舌，背鳍微张，腹下两腿，前腿略折，后腿仅露利爪。”载《中国文物报》，1993年8月22日；又参见《浙江发现6000年前的“龙”》，载《中国文物报》2000年1月23日，该文把复原后的龙形描述为“头似兽，圆睛，长角(耳?)，突吻大嘴；躯干似爬行动物，长身，四足，曳尾，作腾跃状，线条流畅，栩栩如生”。

为沙河故道), 又发现一条相当于东周时期的大型地画土龙。

鲁山地画龙的出土情况及有关资料, 2001年已由本县文物办公室张怀发先生撰文报道, 21) 最近笔者又亲得张先生见告。该龙的造型作禽冠, 兽脚, 蟒身, 鱼尾状; 龙首朝东, 尾朝西, 直线长32米, 如计量其弯度, 则身长在36米以上; 龙身粗处为2米, 细处0.4米(参见图七·1); 在地画龙的下方约8米处, 另有一圆形图案, 径长4米, 象征太阳(参见图七·2); 在龙和太阳图案的左侧(东向), 还有一半月形图案(月牙中部凸起作 $\smile$ 形), 似象征月亮(也可能象征山峰), 其径长10米。关于这一大型地画龙图的创作, 盖先是在龙, 日, 月平面图案之下分别挖出一米多深地槽, 取出黄土, 然后填入彩色土夯实而成。在这个地画组合图案中, 龙土泛红, 日, 月土泛白, 另外还多用拳头大小的圆石镶嵌在龙, 日, 月图形之间, 象征星辰。因2000年初夏大旱, 方使一直淹没在水中的地画龙显露本色, 并有幸被考古人员多次现场钻探, 获取标本, 实地按比例测绘出地画全貌。根据文献记载, 这里曾是夏代御龙氏刘累的故邑, 22) 此地画土龙的复现, 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鲁阳居民的龙崇拜习俗。



图七

大量的早期实物资料表明, 从远古史前时期以来, 华夏之龙便一直保持有它独有的造型特征和文化内涵。尤其是它那兽类的四肢, 蟒蛇类蜿蜒曲折的长躯(一般作S形或弓形), 鹰类的爪子等部位都与羸的造型有明显不同。再就二者的神性特点来比较, 羸作为一种祥瑞之灵物, 其神性在于使人逢凶化吉; 龙作为一种受人崇拜的神物, 它上可升天, 下能入渊, 其神性主要在于兴云作雨。《说文》十一下龍部龍字下许慎释云: “麟虫之长, 能幽能明, 能细能巨, 能短能长, 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潜渊。”又许慎为《淮南子·地形》“土龙致雨”一语注云: “汤遭旱, 作土龙以象, 云从龙也。”23) 在殷墟出土甲骨卜辞中,

21) 张怀发:《鲁山龙图与墨城》, 载萧鲁阳主编《中原墨学研究》,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1年。拙文图七择选于张先生所提供的图版, 值此谨表感谢之忱。

22) 刘累驯龙和迁鲁的典故主要见于《左传》, 《史记·夏本纪》, 《竹书记年》等古籍, 如《左传·昭公廿九年》:“有陶唐氏既衰, 其后有刘累, 学扰龙于豢龙氏, 以事孔甲, 能饮食之。夏后嘉之, 赐氏曰御龙, 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 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飧之, 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 范氏其后也。”又今本《竹书纪年·帝孔甲》:“七年, 刘累迁于鲁阳”。

23) 许慎的原注于宋末已经亡佚, 此注文多见于后世援引如宋《太平御览》卷十一, 《初学记》卷二, 《事物纪原》卷十等文献, 亦见于清孙冯翼所辑许慎《淮南子注》, 又汉高诱《淮南子注》中也有同样内容的注文。

更有商王作土龙以祈雨的占卜纪录，裘锡圭先生对此曾有论述。²⁴⁾ 不仅如此，在我国后来的传世史籍中，从汉唐及至明清，仍多见有在大旱之年设土龙以求雨的记载。如今新发现的鲁山二龙岗地画土龙，显然也是商汤时代招雨风习的沿承和发展，诚可谓历代修造土龙遗风的一则难得实例。

羸与龙的造型及其神性尽管有所不同，不过这两种神物看来还是有联系的。如前文所述，羸乃后世的蟠螭之本形，蟠在此表盘曲周匝之义；²⁵⁾ 螭则或以为象似龙形，古书亦有称作“蟠龙”者。²⁶⁾ 螭字见于《说文》十三上虫部，许慎释云：“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螭。从虫，离声。或云：无角曰螭。”清桂馥《义证》云：“《广雅》：‘无角曰盈龙’；《玉篇》：‘蛇，今作螭。’”按螭字《广韵》“丑知切”，古属透母歌部字，音[tʰa]。螭字的声旁离古属来母歌部；螭的异文蛇乃从它(古蛇字)，多声，多则古属端母歌部。它们的古音皆与来母歌部的羸字同韵，声母并为端系舌音。故螭与羸字古音甚近，螭很可能就是羸的一个后起字。也许正是伴随周秦时期蟠螭形象的发展和这一概念的约定俗成，遂使后起的螭字取代了古羸字。

24) 裘锡圭：《说卜辞的焚巫尪与作土龙》，载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又载裘先生《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

25) 如《春秋纬·文耀钩》：“楚立唐氏以为史官，苍云如霓，围轸七蟠。”蟠字即用表此义。

26) 如《淮南子·本经》：“寝兕伏虚，蟠龙连组，煜煜错眩，照耀辉煌。”

[기조발표 - 번역문]

《十三經注疏》와 出土文獻의 意義 - 出土文獻에 보이는 ‘羸’자와 ‘龍’자의 구분을 함께 논함

王 蘊 智

(中國 河南大學 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博士生導師)

1. 中國의 《十三經注疏》에 대한 일반적인 상황
2. 儒家經典의 연구에서 出土文獻의 중요성
3. 出土文獻에 보이는 ‘羸’字와 ‘龍’字의 구별

〈論文摘要〉

현존하는 최초의 《十三經注疏》는 宋나라의 十行本으로(經書文本의 행간은 半葉의 10행이다) 北京圖書館에 소장되어 있다. 明나라 嘉靖 시기에 李元陽의 閩刻本이 있었고, 萬曆 14년에서 21년(1586년~1593년)에도 北京國子監에서 勅命을 받들어 간행하였는데, 후세에 이것을 ‘監本’ 또는 ‘北監本’, ‘萬曆本’ 《十三經注疏》라고도 부른다. 崇禎 때에는 汲古閣의 毛晉本이 있었는데 지금은 모두 善本이다.

淸나라에 들어와서는 乾隆 초기에 武英殿本이 있었고, 嘉慶 때에는 阮元이 段玉裁, 顧廣圻 등 수많은 저명학자들을 소집하여 《十三經注疏》의 각종판본에 대한 연구와 교정의 기초 위에 南昌에서 다시 《十三經注疏》를 새로 간행하면서 〈校勘記〉를 첨부하였는데, 세상 사람들은 이것을 淸나라의 가장 우수한 판본이라고 여겼다.

民國이후에는 世界書局에서 일찍이 阮元本の 縮印本을 간행하였는데, 현재 通行本 중에서 가장 뛰어난 판본은 1957년에 中華書局에서 간행된 活字本이다. 그리고 2000년 이후에는 중국에서 많은 대학교와 학술연구 기관이 《十三經注疏》에 대하여 연구를 진행하면서 많은 성과도 거두고 있다.

20세기 초기에 殷墟 고고학의 발굴이후로 각지에서 발견된 새로운 出土文獻의 자료가 모든 부류를 갖추게 되었고, 자료 또한 풍부해졌다. 특히 1970년대 이후부터 戰國時代와 秦漢時代의 고분에서 대량의 문헌자료가 지속적으로 출토되었는데, 그 중에는 다수의 先

秦時代 古籍文獻(일부는 이미 傳來本이 없는 散失書)의 筆寫本이 포함되어 학술적인 가치가 매우 높다.

백여 년 동안 중국 학술계는 甲骨文, 金文에 근거하여 上古史를 고찰하면서 地下材料과 地上文獻을 서로 비교하고 참고해야 한다는 王國維의 ‘二重證據法’의 견해를 매우 중시하였다. 그래서 많은 학자들은 전통 문헌학의 文字, 音韻, 訓詁, 校勘 등의 지식을 활용할 뿐만 아니라, 考古學, 歷史學, 語言學, 人類學 등 관련학과의 연구방법을 참고하여 傳來文獻의 증거를 바탕으로 考古學 文獻資料를 통해 上古時代의 語言文字 및 商周時代의 역사를 탐색하고 있다. 현재 經學과 중국고대 문명연구의 방법 및 다양한 학문적인 성과는 지속적으로 중요한 돌파를 이룸으로써 傳統經學의 연구를 크게 발전시키고 있다.

우리는 《春秋》, 《左傳》의 문헌을 예로 들어 당대학자들이 殷墟 甲骨文, 商周 金文, 簡帛書 등의 出土文獻 자료를 이용하여 그와 관련된 先秦時代의 문화, 사회활동, 宗教信仰, 巫術祭祀, 중대사건, 민속생활, 문자해석 등의 분야에서 이론 研究成果를 개괄하고자 한다.

‘羸’자와 ‘龍’자는 서로 다른 두 개의 古代漢字이지만 과거 학계에서는 이 두 글자의 字形에 대한 인식이 비교적 모호하였다. 현재 대량의 出土資料를 분석해보면 ‘羸’자와 ‘龍’자는 구조적으로나 실제 문장의 用例에서 현저히 다르기 때문에 서로 구별해야 한다.

‘羸’자의 古代字形은 원래 동물이 서린 모양(원형 또는 C형으로 구부러짐)을 하고 있는데, 우리는 이를 통해 考古學의 실물에 보이는 대부분의 商周時代 혹은 先史時代 이전의 裝飾圖案이나 佩玉造型과 연결 지을 수 있다. 佩玉造型은 일반적으로 주인이 생전에 몸에 지니다가 죽은 후에는 함께 副葬되었다. 先史時代 이래로 華夏의 龍과 같은 짐승의 四肢, 구렁이류의 구불구불한 긴 몸집(일반적으로 S형이나 弓形임), 조류의 발톱 등 부위는 모두 羸의 형태와 현저히 다르다.

羸의 신비로운 능력은 사람을 轉禍爲福하게 하지만, 龍의 신비로운 능력은 주로 구름을 일으켜 비를 내리게 한다. 1987년에 濮陽市에서 말조개로 만든 龍의 造型을 발견한 데 이어, 최근에 고고학자들은 先史時代의 유적지인 阜新縣 查海에서 龍形 돌무더기 圖案, 黃梅縣 白湖鄉 焦墩에서 조약돌로 만든 龍 등 중요한 유물들을 새로 발견하였다. 그리고 魯山縣 二龍崗에서 땅에 그린 土龍을 새로 발견하였는데, 이것은 商湯時代의 祈雨祭 풍습이 계승발전된 것으로, 歷代로 土龍을 제작하던 遺風의 한 實例라고 할 수 있다.

핵심어 : 中國, 十三經, 出土文獻, ‘羸’자와 ‘龍’자의 구별

1. 中國의 《十三經注疏》에 대한 일반적인 상황

중국은 漢武帝 시기에 儒家가 官學의 정통지위를 확립하면서 儒家經典과 文獻이 전국적인 중시를 받게 되었는데, 儒家經書는 先秦時代부터 唐宋時代까지 六經, 五經에서 九經, 十二經, 十三經까지의 확대와 발전을 거듭하였다. 唐나라 때까지 학자들은 각 經書에 대하여 끊임없이 연구와 해석을 하며 각각의 注釋을 달았고, 宋나라 이후의 十三經은 내용적으로 역사, 철학, 언어, 문자, 문학, 사회생활, 정치제도 등 각 분야와 깊은 관련을 맺으면서 中國 經學史, 哲學史, 思想史에서 매우 중요한 典籍文獻이 되었고, 또한 커다란 학술적 가치와 문화적 영향력도 지니게 되었다.

중국에서는 歷代로 經書字句에 대한 注解를 注라고 했고 傳, 箋, 解, 章句 등으로도 불렀는데, 이런 注釋本은 주로 兩漢과 魏晉時代에 완성되었다. 漢나라 이후에는 歷代로 十三經의 注釋本을 위해 疏를 작성한 사람이 있었는데, 注釋本에 대한 해석을 疏라고 하고, 또한 義疏, 正義 등으로도 불렀다. 宋나라 때는 十三經과 관련된 注疏를 함께 묶어 편찬하면서 ‘注疏’라고 統稱하였다.

南宋 초기에 雕版 인쇄술의 기술이 발전함에 따라 儒家經書의 텍스트도 점차 규범화되고 통일화되면서 十三經은 儒家經典의 핵심적인 지위를 확립하게 되었는데,南宋 高宗의 紹興 시기에는 經文, 注釋文과 疏文을 합쳐서 발행한 注疏本이 출현하였다. 그리고南宋 중기부터 福建省 建陽縣 지역에서는 과거의 經注本, 單疏本, 注疏本을 토대로 한 새로운 合刻本의 형식이 출현하였는데, 즉 陸德明의 《經典釋文》을 첨부한 注疏 合刻本이 그 예이다.

《十三經注疏》는南宋時代 黃唐이 최초로 편찬하며 合刻을 하였는데, 黃唐 이전의 儒家典籍의 經과 注疏는 각각 따로 간행되었다. 대략南宋 光宗 紹熙 때(1190년~1194년)에 黃唐은 十三部 經典의 經文과 注疏를 합쳐 세상에 간행하였는데 모두 416권이였다. 이 《十三經注疏》의 書目은 아래와 같다.

《周易正義》 十卷, 王弼(魏), 韓康伯(晉) 注, 孔穎達(唐) 等 正義;

《尚書正義》 二十卷, 孔安國(漢) 傳, 孔穎達(唐) 等 正義;

《毛詩正義》 七十卷, 毛亨(漢) 傳, 鄭玄(漢), 孔穎達(唐) 等 正義;

《周禮注疏》 四十二卷, 鄭玄(漢) 注, 賈公彥(唐) 疏;

《儀禮注疏》 五十卷, 鄭玄(漢) 注, 賈公彥(唐) 疏;

《禮記正義》 七十卷, 鄭玄(漢) 注, 孔穎達(唐) 等 正義;

《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 杜預(晉) 注, 孔穎達(唐) 等 正義;
 《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 何休(漢) 注, 徐彥(唐) 疏;
 《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卷, 范寧(晉) 注, 楊士勳(唐) 疏;
 《論語注疏》二十卷, 何晏(魏) 等 注, 邢昺(宋) 疏;
 《孝經注疏》九卷, 玄宗(唐) 注, 舊題 邢昺(宋) 疏;
 《爾雅注疏》十卷, 郭璞(晉) 注, 邢昺(宋) 疏;
 《孟子注疏》十四卷, 趙岐(漢) 注, 孫奭(宋) 疏.

현존하는 최초의 《十三經注疏》는 宋나라의 十行本으로(經書文本의 행간은 半葉의 10행 이다) 北京圖書館에 소장되어 있다. 明나라 嘉靖 시기에 李元陽의 閩刻本이 있었고, 萬曆 14년에서 21년 (1586년~1593년)에도 北京國子監에서 勅命을 받들어 간행하였는데, 후세에 이것을 ‘監本’ 또는 ‘北監本’, ‘萬曆本’ 《十三經注疏》라고도 부른다. 崇禎 때에는 汲古閣의 毛晉本이 있었는데 지금은 모두 善本이다.

淸나라에 들어와서는 乾隆 초기에 武英殿本이 있었고, 嘉慶 때에는 阮元이 段玉裁, 顧廣圻 등 수많은 저명학자들을 소집하여 《十三經注疏》의 각종판본에 대한 연구와 교정의 기초 위에 南昌에서 다시 《十三經注疏》를 새로 간행하면서 <校勘記>를 첨부하였는데, 세상 사람들은 이것을 淸나라의 가장 우수한 판본이라고 여겼다.

民國이후에는 世界書局에서 일찍이 阮元本의 縮印本을 간행하였는데, 현재 通行本 중에서 가장 뛰어난 판본은 1957년에 中華書局에서 간행된 活字本이다. 그리고 2000년 이후에는 중국에서 많은 대학교와 학술연구 기관이 《十三經注疏》에 대하여 연구를 진행하면서 많은 성과도 거두고 있다.

1999년에 北京大學校 出版社는 李學勤 교수 主編의 《十三經注疏》 簡體字 가로배열 판본을 출판하였는데, 이 책은 淸나라 嘉慶 21년에 阮元이 校刻한 판본을 바탕으로 中華書局이 1980년에 발행한 책을 原本으로 삼아 十三經의 經文과 注疏를 비교적 전면적이고 체계적으로 校勘整理하였고, 또한 현행 구두점도 표기하였다.

2002년 말에는 陝西師範大學校의 劉學林, 遲鐸 教授가 조직하고 전국각지의 학자들이 참여한 ‘十三經 辭典編纂 委員會’가 10여 년의 노력 끝에 《十三經辭典》(각 經에 보이는 語彙索引 포함) 중의 5권인 毛詩卷, 論語卷, 孝經卷, 孟子卷, 春秋穀梁傳卷을 출판하였는데, 그 중의 論語卷과 孝經卷은 한 冊으로 만들어 모두 4冊(16판)이다.

2012년에는 山東大學校 儒學高等研究院의 杜澤遜 教授가 기획하고 설계한 대형 학술과제인 ‘《十三經注疏》의 정리와 연구 학술과제’가 시행되었는데, 이 대형 학술과제는 ① 《十三經注疏 匯校》 ② 구두점이 찍힌 《十三經注疏》의 通行本 ③ 《十三經注疏》 전문주제 연구 등의 세 부분을 포함하고 있다.

그리고 2022년 초에는 阮元校刻, 方向東 教授가 새로 구두점을 찍은 《十三經注疏》(전 25冊)이 國家圖書館 出版社에서 출판되었는데, 이번에 새로 구두점을 찍은 阮元 校刻本은 道光 丙戌本을 原本으로 삼아 南昌 府學本, 日藏 北監本, 日藏 閩刻本 등의 여러 판본을 校勘本으로 삼았다. 더욱이 이 책은 簡體字의 가로배열 형식에 완벽한 구두점 표기 방식을 채택하고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원래 卷後에 있던 阮元 校勘記를 각 段落의 뒤로 옮김으로써 독자들의 열람에 편의를 제공하고 있다.

위에서 이미 소개한 바와 같이, 《十三經注疏》의 텍스트는 宋代에 정형화되었지만 후대에도 十三經에 대한 연구는 멈추지 않았다. 經學文獻은 經學研究의 기초이고 《十三經注疏》는 經學文獻의 핵심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明나라 嘉靖 이후로 閩本, 監本, 毛本の 《十三經注疏》가 계속 간행되었고, 淸나라 때에 간행된 閩本, 監本, 특히 毛本の 《十三經注疏》는 학자들이 經學을 연구하는 기본문헌이 되었다. 淸나라의 학자인 惠棟, 盧文弨, 段玉裁, 顧廣圻 등은 漢魏唐宋의 注疏를 기초로 깊이 고찰하면서 당시에 현존하던 宋元版 經書를 이용하여 毛本을 校勘하였는데, 이를 통해 經學文獻의 정리와 연구가 크게 진작되었을 뿐만 아니라, 乾嘉時期에 淸나라 考證學이 興盛하게 되었다. 그리고 몇 년 전부터 中華書局은 淸나라 학자들의 十三經과 관련된 연구성과를 대상으로 ‘淸나라 학자들의 《十三經注疏》’를 기획한 것으로 알려졌는데, 이 과제는 현재 추진 중에 있다.

2. 儒家經典의 연구에서 出土文獻의 중요성 - 《春秋》, 《左傳》의 문헌을 예로

20세기 초기에 殷墟 고고학의 발굴이후로 각지에서 발견된 새로운 出土文獻의 자료가 모든 부류를 갖추게 되었고, 자료 또한 풍부해졌다. 특히 1970년대 이후부터 戰國時代와 秦漢時代의 고분에서 대량의 문헌자료가 지속적으로 출토되었는데, 그 중에는 다수의 先秦時代 古籍文獻(일부는 이미 傳來本이 없는 散失書)의 筆寫本이 포함되어 학술적인 가치가 매우 높다.

백여 년 동안 중국 학술계는 甲骨文, 金文에 근거하여 上古史를 고찰하면서 地下材料과 地上文獻을 서로 비교하고 참고해야 한다는 王國維의 ‘二重證據法’의 견해를 매우 중시하였다. 그래서 많은 학자들은 전통 문헌학의 文字, 音韻, 訓詁, 校勘 등의 지식을 활용할 뿐만 아니라, 考古學, 歷史學, 語言學, 人類學 등 관련학과의 연구방법을 참고하여 傳來文獻의 증거를 바탕으로 考古學 文獻資料를 통해 上古時代의 語言文字 및 商周時代의 역사를 탐색하고 있다. 현재 經學과 중국고대 문명연구의 방법 및 다양한 학문적인 성과는 지속적으로 중요한 돌파를 이룸으로써 傳統經學의 연구를 크게 발전시키고 있다.

우리는 《詩》, 《書》, 《禮》, 《易》, 《春秋》가 孔子의 校正整理를 거친 오래된 儒家의 經典文獻이라는 것을 알고 있다. 그 중에서도 《春秋》는 중국에서 가장 오래되고 敍事가 상세한 編年體 史書인데, 戰國時代부터 淸나라까지 학자들은 《春秋》와 그 三傳인 《左氏》, 《公羊》, 《穀梁》에 대해 注疏를 달고 字句를 訓詁하며 義理를 해석해 왔다.

여기서 우리는 《春秋》, 《左傳》의 문헌만을 예로 들자면, 당대학자들은 殷墟 甲骨文, 商周 金文, 簡帛書 등의 出土文獻 자료를 十分 활용하여 그와 관련된 先秦時代의 문화, 사회활동, 宗教信仰, 巫術祭祀, 중대사건, 민속생활, 문자해석 등의 분야에서 상당히 많은 성과를 거두고 있다.

예를 들어, 劉源 교수는 <《春秋》와 殷墟 甲骨文 자료와의 관계>라는 논문에서 이르기를, “《春秋》는 魯 隱公 원년(B.C. 722년)에서 시작하여 魯 哀公 14년(B.C. 481년) 또는 16년(B.C. 479년)에 끝나는데, 기본적으로 魯 太史가 쓴 초기기록이었다. 周나라 初期의 정세를 분석하자면 魯 太史의 출신은 殷나라 史官이었다. 魯나라 諸侯는 백성(즉 殷나라 백성인 六族), 土地, 官員, 禮器, 典冊, 그리고 祝, 宗, 卜, 史를 하사받았는데, 당시의 祝, 宗, 卜, 史는 문자, 예절, 귀신과의 소통을 맡은 계층으로 그 직책이 서로 비슷하였다. 그래서 卜과 史는 대체로 구분되지 않았고 學者나 일반적으로 史官이라고 불리었는데, 魯 太史는 祝, 宗, 卜, 史에 해당하였고 그 신분은 당연히 멸망한 殷나라의 貴族이었을 것이다.”와 “殷나라 史官의 기록은 語彙驅使와 글자사용에 비교적 고정된 형식이 있었는데, 甲骨文 刻辭와 青銅器 銘文 등의 出土文獻을 통해 당시 卜과 史들이 글을 짓던 전통적인 筆法을 엿볼 수 있다. 특히 殷墟에서 출토된 15만 편의 글자가 있는 甲骨(胡厚宣 교수의 통계자료에 의거함) 자료는 殷나라 史官의 기록습관, 정치관념 및 귀신사상을 직접적으로 반영하고 있다.”라고 언급하고 있다.

劉源 교수는 더 나아가 殷나라 卜辭에 보이는 언어습관을 經書文獻과 서로 비교하면서 이르기를, “《春秋》는 30여 차례의 日食을 기록하면서 모두 ‘日有食之’라고 표기하고 있는데, 殷墟 卜辭에서는 ‘日食’, ‘月食’의 표기뿐만 아니라 ‘日有食’, ‘月有食’, ‘日月有食’이라고 표기함으로써 기본적으로 서로 일치함을 알 수 있다. 그리고 宣公 16년에 농업풍작을 기록하면서 ‘大有年’이라고 표기하고 있는데, 이 ‘有年’이라는 표현도 殷나라 史官의 언어습관을 계승한 것으로써, 殷墟 卜辭에서는 ‘受有年’이라는 표현을 흔히 볼 수 있다. 또한 《春秋》에서는 ‘公至自某地’라고 자주 표현하고 있는데, 隱公 2년의 ‘公至自唐’, 哀公 10년의 ‘公至自伐齊’ 등에 보이는 ‘至自’의 표현도 사람들로 하여금 商나라의 언어를 쉽게 떠올리게 한다. 예를 들어, 殷墟 卜辭에는 ‘有至自東’(《甲骨文 合集》 3183), ‘其先行至自戊’와 ‘其先戊至自行’(行과 戊는 모두 지명임, 《甲骨文 合集》 4276 + 《天理大學 附屬 天理參考館 甲骨文字》 149, 蔡哲茂의 綴合에 의거함)이라는 표현이 있다. 그리고 《春秋》 僖

公 26년과 文公 15년의 기록에 동일하게 보이는 ‘齊人侵我西鄙’, 文公 7년의 기록에 보이는 ‘狄侵我西鄙’, 襄公 14년의 기록에 보이는 ‘莒人侵我東鄙’ 등에서 ‘某侵我某鄙’라는 서술방식은 殷墟 甲骨文에도 이미 나타나고 있다. 예를 들어, 羅振玉의 옛 소장인 한 片의 卜骨 精製品(《殷虛書契 菁華》 1, 현재 國家博物館 소장)에는 큰 글자로 賓組의 卜辭를 새겨 두었는데, ‘沚戛告曰：土方征於我東鄙，伐二邑，土方亦侵我西鄙田’이라고 기록하고 있다. 위에서 언급한 《春秋》와 殷墟 甲骨文 자료에서 흔히 보이는 글자와 관용어의 용법이 서로 같은 것은 史官의 가문이 筆法을 대대로 전수하면서 계승한 결과일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

그리고 《左傳·定公四年》에 보이는 ‘土田陪敦’의 해석에 대하여 郭沫若, 吳其昌, 陳夢家, 童書業, 楊寬, 裘錫圭 등의 선배학자들이 잇따라 논문을 썼는데, 결국 ‘陪’자는 ‘僕’자의 假借字이고, ‘敦’자는 당연히 ‘庸’자의 의미가 되므로, ‘土田僕庸’은 召伯虎簋에 보이는 ‘僕庸土田’에서와 같이 실제로는 勞役을 당하는 사람을 가리킨다는 결론을 내렸다.(吳其昌, <秦나라 이전의 中國 田制史(上)>, 國立武漢大學校, 《社會科學 季刊》, 第5卷, 第3期, 1935年; 童書業, 《春秋左傳 研究》, 中華書局, 2006年; 楊寬, 《古史新探》, 中華書局, 1965年; 郭沫若, 《郭沫若 全集》, 人民出版社, 1982年; 裘錫圭, <‘僕庸’을 논하다>, 裘錫圭: 《裘錫圭 學術文集 -- 古代歷史, 思想, 民俗卷》, 復旦大學校 出版社, 2015年)

또한 出土文獻과의 연계로 《左傳》에 기록된 지리, 국가민족, 古史, 문자해석에 대한 연구에서 새로운 돌파구를 마련한 학자도 있다. 예를 들어, 徐昭峰과 馬春梅의 <豫東의 夏商 考古學과 古史傳說>이라는 논문에서는 豫東의 二裡頭文化, 岳石文化, 先商文化, 中商과 晚商文化 등의 文化遺物을 《左傳》과 《史記》에 기록된 古史傳說과 결합시켜 보았는데, 《左傳》에 보이는 商나라와 商나라 이전의 역사기록이 대체로 신뢰할 수 있음을 증명하였다. 徐少華는 <古厲國의 歷史地理과 相關문제>, <美國의 青銅器와 歷史地理 고찰>, <南陽市에서 새로 출토된 ‘輔伯作兵戈’의 연대와 相關내용>, <夔國의 歷史地理과 文化遺物의 분석고찰> 등의 논문에서 青銅器 銘文, 兵器 銘文, 도시 유적지의 考古學 發掘資料를 인용하였는데, 《左傳》에 기록된 역사적 사실을 바탕으로 삼아 傳來文獻에 보이는 학자들의 견해를 참고로 하여 厲國, 美國, 呂國, 夔國 등 국가의 所在地를 考證하였다.

그리고 王澤文은 《春秋時期的 年代記錄 青銅器와 <左傳>의 대조기록》에서 《左傳》과 青銅器 銘文을 相互證明的 각도에서 연구를 진행하였다(王澤文: 《春秋時期的 年代記錄 青銅器와 <左傳>의 대조기록》, 中國 社會科學院 研究生院 博士論文, 2002年). 單育辰은 《楚나라 지역의 戰國時代 簡帛과 傳來文獻의 對照研究》에서 出土文獻의 字句解釋, 傳來文獻의 眞僞와 傳承, 傳來文獻의 解釋과 校正에 대해 중점적으로 연구를 진행하였다(單育辰: 《楚나라 지역의 戰國時代 簡帛과 傳來文獻의 對照研究》, 中華書局, 2014年).

또한 새로운 出土文獻의 계속된 발견에 따라 몇몇 出土文獻 자료를 《左傳》의 서술

과 서로 연계시키고 있는데, 현재 그와 관련된 研究成果도 상당히 많은 편이다. 이 방면의 대표적인 著述로는 徐仁甫의 <馬王堆 漢墓 帛書에 보이는 <春秋事語>와 《左傳》에 보이는 事, 語의 對比研究 —— 《左傳》의 작성시기와 작가를 논하다》, 《社會科學 戰線》, 第4期, 1978年; 李學勤의 <帛書에 보이는 <春秋事語>와 《左傳》의 傳承>, 《古籍整理 研究學刊》, 第4期, 1989年; 裘錫圭의 <帛書에 보이는 <春秋事語>의 校勘>, 裘錫圭: 《裘錫圭 學術文集(第2卷) -- 簡牘帛書卷》, 復旦大學校 出版社, 2012年; 湖南省 博物館, 復旦大學校 出土文獻과 古文字 研究센터 편찬, 《長沙 馬王堆 漢墓 簡帛集成 3》, 中華書局, 2014年 등을 참고할 수 있다.

그 외에도 馬王堆 帛書의 <春秋事語>과 清華簡의 <系年> 등의 出土文獻에는 《左傳》에 보이는 많은 故事들을 기록하고 있는데, 《左傳》과 <系年>의 對照研究로는 《清華簡의 <系年>과 《左傳》에 보이는 敘事의 비교연구》, 《<系年>, 《春秋》, 《竹書紀年》의 歷史敘事》 등을 참고할 수 있다(侯文學, 李明麗: 《清華簡의 <系年>과 《左傳》에 보이는 敘事의 비교연구》, 中西書局, 2015年; 許兆昌: 《<系年>, 《春秋》, 《竹書紀年》의 歷史敘事》, 中西書局, 2015年).

3. 出土文獻에 보이는 ‘羸’자와 ‘龍’자의 구별

‘羸’자와 ‘龍’자는 서로 다른 두 개의 고대한자이지만 과거 학계에서는 이 두 글자의 字形에 대한 인식이 비교적 모호하였다. 현재 대량의 出土資料를 분석해보면 ‘羸’자와 ‘龍’자는 구조적으로나 실제 문장의 용례에서 현저히 다르기 때문에 서로 구별해야 한다.

‘羸’자의 古代字形은 원래 동물이 서린 모양(원형 또는 C형으로 구부러짐)을 하고 있는데, 우리는 이를 통해 考古學의 실물에 보이는 대부분의 商周時代 혹은 先史時代 이전의 裝飾圖案이나 佩玉造型과 연결 지을 수 있다. 佩玉造型은 일반적으로 주인이 생전에 몸에 지니다가 죽은 후에는 함께 副葬되었다. 先史時代 이래로 華夏의 龍과 같은 짐승의 四肢, 蟒蛇類의 구불구불한 긴 몸집(일반적으로 S형이나 弓形임), 鳥類의 발톱 등 부위는 모두 ‘羸’자의 형태와 현저히 다르다.

‘羸’의 신비로운 능력은 사람을 轉禍爲福하게 하지만, 龍의 신비로운 능력은 주로 구름을 일으켜 비를 내리게 한다. 1987년에 濮陽市에서 말조개로 만든 龍의 造型을 발견한 데 이어, 최근에 고고학자들은 先史時代의 유적지인 阜新縣 查海에서 龍形 돌무더기 圖案, 黃梅縣 白湖鄉 焦墩에서 조약돌로 만든 龍 등 중요한 유물들을 새로 발견하였다. 그리고 魯山縣 二龍崗에서 땅에 그린 土龍을 새로 발견하였는데, 이것은 商湯時代의 祈雨祭 풍습이 계승발전된 것으로, 歷代로 土龍을 제작하던 遺風의 한 實例라고 할 수 있다.

‘羸’자와 ‘龍’자는 서로 다른 두 개의 古代漢字이지만 과거 학계에서는 이 두 글자의

字形에 대한 인식이 비교적 모호하였다. 현재 대량의 出土資料를 분석해보면 ‘贏’자와 ‘龍’자는 구조적으로나 실제 문장의 用例에서 현저히 다르기 때문에 서로 구별해야 한다.

商나라의 문자에서 흔히 보이는 ‘贏’자는 구조적으로 독특한 특징을 지니고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복잡한 형태와 간략한 형태가 번갈아 사용되었는데, 甲骨文과 金文에 사용된 典型的인 字形은 다음과 같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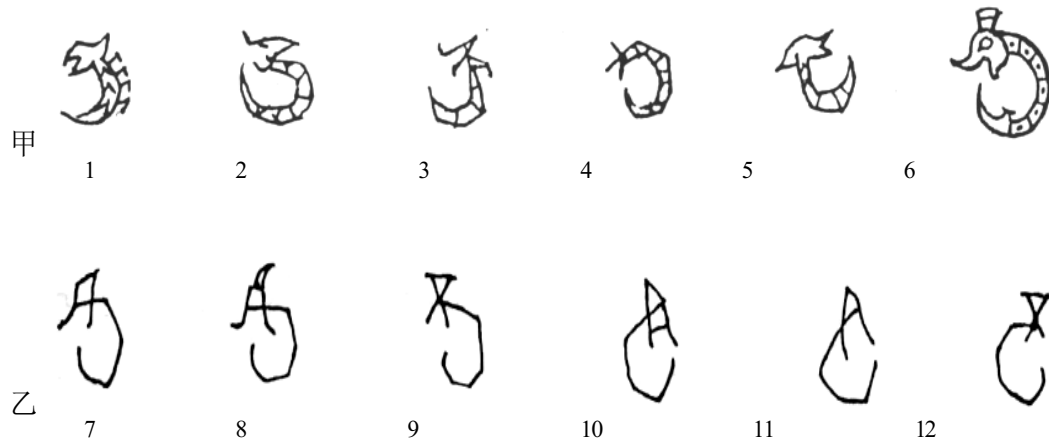


그림 1

위의 그림에서 甲의 유형은 모두 비교적 象形인데 그 중에서 1~5의 예는 殷墟 甲骨文이고, 6의 예는 商나라 子贏觚에 보이는 명문이다.¹⁾ 구체적인 묘사에 있어서 雙鉤와 말린 꼬리를 가진 비늘모양의 몸에 입을 벌리고 있는 머리가 돌출되어 있거나, 등뼈부위에 다시 갈기가 돋은 모양을 그려내었다(1의 예). 위의 그림에서 乙의 유형은 모두 殷墟 甲骨文에 보이는 것으로, 甲의 유형을 線으로 간략히 표현한 형식이다. 乙의 유형은 商나라 이후에는 비교적 적게 사용되었고, 甲의 유형만이 후대글자의 표본이 되었다.

殷商時期에 통용되었던 이 ‘贏’자에 대해 과거의 몇몇 학자들은 대부분 ‘龍’자로 해석하곤 하였는데, 예를 들어 孫海波的 《甲骨文編》과 徐中舒가 주편한 《甲骨文 字典》 등의 字典에서는 위에서 소개한 甲의 유형과 乙의 유형을 모두 卷11의 ‘龍’자의 아래에 배열하고는 달리 구별하지 않았다.²⁾ 그러나 이 두 글자 사이에 보이는 차이에 대해 唐蘭教授는 일찍이 1930년대에 이미 구별을 하였는데, 그는 甲骨文的 ‘龍’자 𪛗의 모양으로 그 形體는 구불구불하고 꼬리는 바깥쪽으로 향하고 있으나, ‘嬴’의 字形은 굽어져 꼬리는 안쪽으로 향하고 있다고 여겼다. 後者は 螭의 象形인데, 龍과 螭의 유형은 실제로는 龍도 아니고 螭도 아니다. 여기서 우리는 ‘贏’자를 ‘龍’자와 서로 구별한 唐蘭教授의 慧眼이

1) 《殷周金文集成》 6906번의 銘文을 참고할 것. 동일한 유형의 字形과 人名呼稱에 대해서는 8100번에 보이는 子贏爵의 銘文을 참고할 것.

2) 《甲骨文編》 458쪽~459쪽의 ‘龍’자를 참고할 것, 中華書局, 1965年, 1982年 再版; 또한 《甲骨文字典》 1259쪽~1261쪽의 ‘龍’자를 참고할 것, 四川辭書出版社, 1989年.

특출하다고 말할 수 있지만, 반면에 그는 ‘羸’자와 ‘旬(𠂔)’자를 혼동하여 ‘惇’자나 ‘惇’자로 해석하고는 그 의미가 지금의 ‘憂’자와 서로 通할 수 있다고 하였는데, 이것은 잘못된 견해이다.³⁾

20세기 80년대 초에 于省吾 教授는 兩周時代의 金文字形을 정리하면서 銘文에 보이는 ‘羸’자 및 ‘羸’자(庚羸卣의 銘文에 보이는 羸의 字形), ‘羸’자(伯衛父盃의 銘文에 보이는 羸의 字形), ‘羸’자(羸季卣의 銘文에 보이는 羸의 字形) 등의 여러 글자에서 보이는 偏旁을 언급하였다. 비록 于省吾 教授는 ‘羸’자와 곱을 의미하는 羸의 本字인 ‘能’자를 동일한 하나의 字源으로 보았지만, 그의 字說은 殷商文字에 보이는 ‘羸’자를 다르게 보았음은 의심할 여지없다.⁴⁾

20세기 80년대 후반에 陳世輝, 湯余惠 教授는 《甲骨文 合集》 6484正版에 보이는 ‘疒齒, 鼎羸’이라는 卜辭를 注釋하면서 최초로 정확하게 ‘羸’자를 해석해 내었다. 그러나 辭義의 이해에 있어서 당시에 그들은 ‘羸’자를 “질병을 占치는 卜辭에 쓰이고, 마땅히 ‘羸’자로 읽어야 하며, 그 의미는 병세가 加重된다는 뜻이다.”라고 여겼다.⁵⁾ 그 후에 姚孝遂 教授는 ‘羸’의 해석에서 자신의 견해를 보충하면서, 또한 더 나아가 《甲骨文 合集》 14118에 보이는 卜辭인 ‘午(禦)婦(婦)鼠子於匕(妣)己, 允出(有)羸’의 文意를 근거로 삼아, “‘疾羸’는 ‘병세가 加重된다’라는 의미가 아니라, 마땅히 병세가 好轉된다고 보아야 한다.”라고 명확하게 지적하였다.⁶⁾ 그러면 ‘羸’자에 왜 이러한 의미가 있는지는 아래에서 다시 토론할 것이다.

‘羸’자의 字形은 蟠螭의 형태를 본뜨고 있으나, 그 형체의 시작은 龍이 아니었고, 다만 龍形과 마찬가지로 고대인들이 문명발전의 과정에서 창조해낸 신비한 동물이었다. 이 두 가지 동물을 바탕으로 ‘羸’자와 ‘龍’자가 생겨났고, 두 글자 모두 殷나라의 卜辭에 출현하는 빈도가 매우 높은데, 각기 다른 형태와 의미를 지니고 있어서 당시 사회생활에서는 각각 특수한 문화적 의미를 부여받았다. 출토된 文字資料를 근거로 하여 殷商時代부터 《說文解字》에 보이는 小篆字形까지 ‘龍’자의 발전맥락을 살펴보면, 대체로 그 變遷關係를 아래와 같이 열거할 수 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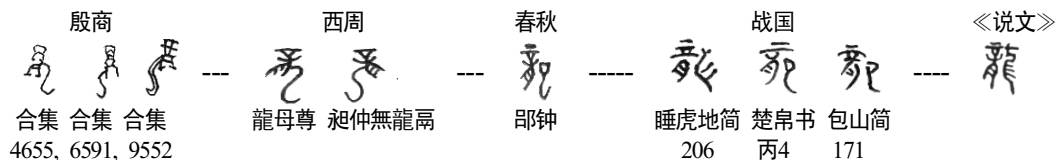


그림 2

3) 唐蘭, 《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 40쪽~41쪽, 北京輔仁大學叢書之一, 1939年.

4) 于省吾, <釋‘能’和‘羸’以及從羸的字>, 《古文字研究》, 第八輯, 3쪽~4쪽, 中華書局, 1983年.

5) 陳世輝, 湯余惠, 《古文字學概要》, 168쪽~169쪽, 吉林大學出版社, 1988年.

6) 《甲骨文字詁林》 1838번 ‘羸’자에 있는 姚孝遂의 按語를 참고할 것, 中華書局, 1996年.

龍의 형태나 ‘龍’자의 變遷關係와 서로 비교했을 때, ‘羸’자의 字形起源과 그 變遷關係는 후대에 일관되게 발전하지 못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또한 字形의 變化도 비교적 큰 편이었다. 商나라 이후의 文字體系와 傳來文獻의 기록에서 ‘羸’자는 모두 ‘龍’자보다 훨씬 生疎한 편이었고, 특히 周나라 후기의 ‘羸’자의 구조는 ‘能’자 字形과 점점 同化되면서 원래의 象形形體도 조금씩 變形이 되었다. 예를 들어, 원래 字形에 보이던 부리가 ‘肉’자를 따르는 것으로 오인되었고, 피부 갈기털의 筆劃은 모두 글자의 아래쪽에 놓이게 되었으며, 원래 羸의 머리와 羸의 몸을 나타내었던 부분은 글자의 위쪽에 포개어짐으로써, 마침내 옛 ‘羸’자의 모습이 사라지게 되었다. 더욱이 ‘羸’자의 원래의미도 점차 모호해지면서 후대의 학자들이 대부분 이 ‘羸’자에 대해 困惑스러워하며 잘 이해하지 못하게 되었다. 예를 들어, 《說文解字》 四下의 肉部에 이 ‘羸’자가 수록되어 있는데, 許慎이 해석하기를, “어떤 학자는 짐승의 이름이라고 하는데, 象形字이고, 내용이 빠졌다”라고 하였다. 이렇게 보면, 許慎은 殷商時期에 이미 象形의 이 ‘羸’자가 존재하였음을 알지 못했기 때문에, 그 자신도 당시에 이 ‘羸’자에 대해 정확하게 파악하지 못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우리가 현재 확인할 수 있는 출토된 각종 文字資料를 근거로 하여 殷商時代부터 秦漢時代의 小篆字形까지 이 ‘羸’자의 발전맥락을 살펴보면, 대체로 아래와 같이 열거할 수 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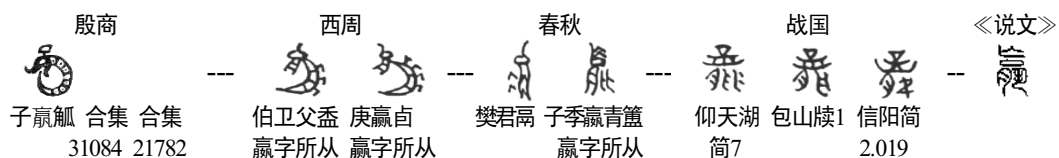


그림 3

위의 字形 變遷關係 그림에서도 알 수 있듯이, ‘羸’자의 구조는 商나라에 보이는 독특한 蟠螭形의 모습으로까지 거슬러 올라간다고 해도 큰 문제가 없을 뿐만 아니라, 옛 ‘羸’자의 字形적인 특징의 확인을 통해서 우리는 아래 그림 4에서와 같이 그 시대를 前後하는 考古學 實物 중에서 이 ‘羸’자의 字形과 비슷한 다수의 裝飾圖案과 佩玉造型을 連繫할 수도 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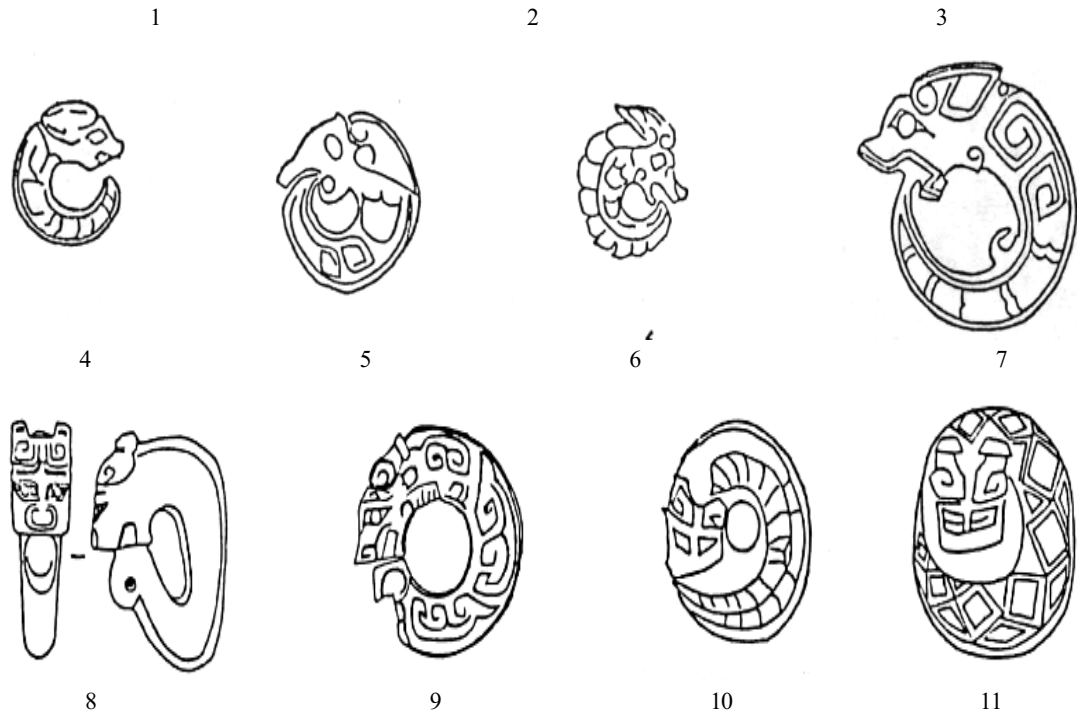


그림 4

위의 그림 4에 보이는 1과 2의 두 例는 각각 殷墟 婦好墓에서 출토된 羸玉造型(M5 : 422)과 銅盤(M5 : 853)의 밑바닥에 장식된 紋樣이고,⁷⁾ 3의 例는 河南省 信陽市 浉河灘에서 출토된 父丁簋의 圈足部位에 장식된 紋樣인데, 그 시기는 대략 西周初期에 속한다.⁸⁾ 이 세 가지의 실물 이미지는 앞의 그림 1에 보이는 甲의 유형에 속하는 ‘羸’자들의 形態와 상당히 비슷한데, 비록 서로 구체적인 무늬모양에서는 차이가 있지만 모두 입을 벌리고 있는 모양의 머리가 突出되어 있고, 몸은 圓形으로 서려 있으며, 上部는 비늘모양이나 서로 겹쳐져 幾何紋으로 장식되어 있는 것으로 봐서 이들은 동일한 神話 속의 동물을 상징하고 있음에 틀림없다. 商周時代의 青銅器 紋樣과 출토된 玉器 중에서는 이와 類似한 造型이 적지 않게 발견되는데, 그중에서 殷墟 婦好墓에서만도 M5 : 408의 蜃雕羸, M5 : 424의 白玉羸, M5 : 473, M5 : 469의 羸 모양의 玦 등은 모두 이러한 紋樣을 가진 玉器 중의

7)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 《殷墟婦好墓》, 文物出版社, 1980年.

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商周青銅器紋飾與藝術》, 88쪽, 그림 263, 河南美術出版社, 1995年.

우수한 作品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그리고 위의 그림 4~11의 例들은 모두 과거에 著述된 적이 있는 商나라의 羸 모양 玉器의 이미지인데,⁹⁾ 그 중에서 10~11의 두 例는 婦好墓의 銅盤(M5 : 777)에 보이는 紋樣과 連結을 지을 수 있다. 그런데 이러한 羸 모양의 玉器과 羸形 圖案은 西周時代 이후가 되면서 점차 보기 드물게 되었을 뿐만 아니라, 옛 ‘羸’자의 字形的인 오류와 生疎한 사용도 대체로 同時에 발생하게 되었는데, 아마도 이것은 당시 文化觀念의 일정한 變化를 반영하고 있을 것이다. 그렇지만 좀 더 오래된 시기로 거슬러 올라가면, 아래의 그림 5에서와 같이 서린 형태를 가진 羸 모양의 起源을 찾아낼 수도 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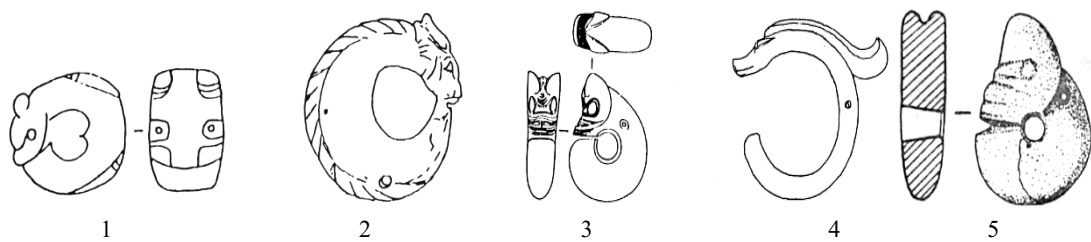


그림 5

위의 그림 5는 中國各地에서 출토된 先史時代의 몇 가지 玉器造型인데, 그 중에서 1의 例는 湖北省 天門市 石河鎮 羅家柏嶺의 石家河文化 後期 유적지에서 발견된 것으로 지금으로부터 대략 4200년~4000년 전에 해당하고,¹⁰⁾ 2의 例(M16 : 2)는 安徽省 含山縣 凌家灘의 大型古墳에서 발견된 것으로 지금으로부터 대략 5000년 전 무렵에 해당한다.¹¹⁾ 그리고 3의 例(II M4 : 3)는 遼寧省 牛河梁 紅山文化 後期 古墳에서 발견된 것으로 그 시기는 2의 例보다 이르고,¹²⁾ 4의 例는 內蒙古自治區 三星他拉 紅山文化 유적지에서 수집된 것으로 그 시기는 3의 例보다 이른 지금으로부터 대략 6000~5000년 전에 해당한다.¹³⁾ 5의 例(M75 : 1)는 河北省 陽原縣 姜家梁의 新石器時代 古墳에서 새로이 발견된 것으로, 탄소 14의 연대측정 결과 당시의 姜家梁 집터 유적지는 지금으로부터 대략 6850년 전(± 80年)으로 추정된다.¹⁴⁾

위에서 든 몇 가지 例들은 年代와 地域分佈 및 玉器의 재료와 造型風貌 등에서 어떤

9) 그림 4~9의 例는 黃濬의 《古玉圖錄初集》 卷二, 卷三; 그림 10~11의 例는 (미국) Alfred Salmony의 《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 : 중국고대의 玉 彫刻》을 참고할 것.

10) 湖北省文管會, <湖北京山, 天門山考古發掘簡報>, 《考古通訊》, 第3期, 1956年; 또한 張緒球, <石家河文化玉器的發掘及研究>, 楊伯達 主編의 《傳世古玉辨偽與鑒考》에 실림, 紫禁城出版社, 1998年.

1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含山縣文物管理所, <安徽含山縣凌家灘遺址第三次發掘簡報>, 圖版柒, 《考古》, 第11期, 1999年.

12) 遼寧省考古所, <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塚群發掘簡報>, 《文物》, 第8期, 1986年.

13) 翁牛特旗文化館, <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發現玉龍>, 《文物》, 第8期, 1984年.

1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河北陽原縣姜家梁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 《考古》, 第2期, 2001年.

차이가 있든지, 항상 한 눈에도 商나라의 羸 모양 玉器 및 그 연관 이미지와 연결시켜 주고 있다. 왜냐하면 그 形體가 모두 圓形의 서린 모양 (또는 C형)의 製作傳統을 지니고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이러한 構造的인 특징은 틀림없이 모두 祥瑞로운 靈物의 象徵으로 일정한 原始信仰의 含意를 지니고 있었기 때문이었다. 특히 玉器에 보이는 이러한 造型은 일반적으로 高貴한 신분의 주인이 生前에 몸에 지니다가 죽은 후에는 함께 副葬되었다.

그리고 造型의 風貌에서 보자면, 위에서 예로 든 先史時代의 玉器들은 서린 모양의 공통된 特徵 외에도 몸체는 대체로 민무늬가 위주가 되었지만, 그 外形은 서로 다른데, 머리는 모두 입을 다문 모습이고 동물의 얼굴을 주로 하고 있지만 規則性은 따로 없어서 후대에 보이는 용머리처럼 생기가 넘쳐 보이지는 않는다. 이러한 初期의 特徵을 지닌 玉器造型을 우리는 원시적인 羸 모양의 玉器라고 불러도 무방한데, 그것은 고대인들이 일찍이 창조한 이런 종류의 신비로운 動物形狀이 新石器時代에 중국의 북방, 동방과 남방 등 광범한 지역에 널리 유행했을 뿐만 아니라, 이러한 古代風習을 자연스럽게 文明社會로 가져갔고, 또한 文明社會의 사람들에게 上古時期에 유행하던 관련 이미지와 ‘羸’ 概念의 기초를 다지도록 했기 때문이다.

悠久한 시간동안 先史時代의 文化風習이 축적되고 또한 羸 모양과 ‘羸’ 概念의 형성으로 말미암아 마침내 ‘羸’자가 출현하게 되었는데, 현재 보이는 商나라의 甲骨文과 金文의 ‘羸’자는 중국 古代文字 체계에서 가장 먼저 言語的인 개념을 적절하게 표현한 성숙된 文字符號 중의 하나였을 것이다. 따라서 이 ‘羸’자자는 字形의 淵源이 깊어 傳統文化의 特色이 풍부할 뿐만 아니라, 초기에 기록된 語彙와 語源도 또한 농후한 民族語言의 기초를 지니고 있다. 上古時期에 吉祥을 나타내던 玉佩 및 주인과 함께 副葬되던 文化風習과 일치되게, 옛 ‘羸’자는 주로 避凶趨吉의 의미를 가진 用語로 사용되었는데, 이러한 用法은 아래의 例에서와 같이 殷墟 卜辭의 文例에서 쉽게 확인할 수 있다.

1. 乙未卜, 古貞: 匕(妣)庚羸王疒? / 乙未卜, 殼貞: 妣庚殼王疒? (《甲骨文 合集》 13707 正, 賓組)
2. 貞: 王𠂔(骨)殼? / 王骨不其殼? (《甲骨文 合集》 5775正, 賓組)
3. 貞: 𠂔(有)疒目, 殼? 二告. / 貞: 有疒目, 不其羸? (《甲骨文 合集》 13625正, 賓組)
4. 疒齒羸? / 不其羸? (《甲骨文 合集》 6483正, 賓組)
5. 乙子(巳)卜, 殼貞: 有[疒]身, 羸? 二告. / 乙巳卜, 殼貞: 有疒身, 不其羸12? 二告. (《甲骨文 合集》 376正, 賓組)
6. 貞: 王玄(肱)羸? 二告. / 貞: 王肱不[其]羸? (《甲骨文 合集》 5532正, 賓組)
7. 貞: 婦(婦)好羸? / 貞: 不其羸? (《甲骨文 合集》 17252, 賓組)
8. 貞: 乍(作)𠂔(禦)婦好, 羸? 二告. (《甲骨文 合集》 13646正, 賓組)

9. 婦好羸? / 丙戌貞：婦好亡(無)𠂔(禍)? (《甲骨文 合集》 32762乙正, 甲正, 歷組)
10. 戊申卜：羸? / 隹(唯)若? (《小屯南地 甲骨》 2677, 歷組)
11. 丁卯卜：祝羸? 才(在)□, 茲用. / 祝且(祖)□, 至小乙? (《小屯南地 甲骨》 1065, 歷組)
12. 己巳貞：其尋來羸? / 弜尋來? (《甲骨文 合集》 32439, 歷組)
13. 率小示來羸? / 智大示來羸? (《小屯南地 甲骨》 2414, 4233, 歷組)
14. □□卜貞：羸其舌, 王受……. (《甲骨文 合集》 31084, 無名組)
15. 告羸于父丁, 一牛? / 三牛? (《甲骨文 合集》 32679, 歷組)
16. 王其□□出(侑)丁, 允羸, 卯十牛. (《甲骨文 合集》 16133正, 反, 賓組)

위에 예로 든 1~9의 卜辭에 반영된 占卜內容을 보면, 商나라의 王은 자신과 왕실 구성원의 각종 질병을 제거하기 위해 종종 占卜行爲를 하였는데, 이와 동시에 病苦를 벗어날 수 있도록 神靈에게 祈願도 올렸음을 알 수 있다. 이러한 종류의 占卜行爲에는 늘 ‘羸’자가 들어가 있는데, 일반적으로 여기에 사용된 ‘羸’자는 動詞로 쓰이며, 질병을 제거하고 病勢의 好轉을 의미한다. 그 중에서 7~9의 卜辭는 商나라의 王인 武丁이 자신의 배우자인 婦好를 위해 행한 占卜行爲로, 卜辭에 보이는 ‘羸’자자는 바로 婦好의 疾病災殃을 제거하고자 하는 渴望을 나타내고 있다. 이 외에도 앞서도 이미 언급했던 것처럼, 몇 점의 羸 모양의 玉佩와 玉玦이 殷墟 婦好墓에 副葬된 것을 발견하였는데, 당시의 ‘羸’자 語彙와 羸 모양의 玉器가 婦好라는 이러한 중요한 인물의 生前과 生後에 있어서 모두 얼마나 필수적이었는지 잘 알 수 있다. 위에서 예로 든 10~16의 卜辭에서는 ‘羸’자가 商나라 시대에는 일종의 祥瑞로움을 표현하는 습관적인 語彙로써, 질병을 해소하는 일에만 局限되지 않고 재앙의 제거와 期待心理의 의미도 함께 지니고 있음을 알 수가 있다. 이를 위해 商나라 사람들은 占卜, 祈願과 동시에 犧牲을 준비하여 宗廟에게 祭祀를 올리는 등의 일련의 儀禮活動도 펼쳤다.

그리고 옛 ‘羸’자의 실제 使用現況에 관하여 본문에서는 《殷墟 甲骨刻辭 摹釋總集》에 보이는 210여 條의 ‘羸’자 관련 卜辭에 근거하여 고찰하였는데, 그 중 族地名으로 사용된 몇 條를 제외하고,¹⁵⁾ 10여 條는 商나라의 先王인 羸甲의 이름 (즉 盤庚의 형인 ‘陽甲’의 별명인 ‘和甲’을 일컬음)을 가리키고 있고,¹⁶⁾ 그 나머지는 대체로 위에서 예로 든 卜辭의

15) 《甲骨文合集》 36825版에 보이는 黃組 卜辭에는 “己巳卜, 在羸貞：今日步于攸, 亡𠂔(災)? 在十月又二.”라고 기록되어 있는데, 여기서 ‘羸’자는 地名이고, 攸와 鄰近이다.

16) 《山海經·大荒北經》의 注에서는 晉나라 사람이 정리한 《竹書紀年》의 구절을 인용하여 “和甲西征, 得一丹山.”이라고 하였다. 淸나라의 朱右曾은 《汲冢紀年存真》에서 今本 《竹書紀年》에 보이는 ‘陽甲名和’의 견해에 의거하여 ‘和甲’이 ‘陽甲’이라는 견해는 믿을 수 있다고 여겼다. 甲骨卜辭의 기록으로 증명하자면, 《竹書紀年》에서 언급한 ‘和甲’은 賓組와 子組 卜辭에서 가끔 ‘羸甲’, ‘和’, ‘羸’ 등으로 불렸는데, 모두 陽甲의 私名이었고, 원래 동일한 한 발음이 바뀐 것이었다.

용법과 동일하게 占을 치는 사람의 主觀적인 어떤 祈願을 나타내고 있다. 옛 ‘羸’자의 이러한 쓰임은 殷墟 初期나 中期의 甲骨卜辭에 주로 나타나는데, 殷墟 末期 이후부터 後代에 이르기까지 ‘羸’자의 出現比率이 점차 낮아지면서 초기의 신비롭고 상서로운 색채가 가득했던 이 常用字는 결국 이렇게 후대사람들과 점점 멀어지게 되었다.

‘羸’자는 후대에 비록 生疎하게 되었지만, 이 글자는 비교적 일찍 출현하였기 때문에 여전히 강한 글자구조의 기초를 지니고 있는데, ‘羸’자는 漢字의 체계에서 하나의 기본적인 偏旁으로 쓰였을 뿐만 아니라, 나중에는 다시 羸, 羸, 羸, 羸(螺), 羸(裸), 羸, 羸(驪), 羸, 羸 등과 같이 ‘羸’를 따르는 글자들로 派生되게 되었다. 또한 고대 중국어의 語彙에는 [k^wal^wa] 로 읽히는 語根이 있었는데, 上古時代에 이미 비교적 활발한 語群을 형성하였다. 최근에 任繼昉 教授는 ‘果羸’(또는 ‘果裸’라고도 씀)라는 단어의 語源에 대해 비교적 상세한 설명을 하면서, 淸나라 程瑤田의 《果羸(裸) 轉語記》에 수록된 語群에 대해 歸納分類도 진행하였고,¹⁷⁾ 그 밖에 殷孟倫 教授도 ‘果裸’의 語族을 圓全義, 曲屈義, 敷布周匝義, 旋轉義, 稀疏適歷義 등의 5가지 語群으로 세분화하였다.¹⁸⁾ 옛 ‘羸’자의 命名理由에는 이러한 語族이 대표하는 語源과 약간의 內在的인 관계가 있었을 것이다.

앞에서 이미 서술한 바와 같이, 옛 ‘羸’자의 字形構造는 바로 고대인들이 오랫동안 소중히 여겼던 하나의 物體에서 본떠왔는데, 그것은 구조적으로 꺾이한 머리모양 외에도, 總體的인 特徵은 바로 몸을 서려 圓形을 이룬 데 있었다. 그리고 上古時代나 原始的인 中國語에서 고대인들은 圓形物體에 대한 命名에서 매번 동일한 語源을 사용하곤 하였는데, 그 語根의 발음은 ‘果’거나 ‘羸(裸)’, ‘羸(螺)’, 혹은 이어서 ‘果羸(裸)’라고 읽었고, 지금의 音으로는 [k^wa], [l^wa]나 [k^wal^wa]라고 할 수 있다. ‘羸’자는 《廣韻》에서 ‘朗果切’로 읽었고, 옛날에는 來의 聲母, 合口呼, 歌의 韻母에 해당되었으며, 지금의 音으로는 [l^wa]로 읽을 수 있는데, ‘羸’자도 옛날에는 ‘和’라고 읽었고, 앞에서 언급한 卜辭에 보이는 商나라의 先王인 ‘羸甲’(《甲骨文 合集》 656正과 反, 795正과 反, 21805 등의 甲骨에 보임)은 후대에 ‘和甲’으로 읽었다. ‘和’자는 《廣韻》에서 ‘戶戈切’로 읽었고, 匣의 聲母(옛날에는 群母에 속하였음), 合口呼, 歌의 韻母에 해당되었으며, 古音은 [g^wa]로 읽을 수 있기 때문에, 音韻原理로 분석하자면 옛 ‘羸’자는 하나의 言語記錄 단위로써, 처음에 대표하였던 발음과 의미는 上古時代나 原始的인 中國語에 원래 있었던 語根에서 나왔을 것이다.

여기서 반드시 언급해야 할 것은 앞에서 소개한 그림 1에 보이는 ‘羸’자의 몇 가지 例

17) 任繼昉 教授는 語群의 분류에 비교적 詳細하였는데, 여기서 몇 가지의 例를 들어보면, 둥근 植物을 나타내는 것 : 果裸, 栝樓, 瓠蓼, 屈龍, 果墮, 活脫, 弧毒 등 ; 굽고 짧은 動物을 나타내는 것 : 螺羸, 果羸, 蛭蝮, 渠略, 蚘羸, 蝮蝮, 科鬥, 活東, 蛭蟬 등 ; 둥글고 굽은 器物을 나타내는 것 : 轂輪, 轂輓, 骨董, 瓜產, 拘簍, 輞輓, 渠答, 輞輓, 蓬猷 등이 있다. 그의 저서인 《漢語語源學》, 28쪽~32쪽, 重慶出版社, 1992年을 참고할 것.

18) 殷孟倫, <《果裸轉語記》疏證敘說>, 《子雲鄉人類稿》 256쪽~266쪽에 실림, 齊魯書社, 1985年.

및 그림 4와 그림 5에 보이는 羸와 관련된 造型은 현재까지 대부분 일반적으로 여전히 舊說을 답습하고 있는데, 특히 그림 4와 그림 5에 보이는 몇 가지 例는 대부분의 학자들이 그것을 龍 모양으로 해석하는 데 더욱 익숙해져 있다. 그러나 古文字 학자들이 이미 ‘羸’자와 ‘龍’자를 두 개의 서로 다른 發展體系로 구별한 이상, 그림 4에 보이는 이미지는 羸의 모양으로 해석해야 하고, 그림 5에 보이는 이미지도 원시적인 羸의 모양으로 해석해야 옳을 것이다.

옛 ‘龍’자의 字形과 華夏의 龍 造型은 그 근원이 일관되어 후대 사람들에게 비교적 익숙해져 있는데, 특히 최근 십여 년 동안에 발견된 고고학의 성과를 바탕으로 우리는 商周文化 및 商周時代 青銅器의 紋樣에 보이는 龍의 모습을 6400년 전의 仰韶文化에 속했던 河南省 濮陽市의 蚌塑龍으로 거슬러 올라갈 수 있다. 濮陽市 西水坡 유적지의 發掘報告에 의하면, 西水坡 유적지에서는 총 세 마리의 조개껍질로 만든 蚌塑龍이 발견되었는데, 그중에서 가장 긴 한 마리는 1987년 한여름에 발굴된 제45호 大墓에서 발견되었다. 아래의 그림 6에 보이는 것처럼, 이 蚌塑龍은 무덤주인의 서쪽에 놓여있었고, 蚌塑虎와는 한 쌍이며, 龍과 호랑이의 머리는 북쪽을 향하고 있고, 龍의 길이는 1.78m, 높이는 0.67m이며, 龍의 머리는 악어와 비슷하고, 머리를 쳐들고 눈을 부릅뜨고 있으며, 긴 입술과 큰 입, 혀는 약간 빠져나왔다. 몸체는 가늘고 길며 약간 구부러져 弓形을 띠고 있고, 위아래로 각각 다섯 발가락을 가진 짧은 다리를 모두 앞으로 뻗고 있으며, 긴 꼬리에 꼬리 끝은 갈라져 손바닥 모양을 하고 있다.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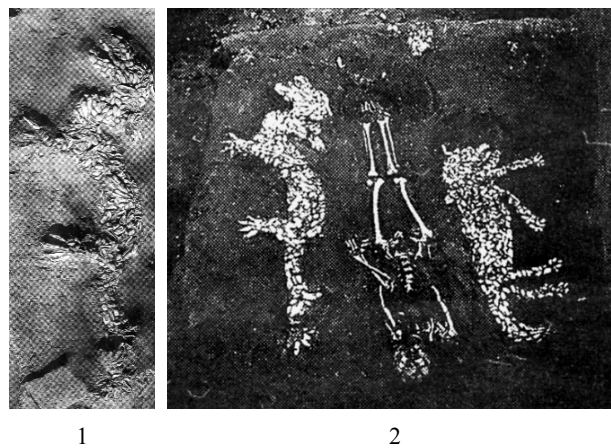


그림 6

濮陽市 蚌塑龍의 발견에 이어 1994년에는 고고학자들이 遼寧省 阜新縣 沙拉鄉 查海 유적지에서 지금으로부터 약 8000년 전의 龍 모양의 돌무더기 圖案을 새로 발견하였고,

19) 濮陽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濮陽市博物館, 濮陽市文物工作隊, <濮陽西水坡遺址試掘簡報>, 《中原文物》, 第1期, 1988年; 또한 《龍鄉尋根》의 속표지 사진을 참고할 것,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6年.

1993년에는 湖北省 黃梅縣 白湖鄉 焦墩 유적지에서 지금으로부터 약 6000년 전의 조약돌로 만든 龍을 발견하였으며, 최근에는 浙江省 諸暨市 樓家橋村 新石器時代 초기 유적지에서 출토된 토기그릇의 외벽에서 6000년 전의 龍 모양의 刻畫 이미지를 발견하였다.²⁰⁾ 새롭게 발견된 이러한 원시적인 龍의 모양은 바로 華夏 龍의 原型으로, 비록 구체적인 形態 및 지역적이고 시대적인 差異는 약간 존재하지만, 後代에 보이는 中華龍의 기본적인 造型特徵과 대체로 符合하는 편이다. 그리고 2000년 여름에는 河南省 魯山縣의 文物考古 종사자들이 한 달여의 實地調查를 통해 昭平臺 저수지 西南쪽에 위치한 二龍崗의 黃土嶺(예전에 이곳은 沙河의 水路였음)에서 東周時期에 해당하는 땅에 그린 한 마리의 大型 土龍을 다시 발견하였다.

魯山縣에서 발견된 땅에 그린 土龍의 출토상황 및 관련 자료는 魯山縣 文物管理所의 張懷發 소장이 이미 2001년에 新聞記事를 통해 소개한 적이 있는데,²¹⁾ 최근에 筆者는 張懷發 소장에게 직접 관련내용을 전해들을 수 있었다. 이 龍의 造型은 鳥類의 鬚, 짐승의 鬚, 구렁이의 몸, 물고기 꼬리의 모양을 하고 있고; 龍의 머리는 동쪽을 향하고, 꼬리는 서쪽을 향하고 있으며, 직선길이는 32m이지만 굴곡까지 계산하면 몸길이는 36m 이상이며; 龍의 몸체에서 굽은 곳은 2m, 가는 곳은 0.4m(아래의 그림 7·1을 참조할 것)이고; 땅에 그린 이 龍의 아래쪽 대략 8m지점에는 다시 하나의 圓形圖案이 그려져 있는데, 지름은 4m이고 太陽을 상징하고 있으며(아래의 그림 7·2를 참조할 것); 龍과 太陽紋樣의 왼쪽(동쪽방향) 에는 다시 반달모양의 圖案(반달의 가운데는 불룩하게  모양으로 되어있음)이 있는데, 달을 상징하고 있으며(산봉우리를 상징할 수도 있음), 그 지름은 10m이다. 땅에 그린 이 大型 土龍의 創作은 먼저 龍, 太陽, 달의 平面圖案 아래에 각각 1m 남짓한 깊이의 구덩이를 파서 黃土를 걷어낸 후 彩色土를 메워 단단히 다져두었는데, 이 땅 그림의 組合圖案은 龍은 붉은 흙이고, 太陽과 달은 흰 흙으로 되어있다. 또한 주먹크기의 둥근

20) <成績斐然的田野考古工作> (遼寧五十年考古收穫專版), <中國文物報> 1999年 8月 29日에 게재되었고; 또한 <中國文物報> 1995年 3月 19日에 실린 <查海遺址發掘再獲重大成果>라는 기사에서 查海 유적지에 보이는 붉은 돌무더기의 龍 모양은 “길이가 19.7m, 폭은 1.8m-2m로, 巨龍이 머리를 쳐들고 입을 벌리고 있고, 굽은 몸과 휘어진 등, 꼬리부분은 보일락 말락 하여 사람들에게 날아오는 느낌을 준다.”라고 하였으며; <中國文物報> 1993年 8月 22日에 실린 陳樹祥의 <黃梅發現新石器時代卵石擺塑巨龍>이라는 기사에 실린 묘사에 따르면, 黃梅縣에서 발견된 龍 모양은 “길이가 4.46m이고, 龍의 머리는 소의 머리와 같으며, 머리는 쳐들고 목은 굽히고 있고, 외뿔은 위로 솟았으며, 입은 벌리고 혀는 내밀고 있으며, 등지느러미는 약간 벌리고 있고, 배아래 두 다리가 있는데 앞다리는 약간 굽혔고 뒷다리는 날카로운 발톱만 보인다.”라고 하였고; 또한 <中國文物報> 2000年 1月 23日에 실린 <浙江發現6000年前的“龍”>이라는 기사에서는 復原한 龍 모양에 대해 “머리는 짐승처럼 둥근 눈동자, 긴 뿔(귀?), 튀어나온 입술과 커다란 입을 가지고 있고; 몸통은 파충류와 같이 긴 몸통, 네 발, 끌리는 꼬리를 가지고 있는데, 뛰어오르려는 모습으로 윤곽선이 매끄러워 마치 살아있는 듯하다.”라고 묘사하고 있다.

21) 張懷發, <魯山龍圖與墨城>, 蕭魯陽 主編의 《中原墨學研究》에 실림,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1年. 본문의 그림 7은 張懷發 소장이 제공한 사진으로 골랐는데, 여기서 삼가 감사의 뜻을 표한다.

돌을 龍, 太陽, 달 사이의 여러 곳에 박아 두고 있는데, 이것은 별을 상징하고 있다.

2000년 초여름의 큰 가뭄으로 인해 줄곧 물속에 잠겨 있던 땅에 그린 이 大型 土龍이 마침내 모습을 드러내게 되었는데, 다행히 考古學者들이 여러 차례의 現場發掘을 통해 標本을 취득하였을 뿐만 아니라, 또한 實際比率에 따라 땅에 그린 이 土龍의 全貌도 측량하여 그려낼 수 있었다. 문헌기록에 의하면, 이곳은 일찍이 夏나라 禦龍氏 劉累의 故邑이었는데,²²⁾ 땅에 그린 이 土龍의 再現은 고대 魯山縣 거주민들의 龍崇拜 풍습을 한 편으로 잘 반영하고 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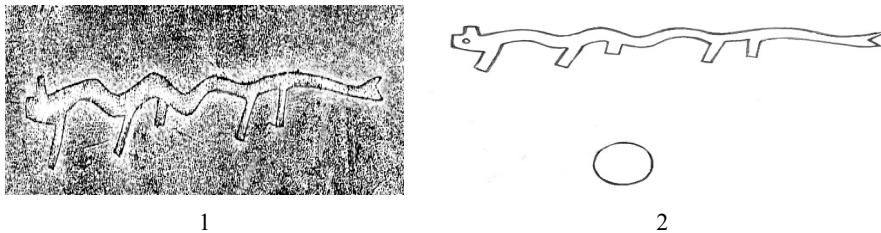


그림 7

대량의 초기 實物資料를 통해서 先史時代 이래로 華夏의 龍은 자신만의 造型的인 특징과 文化的인 의미를 유지해 왔음을 알 수 있는데, 특히 龍은 짐승의 四肢, 蟒蛇類의 구불구불한 긴 몸집(일반적으로 S형이나 弓形임), 鳥類의 발톱 등의 부위에서 모두 ‘羸’의 형태와는 현저히 달랐다. 다시 兩者의 神秘로운 특징에 대해서 比較하자면, 羸는 祥瑞로운 靈物의 하나로서 그 신비로운 능력은 사람을 轉禍爲福하게 하지만, 龍은 사람의 崇拜를 받는 神物로서, 위로는 하늘로 날아올라갈 수 있고, 아래로는 연못에 잠길 수도 있기 때문에, 그 신비로운 능력은 주로 구름을 일으켜 비를 내리게 하는 데에 있었다. 《說文解字》十一下的 龍部에 보이는 ‘龍’자에 대해서 許慎이 해석하기를, “ 羸 은 비늘을 가진 동물의 으뜸이다. 능히 어둡게 하고 밝게 할 수 있으며, 능히 가늘어지고 굵어질 수 있고, 능히 짧아지고 길어질 수 있다. 春分 때에는 하늘에 오르고, 秋分 때에는 연못에 잠긴다.”라고 하였고, 《淮南子·地形》에 보이는 ‘土龍致雨’라는 구절에 대해서 許慎은, “湯임금이 가뭄을 당하여 土龍으로 모양을 만드니, 구름이 龍을 쫓았다.”라고 하였다.²³⁾ 그리고

22) 劉累의 龍 길들이기 및 魯山縣으로의 移住와 관련된 典故는 《左傳》, 《史記·夏本紀》, 《竹書紀年》 등의 古籍에 보이는데, 예를 들어 《左傳·昭公廿九年》의 기록에는 “有陶唐氏既衰, 其後有劉累, 學擾龍於豢龍氏, 以事孔甲, 能飲食之. 夏後嘉之, 賜氏曰禦龍, 以更豕韋之後. 龍一雌死, 潛醢以食夏後. 夏後饗之, 既而使求之, 懼而遷於魯縣, 範氏其後也.”라고 되어있고, 또한 今本 《竹書紀年·帝孔甲》의 기록에는 “七年, 劉累遷于魯陽.”이라고 되어있다.

23) 許慎의 원래 註解는 宋나라 말기에 이미 亡佚되었는데, 여기에 보이는 註解는 후대에 자주 인용하고 있는 宋나라의 《太平御覽》 卷十一, 《初學記》 卷二, 《事物紀原》 卷十 등의 文獻에 실려있고, 또한 淸나라의 孫馮翼이 輯錄한 許慎의 《淮南子注》 및 漢나라 高誘의 《淮南子注》에도 동일한 내용의 註解가 실려 있다.

殷墟에서 출토된 甲骨卜辭에는 商나라의 왕이 土龍으로 비를 祈願하는 占卜紀錄이 있는데, 이에 대해 裘錫圭 教授는 일찍이 논문을 발표하기도 하였다.²⁴⁾ 그 외에도 漢唐時代부터 明清時代까지 후대의 傳來文獻에도 큰 가뭄이 들면 土龍을 만들어 비를 祈願했다는 기록이 많이 보이는데, 최근에 魯山縣 二龍崗에서 새로 발견된 땅에 그려진 土龍은 商湯時代의 비를 祈願하던 풍습의 계승과 발전이자, 역대로 내려오던 土龍製作의 遺風을 반영한 보기 드문 實例라고 할 수 있다.

그리고 羸와 龍은 造型과 신비로운 능력에서 비록 서로 조금씩 달랐지만, 이 두 종류의 신비로운 동물은 여전히 깊은 관련이 있다. 앞서서도 이미 언급한 것과 같이, 羸는 후대에 보이는 蟠螭의 原形인데, 蟠은 구불구불하다는 뜻을 나타내고 있고,²⁵⁾ 螭는 龍의 모습과 비슷하다고 여겼는데, 古書에는 ‘蟠龍’이라고도 하였다.²⁶⁾ ‘螭’자는 《說文解字》 十三上의 虫部에 보이는데, 許慎이 해석하기를, “ 螭 는 龍과 같고 黃色인데, 北方에서는 地螭라고 일컫는다. 虫을 따르고 離(離)는 聲符이다. 어떤 이는 ‘뿔이 없는 것을 螭라고 한다.’”라고 하였다. 청나라의 桂馥이 지은 《說文解字 義證》에서 이르기를, “《廣雅》에서는 ‘뿔이 없는 것을 盈龍이라고 한다.’”라고 하였고, 《玉篇》에서는 ‘蛇는 지금의 螭이다.’”라고 하였는데, ‘螭’자는 《廣韻》에서 ‘醜知切’로 읽었고, 옛날에는 透의 聲母, 歌部에 속하였으며, 그 음은 [tʰa]로 읽었다. 그리고 ‘螭’자의 聲符인 離(離)는 옛날에는 來의 聲母, 歌部에 속하였고, ‘螭’자의 異體字인 蛇는 它(옛 ‘蛇’자임)를 따르고 多가 聲符인데, 多是 옛날에는 端의 聲母, 歌部에 속하였다. 따라서 이 글자들의 古音은 모두 來의 聲母, 歌部에 속하는 ‘羸’자와 동일한 韻母이고, 聲母는 端系の 舌音이었다. 이처럼 ‘螭’자와 ‘羸’자는 古音이 매우 흡사하여 ‘螭’자는 아마도 ‘羸’자의 後代字일 가능성이 많은데, 周秦時期에 蟠螭形象의 발전 및 그 개념의 慣行에 따라 후대의 ‘螭’자가 옛 ‘羸’자를 대체하게 되었을 것이다.

■ 번역 : 趙容俊(中國 人民大學 歷史學院 助教授)

24) 裘錫圭, <說卜辭的焚巫尪與作土龍>, 胡厚宣 主編의 《甲骨文與殷商史》에 실림,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 또한 裘錫圭, 《古文字論集》, 中華書局, 1992年에도 실려 있다.

25) 《春秋緯.文耀鉤》의 기록을 보면, “楚立唐氏以爲史官, 蒼雲如霓, 圍軫七蟠.”이라고 되어있는데, 여기서 ‘蟠’자는 이러한 의미로 쓰이고 있다.

26) 《淮南子.本經》에는 “寢兕伏虛, 蟠龍連組, 煜煜錯眩, 照耀輝煌.”이라고 되어있다.

[주제발표 1]

《中庸》,《表記》,《坊記》,《緇衣》是否取自《子思子》?

一再探楚簡本《緇衣》的意義

西山 尚志

(日本 埼玉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 副教授)

1. 前言
2. 漢代的《子思(子)》與子思作書說
3. 從六朝到北宋的《子思(子)》與子思作書說
4. 南宋以後的《子思(子)》
5. 傳世文獻所引《子思子》與楚簡本《緇衣》的比較
6. 結語

〈論文摘要〉

《子思子》,《隋書·音樂志上》引梁沈約說:“《中庸》,《表記》,《防(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楚簡本《緇衣》發現後,許多學者根據沈約說提出楚簡本《緇衣》是子思學派或思孟學派的文獻。但本文整理《子思子》的流傳來歷,來探討《子思子》與《禮記》四篇的關係,並參考楚簡本《緇衣》,結果提出,七卷本《子思子》正是取自《禮記·緇衣》,《淮南子·繆稱》等編輯而成的。

关键词:《子思子》,《禮記·緇衣》,郭店楚簡,上博楚簡

1. 前言

1993年10月,所謂“郭店楚簡”發現於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郭店楚簡《緇衣》是其中出土文獻之一。雖然有些文句差異,但郭店楚簡《緇衣》基本上是可以與《禮記·緇衣》相對照的出土文獻。隨後,1994年在香港古董市場上發現了所謂“上博楚簡”。上海博物

館購入後，2001年11月出版了《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第一卷，其中收入上博楚簡《緇衣》。郭店本和上博本《緇衣》在內容上基本相同¹⁾。

這兩種楚簡本《緇衣》的發現，給我們提供了探討《緇衣》原貌的線索。楚簡本《緇衣》發現的影響還不僅此而已，《子思子》也因之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關注。關於《子思子》，《隋書·音樂志上》所引梁沈約之說：

案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捃拾溝渠牆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爲禮，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防(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

明言《禮記》的《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本文略稱“《禮記》四篇”)取自《子思子》。楚簡本《緇衣》發現之後，許多學者根據沈約之言提出楚簡本《緇衣》是子思學派的文獻。譬如，李學勤先生認爲：

郭店簡這些儒書究竟屬於儒家的哪一支派呢？我以爲是子思一派，簡中《緇衣》等的六篇應歸於《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子思子》。《緇衣》取自《子思子》，見於《隋書·音樂志》所引沈約的話。《意林》徵引《子思子》，兩條見於《緇衣》，足爲證明。……²⁾

另外，廖名春先生認爲：

《緇衣》確實出於《子思子》，與子思及其學派確實有很深的關係。它是後來才被收入《禮記》的。楚簡《緇衣》較《禮記·緇衣》更接近故書原貌，從來源上看，一點也不值得奇怪。³⁾

由此可見，李學勤，廖名春先生不僅贊同“《緇衣》取自《子思子》”之說，而且提出《緇衣》與子思及其學派很有深的關係。楚簡本《緇衣》發現之前，支持沈約說的學者有錢大昕⁴⁾，黃以周⁵⁾，簡朝亮⁶⁾，梁啟超⁷⁾，蔣伯潛⁸⁾，鐘肇鵬⁹⁾，李學勤¹⁰⁾等。武內義雄

1) 各文本的《緇衣》參考了以下資料：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通行本《禮記·緇衣》以嘉慶末年阮元校刻本《十三經注疏》爲底本。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名爲《紉衣》，但是本文爲了方便起見，稱作《緇衣》。

2) 李學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發現》，《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15頁。

3) 廖名春《荊門郭店楚簡與先秦儒學》，《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42頁。

4)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三十三《隋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

5) 參見黃以周輯解《子思子》的序文。

6) 簡朝亮《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四卷》，《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932冊所收，上海古籍出版社藏影印。

7) 梁啟超《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飲冰室合集》第10冊，中華書局，1989年。

先生的代表性著作《易と中庸の研究》也是以這沈約之說為出發點展開研究的¹¹⁾。

楚簡本《緇衣》發現後，支持沈約說的學者有姜廣輝¹²⁾，劉建國¹³⁾，楊朝明¹⁴⁾，李啟謙¹⁵⁾，淺野裕一¹⁶⁾，李健勝¹⁷⁾，梁濤¹⁸⁾，王鏢¹⁹⁾等，不勝枚舉。與此相反，楚簡本發現後仍不支持沈約說的學者有王力波²⁰⁾等，但並不多。

《禮記》四篇是否是取自《子思子》的文獻？楚簡本的發現是否加強了沈約說？這些問題，是兩種楚簡《緇衣》，《禮記》四篇，《子思子》的文獻流傳與思想研究上非常重要的問題。因此，本文將參考上文所舉的楚簡本《緇衣》，通過整理《子思子》的流傳來歷，來探討《子思子》與《禮記》四篇的關係。

2. 漢代的《子思(子)》與子思作書說

本節調查漢代的《子思(子)》與子思作書說。先秦文獻中沒有《子思(子)》與子思作書說的記載。漢代的文獻中，子思作書說可見於《史記·孔子世家》：

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子思》之書名可見於《漢書·藝文志》：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為魯繆公師。

《經典釋文·禮記音義》所引鄭玄言：

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

另外，《毛詩·周頌·維天之命》孔穎達疏所引鄭玄《詩譜》：

8) 蔣伯潛《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

9) 鐘肇鵬《孔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2版，1990年2月。

10) 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長春出版社，1992年7月。

11) 武內義雄《易と中庸の研究》，日本：岩波書店，1943年，《武內義雄全集》第三卷所收。

12) 姜廣輝《郭店楚簡與〈子思子〉——兼談郭店楚簡的思想史上意義》，《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

13) 劉建國《先秦偽書辨正》，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

14) 楊朝明《上博楚簡〈從政〉篇與〈子思子〉》，黃懷信，李景明主編《儒家文獻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12月。

15) 李啟謙《子思及〈中庸〉研究》，楊朝明，修建軍主編《孔子與孔門弟子研究》，齊魯書社，2004年12月。

16) 淺野裕一《戰國楚簡研究》，臺灣：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2月。

17) 李健勝《〈子思子〉的內容考釋》，《青海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哲學社會科學版。

18) 梁濤《子思〈緇衣〉，〈表記〉，〈坊記〉思想試探》，《簡帛研究網》，2006年5月26日。

19) 王鏢《禮記成書考》，南京師範大學古典文獻研究叢刊，中華書局，2007年3月。

20) 王力波《郭店楚簡〈緇衣〉研究》，時代文藝出版社，2006年1月。

子思論《詩》，“於穆不已”。

“於穆不已”之句可見於《禮記·中庸》。需要注意的是，既然用作動詞的“論”，此文中的“子思”並不是書名，而是人名。

總結以上的例子，對漢代的子思作書說與《子思(子)》可以導出如下兩點結論。

① 漢代廣泛認為《中庸》是子思之作。但是漢代的文獻中沒有找到《禮記》表記，坊記，緇衣與子思有關係的證據。

② 漢代的文獻中沒有引用《子思(子)》的文章。

由此可說，如《漢志》所載的漢代的“《子思》”，未必包含《表記》，《坊記》，《緇衣》。由此可以推論，雖然漢代廣泛認為《中庸》是子思之作，但是當時沒人提到子思與《表記》，《坊記》，《緇衣》的關係。下文調查從六朝到北宋的《子思(子)》與子思作書說。

3. 從六朝到北宋的《子思(子)》與子思作書說

3.1. 重見於《禮記》四篇的《子思(子)》與子思作書說

從六朝到北宋，正史目錄中的《子思子》，《隋書·經籍志》有：“《子思子》七卷”，《舊唐書·經籍志》有：“《子思子》八卷”，《新唐書·藝文志》有：“《子思子》七卷”。

六朝時期的子思作書說，《孔叢子·居衛》：

……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其內容與漢代所說的“子思作《中庸》”相同。如上所舉，《隋書·音樂志》所引沈約之言有：

案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捃拾溝渠牆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爲禮，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防(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

由此可見，《禮記》四篇取自《子思子》的說法，到了六朝後期才出現。“典章滅絕”指的是秦代的“焚書”。需要注意的是，沈約的說法是在秦焚書之後約700年才出現。

另一方面，關於《緇衣》的作者，與沈約大致同時期的劉瓛說：“公孫尼子所作也”(《經典釋文·禮記音義·緇衣》所引)。另外，唐初孔穎達《禮記正義·序》，《經典釋

文·序》亦認為《中庸》是子思之作，《緇衣》是公孫尼子之作。

從六朝到北宋時期的傳世文獻所引《子思(子)》中，與《禮記》四篇有關的文章如下：

(1) 基於梁庾仲容《子鈔》編輯的唐馬總《意林》所引《子思子》七卷：

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

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禮記·表記》：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2) 《意林》所引《子思子》七卷：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也。

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禮記·緇衣》(詳後述)。《意林》所引《子思子》七卷共有十條，其中上記二條與《禮記》四篇有關，其他的八條與《禮記》四篇無關。

(3) 《文選》卷二十四李善注所引《子思子》：

《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

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禮記·緇衣》(詳後述)。

(4) 《文選》卷五十一李善注所引《子思子》：

《子思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

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禮記·緇衣》(詳後述)。

(5) 《後漢書·朱樂何列傳》“故率性而行，謂之道”的李賢注：

率，循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

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禮記·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6) 對於《史記·高祖本紀》中“小人以鬼”的“鬼”字，《史記索隱》：

……然此語本出《子思子》，見今《禮·表記》，作“薄”，……

雖然《史記索隱》說“見今《禮·表記》”，但《禮記·表記》沒有相同的文章。筆者認為，當是《禮記·禮運》“小人以薄”之誤。

(7) 對於《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史記索隱》：

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記·中庸》篇。

與此文類似表達可見於《禮記·中庸》：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6) 與 (7) 是司馬貞《史記索隱》中的例子。從(6)與(7)的表達來看，司馬貞的看法與沈約相近，很可能司馬貞也認為《禮記》四篇取自《子思子》。

(8)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引《子思子》：

《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與此文類似表達可見於《禮記·表記》：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餞。’”

綜上所述，可以導出如下三點。

① 從隋到北宋的《子思子》，除《舊唐書·經籍志》作“八卷”之外，《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馬總《意林》所引《子思子》都是“七卷”，這些著錄與《漢志》的“《子思》二十三篇”比起來，它們在書名與卷數有一定的一致性，但與《漢志》所錄却不盡相同。《舊唐書·經籍志》的八卷本，或許是包括序文的卷數。

② 從六朝到北宋的傳世文獻中所引《子思(子)》，類似的文章亦可見於《禮記》的

《中庸》，《表記》，《緇衣》篇。這看似與沈約所述“《中庸》，《表記》，《防(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大體一致。雖然這一時期文獻引用《子思(子)》沒有與《坊記》文句相似的例子，但是從上文所舉的例子來看，《坊記》也可以說是《子思子》的一部分²¹⁾。

③ 對於《緇衣》的作者，與沈約大致同時期的劉瓛說“公孫尼子所作也”。此說亦可見於唐初極有權威的《禮記正義·序》與《經典釋文·序》。說明從六朝末期到唐初時期，《禮記》四篇取自《子思子》之說尚未被人廣泛認識。

3.2. 不見於《禮記》四篇的《子思(子)》

下文列舉從六朝到北宋時期不見於《禮記》四篇的《子思(子)》。

(9)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三所引王肅《聖證論》：

《聖證論》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軻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孟子》：“孟子字未聞。……”的原注引此文：

《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

有意思的是，王肅《聖證論》所引用的《子思書》有“孟子居”之名。如果“孟子居”指的是孟軻的話，《聖證論》所引《子思書》應該是孟子之後的作品。順便指出，“孟子居”之名不見於現存的《禮記》四篇。

(10) 《通典》第九十一：

按魏尚書郎武竺有同母異父昆弟之喪，以訪王肅。肅據《子思書》曰：“言氏之子，達於禮乎。繼父同居服周，則子宜大功也。”

類似內容可見於《儀禮·喪服》：

繼父同居者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21) 關於唐代的《子思子》不引《坊記》的情況，武內義雄先生提出：“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從其他三篇的例子類推，可以說《坊記》也是《子思子》之一篇。”武內義雄《易と中庸の研究》，日本：岩波書店，1943年，《武內義雄全集》第三卷所收。

(11) 虞世南撰《北堂書鈔》卷一百六“情樂而歌”條：

《子思》云：“情哀而歌，歌弗信矣。其絃則是，其聲則非也。”

類似的文章可見於《淮南子·繆稱》：

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

《淮南子·繆稱》不爲子思子之言，而爲孔子之言。

(12) 《藝文類聚》卷六十九所引《子思子》：

《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也。”

《太平御覽》卷七百九引《子思子》：

《子思子》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

但是，與此文類似表達可見於《淮南子·繆稱》：

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陞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

《太平御覽》卷八十一所引《淮南子》：

又(《淮南子》)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

《孔子家語·王言》：

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藝文類聚》卷六十九：

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皋繇，不下席而天下治。”

《北堂書鈔》卷十五：

不降席而天下治。

《北堂書鈔》孔廣陶注指出“《子思子》○今案，《御覽》八十一引《淮南子》亦有此文。”但需要注意的是，孔廣陶是清代後期的人物。

(13) 《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李賢注：

《慎子》曰：“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子思子》、《商君書》並載，其詞略同。

與此文類似表達可見於《呂氏春秋·慎勢》：

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呂氏春秋·慎勢》將此文爲慎子之言。另外，《意林》所引《慎子》十二卷：

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

《太平御覽》卷九百七：

《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視。非不欲得，分定不爭也。”

由此可知，《意林》與《太平御覽》引用《慎子》。另外，如《後漢書》李賢注所指出，幾乎相同的文章可見於《商君書·定分》：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騶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貧盜不取。

此文亦見於《群書治要》所引《商君子·定分》。另外，類似的文章可見於《說苑·建本》：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

《三國志·袁紹傳》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

《金樓子·立言下》：

一兔走街，萬夫爭之，由未定也。積兔滿市，過者不顧，非不欲兔，分已定矣，雖鄙人不爭。故治國存乎定分而已。

《尹文子·大道上》：

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

(14) 《初學記·帝王部》卷九所引《子思子》：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

與此文類似的表達，《淮南子·繆稱》：

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耨餘糧宿諸畝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

南宋初期的羅泌《路史·東戶氏》：

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餽，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

(15) 馬總《意林》所引《子思子》七卷：

慈父能食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悅人，不能使人必悅。

此文在古典文獻中沒有類似的表達。

(16) 《意林》所引《子思子》七卷：

國有道，以義率身；無道，以身率義，苟息是也。

與此文比較類似的表達可見於《淮南子·繆稱》：

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閭張掖而受刃，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

《文子·符言》：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

《文子·符言》以此文爲老子之言。

(17) 《意林》所引《子思子》七卷：

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

《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民遷如化。”

與此文類似的文章可見於《後漢書·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

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

《後漢書》李賢注：

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偽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

《後漢書》李賢注指出當時的《子思子》含有“累德篇”。類似表達亦見於《徐幹中論·貴驗》：

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

以此文爲子思之言(不是引用書名)。但是類似表達亦見於《淮南子·繆稱》：

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

《文子·精誠》以此文爲老子之言：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譟呼。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

《舊唐書》《魏徵列傳》與《魏元忠列傳》各有一條：

《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

《新唐書·魏徵列傳》：

傳曰：“……。”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

另外，《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人事部引《說苑》：

《說苑》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觀，勸梁君止。鴈群駭，梁君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吾昔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以人祠乃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今主君以白鴈故而欲殺之，無異於’

狼虎。梁君援其首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獨得善言。’”《子思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

此“子思子”的說話內容不合於此文。另外，“梁君出獵”的故事可見於《藝文類聚》卷六十六，卷一百，《困學紀聞·諸子》所引《莊子》（通行本《莊子》中不見此文），《新序·雜事》，但其中沒有“子思子”的說話。筆者認為，這《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中的“子思子”的說話，應該與“梁君出獵”分開，換行而看作《子思子》的引用文。

(18) 《意林》所引《子思子》七卷：

終年爲車，無一尺之軫，則不可馳。

《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三所引《子思子》：

《子思子》曰：“終年爲車，無一尺之軾，則不可以馳。”

類似的表達可見於《淮南子·繆稱》：

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鐙，不可以驅馳。

(19) 《意林》所引《子思子》七卷：

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六：

《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類似的表達，可見於《淮南子·繆稱》：

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

《太平御覽》卷九八三所引《淮南子》：

《淮南子》曰：“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精不相與往來也。”

(20) 《意林》所引《子思子》七卷：

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葉茂，本枯則葉凋。

與此文類似的表達，亦見於《淮南子·繆稱》：

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

《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所引《淮南子》：

《淮南子》曰：“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善，枝葉茂者，未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

《文子·微明》以此文為老子之言：

老子曰：“……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21) 《意林》所引《子思子》七卷：

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者薄於行。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入其門也。

《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五引《子思子》：

《子思子》曰：“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

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孔子家語·好生》：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黃以周輯本《子思子》七卷自注指出：“舊本誤與上連節，今正之。《御覽》五百六十五引上二句”。還有，《孔子家語·好生》以此文為孔子的發言。

(22) 《意林》所引《子思子》七卷：

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說苑·談叢》：

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孔子家語·好生》以此文為孔子對子路的發言：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慙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不從已。”

(23)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六引《子思子》：

《子思子》曰：“中行穆伯手搏虎。”

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淮南子·繆稱》：

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一所引《淮南子》：

《淮南子》曰：“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

(24) 《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引《子思子》：

又(《子思子》)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韋子珮；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一：

《莊子》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韋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同樣《太平御覽》中，一個引自《子思子》，另一個引自《莊子》。此文，今本《莊子》中不見。黃以周輯解《子思子》七卷指出該句：“《困學紀聞》十以爲《莊子》逸文。”如黃以周亦指出，《困學紀聞》翁元圻注指出：“今本《御覽》誤入《子思子》之下”。所以《太平御覽》所引《子思子》，可疑。

(25)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引《子思子》：

又(《子思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正冠，蹠履杖藜，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而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莊子·讓王》：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十三引《莊子》：

《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匡坐而弦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五引《莊子》：

《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乘木爲樞而甕牖，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韓詩外傳》卷一：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新序·節士》：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以爲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屨，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26) 《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子思》：

《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知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孔叢子·抗志》：

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夫

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資治通鑑》卷一安王二十五年：

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孔叢子·抗志》與《資治通鑑》引用的“子思”不是書名，而是人名。

(27) 《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五引《子思子》：

《子思子》曰：“管仲饋錦也，雖惡而登朝；子產練紫也，雖美而不尊。”

《太平御覽》注有：“孔子家語”，但《孔子家語》不見此文。恐如黃以周輯《子思子》七卷已指出，《太平御覽》注誤。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淮南子·繆稱》：

故筮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

《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五：

《淮南子》曰：“管仲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帛也，美而不尊。”

《太平御覽》所引的《子思子》與《淮南子》，互相鄰接的文章。

(28)《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二：

《子思子》曰：“謂狐爲狸者，非直不知狸也，忽得狐，復失狸者也。”

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淮南子·繆稱》：

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

通過調查六朝到北宋時期古典文獻中引用《子思(子)》(《禮記》四篇無關的)，可以指出如下：

① (24)的引用《子思子》，很可能是錯誤。

② 從(9)到(28)的19個例子中，只有(15)的類似表達不見於古典文獻。但是大部分例子的類似表達可見於古典文獻《淮南子·繆稱》，《文子》，《孔子家語》等。

③ 類似表現頻率超群的是《淮南子·繆稱》(共有10例)。類似表達頻率,《文子》次於《淮南子·繆稱》。衆所周知,今本《文子》是多取《淮南子》而成的文獻²²⁾。從而類似表達多見於《文子》,是必然的結果。

④ 王肅所舉《子思書》((9), (10))的內容不見於《禮記》四篇,《淮南子·繆稱》,《文子》,《孔子家語·好生》等,書名也與《子思子》,《子思》有所不同。這很可能表示,王肅所舉《子思書》區別於六朝後期之後出現的《子思(子)》。

下文總結從六朝到北宋時期的《子思(子)》。結論而言,從六朝後期到北宋時期存在的《子思子》七卷(或八卷),當是六朝後期編輯《禮記》四篇,《淮南子·繆稱》等而成的(以下,本文稱謂“七卷本《子思子》”)。

《漢書·藝文志》中有“《子思》二十三篇”,但是《漢志》的著錄與後代的《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馬總《意林》中的“《子思子》七卷”,《舊唐書·經籍志》中的“《子思子》八卷”比起來,書名,卷數大有不同。從這一點上也不能確定把後代的七卷本《子思子》看做《漢志》所錄的《子思》二十三篇。

另外,六朝後期以後的《子思子》之內容,亦重見於《禮記》四篇,《淮南子·繆稱》,《文子》,《孔子家語》等。但漢代只有“子思作《中庸》”說,魏晉時期的王肅所舉《子思書》的內容不見於《禮記》四篇,《淮南子·繆稱》,《文子》,《孔子家語》等。由此可知,漢代的《子思》二十三篇與六朝後期以後的《子思子》並不相同,在成書過程和流傳中有斷絕。

《漢志》中有“《子思》二十三篇”,從先秦到漢代的文獻不引用此書。但是六朝後期以後,引用《子思(子)》的例子急劇增多。這表示,七卷本《子思子》當編輯於六朝後期。

關於《緇衣》的作者,與沈約大致同時期的劉瓛說:“公孫尼子所作也”。《禮記正義·序》,《經典釋文·序》亦與此說相同。這表明,六朝後期編輯的七卷本《子思子》,從六朝後期到唐初尚未被人廣泛認識。

譬如(17)的文章,從漢代到六朝時期文獻中的發話者很是模糊。《淮南子·繆稱》是敘述文,三國魏《徐幹中論》爲“子思曰”,六朝宋代成書的《後漢書》爲“語曰”,《文子》爲“老子曰”,但是到了唐代之後,馬總《意林》,《後漢書》李賢注,《太平御覽》皆引自《子思子》。筆者認爲,這表示七卷本《子思子》編輯於六朝後期(筆者懷疑,因爲《徐幹中論》爲“子思曰”,所以後來七卷本《子思子》的作者把此文編入《子思子》中)。

22) 據丁原植《文子新論》中的自序,《文子》四萬字中,四分之三可見於《淮南子》。丁原植《文子新論》,臺灣: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10月。

4. 南宋以後的《子思(子)》

本節探討南宋以後的《子思(子)》。最後本節得到的結論是，南宋以後的《子思(子)》與之前的七卷本《子思子》在文本流傳上有斷絕的可能性高。

南宋以後的正史書籍目錄，《宋史·藝文志》中有“《子思子》七卷”。正史以外，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總論·儒家類》中有“《子思子》七卷”，如下指出：

《子思子》七卷，右魯孔伋子思撰。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溫公采之，著於《通鑑》。夫利者有二，有一己之私利，有衆人之公利。子思所取，公利也。其所援《易》之言是也。孟子所鄙，私利也。亦《易》所謂“小人不見利不勸”之利也。言雖相反而意則同，不當以優劣論。

如《郡齋讀書志》所記，幾乎相同的文章可見於《資治通鑑》。另外，亦見於《孔叢子·雜訓》。馬端臨《文獻通考》中也有《子思子》七卷，直接引用《郡齋讀書志》的文章。宋濂《諸子辯》提及《子思子》七卷，提出如下：

《子思子》七卷，……然亦後人綴緝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中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軻曰：‘君子之告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他日，孟軻告魏侯瑩以仁義。”蓋深得子思子之本旨。或者不察，乃遽謂其言若相反者，何耶？

由此可知，宋濂將《子思子》七卷看作“後人綴緝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的文獻²³⁾。此後，明代焦竑《國史經籍史·子類·儒家》中有“《子思子》七卷”，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諸子百家類》中有“《子思子》七卷”。

程元敏《〈禮記·中庸，坊記，緇衣〉非出于〈子思子〉考》提出：“李昉《太平御覽》多引，殆亦庾《鈔》以下所見之七卷本。厥後，此編亡逸，偽七卷本乃作”，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中的“《子思子》七卷”看作“偽七卷本”²⁴⁾，指出如下：

23) 宋濂所提出的“《子思子》七卷，亦後人綴緝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受到了張心澂《偽書通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伊東倫厚《〈禮記〉坊記，表記，緇衣篇について—いわゆる〈子思子〉殘篇の再検討》(《東京支那學報》第15號，日本：東京支那學會，1969年6月)，嚴靈峰編著《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中華書局，1993年4月)，郭沂《郭店楚簡與先秦學術思想》，第二章《〈中庸〉·〈子思〉·〈子思子〉》(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等的支持。

24) 程元敏《〈禮記·中庸，坊記，緇衣〉非出于〈子思子〉考》，《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灣：學生書局，1999年1月／《古史考》第七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12月。

謹案：此決是偽書。知者，孟子不及親炙於子思，而此書竟載思孟問答，又公然襲竄《孟子·梁惠王上》載主客義利之辨，子思安得爲此？“孟軻問至大者也”九十三字，亦見偽《孔叢子·雜訓篇》，則此書抄襲《孔叢子》。《孔叢子·居衛篇》另亦載思孟問答，都是偽者鑿空杜撰。夫《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自劉向《列女傳》，班固《漢·志》，趙岐《孟子題辭》，高誘《淮南子注》，應劭《風俗通》皆謂孟軻親受業於子思，隋王劭因謂“人”字衍（《索隱》引），則定孟軻親受業孔伋之門。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力辨其非，以年世稽之，孟子不得登子思之門，執卷受業。錢賓四先生訂《孟子年譜》（見其《孟子研究》）亦證孟子不及親師事子思，又撰《子思生卒攷》（在其《先秦諸子繫年》頁172），此並參酌。

……宋曰：“《子思子》七卷，亦後人綴輯而成，……何耶。”比晁《志》引多“告魏侯瑩”二句，的是實據原典，而偽《孔叢子》無此二句，是此本抄襲《孔叢子》而另又臆增十一字是也。

筆者亦贊同，《太平御覽》之前所存在的“七卷本《子思子》”與《太平御覽》之後的“偽七卷本”之間在文本上有斷絕。雖然本文的結論與程元敏先生相同，但不採用他所舉的根據。

如程元敏先生指出，確實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所引《子思子》七卷中的子思與孟軻的問答，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是筆者認為，不能因之將《子思子》七卷區分爲“七卷本”與“偽七卷本”。因爲《郡齋讀書志》所引《子思子》七卷的內容，僅僅表示此書不是子思的自著。若如筆者所認為，七卷本《子思子》爲六朝後期編輯而成，則史實上的矛盾也並不是不可思議。另外，程元敏先生根據《郡齋讀書志》所引《子思子》七卷的內容抄襲《孔叢子》，提出《讀書志》所錄爲“偽七卷本”，以與此前的七卷本分別開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26)的類似表達亦可見於《孔叢子·抗志》。

另外，還有汪晫(1162－1227)編《子思子全書》一卷。王應麟(1223－1296)《漢書藝文志考證》自注云：“今有一卷，乃取諸《孔叢子》，非本書也。”確如黃以周所指出：“淵博如王伯厚已不得見，所見者汪晫輯本”，南宋初期已經難得七卷本《子思子》，恐王應麟即見汪晫編本²⁵⁾。汪晫輯《子思子全書》，如王應麟所指出，多取自《孔叢子》的文章，而且多不見於六朝末期到北宋時期的文獻所引七卷本《子思子》。所以，王應麟所說“非本書也”，甚是。

25) 黃以周輯《子思子》七卷序云：“南宋以後，七卷本已難獲，而晁公武猶及見之，其季遂亡。”但如程元敏《〈禮記·中庸，坊記，緇衣〉非出于〈子思子〉考》所指出，明代《國史經籍史》，《世善堂藏書目錄》等著錄有“《子思子》七卷”，黃以周失檢。

5. 傳世文獻所引《子思子》與楚簡本《緇衣》的比較

5.1

本節通過楚簡本《緇衣》與傳世文獻所引《子思子》，《禮記·緇衣》等，探討楚簡本《緇衣》發現對沈約之說（“《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的作用。馬總《意林》引《子思子》七卷：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也。

與此文類似的表達，可見於《禮記·緇衣》如下：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但是此章全體不見於郭店本，上博本。這表示，《緇衣》的原本沒有此章，此章是後世附加的²⁶⁾。所以，七卷本《子思子》與《禮記·緇衣》相同，無疑是包括戰國時代後所附加的文章文本。

5.2

如上文所舉，《文選》卷二十四《答何劭二首》的李善注：

《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

《文選》卷五十一卷四《子講德論》的李善注有：

《子思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

這兩條《文選》李善注，類似表達皆可見於《禮記·緇衣》的同章。如下列舉《禮記·緇衣》，郭店本與上博本。

《禮記·緇衣》：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

26) 郭店楚簡《緇衣》最終簡文末有：“二十又(有)三”，可知郭店楚簡《緇衣》共有二十三章。

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郭店楚簡《緇衣》第8—10簡：

子曰：“民曰(以)君爲心，君曰(以)民爲體。心恡(好)是(則)體安之，君恡(好)是(則)民忿(欲)之。古(故)心曰(以)體濃(存)，君曰(以)民芒(亡)。《寺(詩)》員(云)：‘隹(誰)秉或(國)成，不自爲貞(正)，罕(卒)綰(勞)百(百)肯(姓)。’《君雅(雅)》員(云)：‘日晡(暑)雨，少(小)民隹(惟)日息(怨)；晉冬旨(耆)滄，少(小)民亦隹(惟)日息(怨)。”

上博楚簡《緇衣》第5—6簡：

子曰：“民曰(以)君爲心，君曰(以)民爲體(體)。〔心恡(好)則體安之，〕君恡(好)則民忿(欲)之。古(故)心曰(以)體(體)鷹(存)，君曰(以)〔民〕亡。《崑(詩)》員(云)：‘隹(誰)秉或(國)〔成，不自爲〕正，罕(卒)綰(勞)百(百)肯(姓)。’《君雅(雅)》員(云)：‘日晡(暑)雨，少(小)民隹(惟)日怨(怨)，晉冬(冬)耆(祁)寒，少(小)民亦隹(惟)日怨(怨)。”

首先，將《文選》卷五十一李善注引《子思子》，《禮記·緇衣》與楚簡本進行比較。此外，類似表達亦見於《春秋繁露·爲人者天》，下文一併列舉²⁷⁾。

○民曰(以)君爲心，君曰(以)民爲體。心恡(好)是(則)體安之，君恡(好)是(則)民忿(欲)之。(郭店本)

○民曰(以)君爲心，君曰(以)民爲體(體)。(心恡(好)則體安之，)君恡(好)則民忿(欲)之。(上博本)

○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禮記·緇衣》)

○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文選·卷五十一》李善注所引《子思子》)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春秋繁露·爲人者天》)

27) 伊東倫厚先生已指出，“《子思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類似表達亦見於《春秋繁露·爲人者天》。參見伊東倫厚《〈禮記〉坊記，表記，緇衣篇について——いわずに〈子思子〉殘篇の再検討》，《東京支那學報》第15號，日本：東京支那學會，1969年6月。

通過楚簡本《緇衣》，《禮記·緇衣》，《文選》李善注所引《子思子》進行比較，可知在各本中相當於《禮記》本的“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相差無幾。但是相當於禮記本的“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則較有差異。

郭店本的“心孳(好)旻(則)體安之，君孳(好)旻(則)民欲(欲)之”，相當於《禮記》本的“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但是《文選》李善注所引《子思子》與《禮記》本的“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之處，爲楚簡本所無。就是說，如果以楚簡本爲《緇衣》的原貌，那麼，《文選》卷五十一李善注所引《子思子》與《禮記》本相同，都是楚簡本之後被後人所附加的文本。

楚簡本沒有“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這一文，表示《禮記》本的“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與“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本來爲一連。與《春秋繁露·爲人者天》比起來，更明顯。《春秋繁露》的“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相當於《禮記》本的“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春秋繁露》的“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相當於《禮記》本的“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但是《春秋繁露·爲人者天》與楚簡本相同，兩文之間沒有相當於《禮記》本的“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之處。也就是說，不僅楚簡本，《春秋繁露·爲人者天》也保留着原貌，《禮記》本的“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與“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原當爲一連。但是李善注所引《子思子》有被後代附加的“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一句，此文以“也”爲斷文，而且後文沒有《禮記》本的“心好之，身必安之”，不能充分表達出文本原貌。就這點而言，楚簡本的發現對沈約說，寧可提出疑問。

5.3

最後，《文選》卷二十四李善注所引《子思子》，《禮記·緇衣》與楚簡本進行比較。此文引用《詩》，與《毛詩·小雅·節南山》有關，下文一併列舉：

○《寺(詩)》員(云)：“隹(誰)秉或(國)成，不自爲貞(正)，牟(卒)綈(勞)百(百)胥(姓)。”(郭店本)

○《崙(詩)》員(云)：“隹(誰)秉或(國)(成，不自爲)正，牟(卒)綈(勞)百(百)胥(姓)。”(上博本)

○《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禮記·緇衣》)

○《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

文選.卷二十四》李善注所引《子思子》)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毛詩.小雅.節南山》)

如《禮記·緇衣》鄭玄注有：“昔吾有先正’從此至‘庶民以生’摠五句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禮記》本的“昔吾有先正，……庶民以生”，今本《詩》不見，其他的“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可見於《毛詩·小雅·節南山》²⁸⁾。但楚簡本只有相當於禮記本的“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鄭玄所述“今詩皆無此語”的部分，即“昔吾有先正，……庶民以生”的部分完全不見²⁹⁾。《文選》卷二十四李善注所引《子思子》有“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可知此文是楚簡本所無之處。可以說，如果以楚簡本爲《緇衣》的原貌，《文選》卷二十四李善注所引《子思子》與禮記本相同，都是楚簡本以後被後人所附加的文本。

總之，上文所舉的三例傳世文獻所引《子思子》，與《禮記·緇衣》相同，都可以說是楚簡本以後被後人附加的文本。與此同時，楚簡本《緇衣》並不證明傳世文獻所引七卷本《子思子》先於《禮記·緇衣》。筆者認爲，實際上正因爲七卷本《子思子》取自《禮記·緇衣》等而成，才有如此結果。總之，楚簡本發現後，支持“《禮記》四篇取自《子思子》”的沈約說，未免過分。

6. 結語

六朝後期的沈約說：“《中庸》，《表記》，《防(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但是，通過探討從六朝後期到北宋時期的傳世文獻所引《子思子》(七卷本《子思子》)，筆者認爲，七卷本《子思子》應是六朝後期取自《禮記》四篇，《淮南子·繆稱》等編輯而成的文獻。從而，七卷本《子思子》不可能是子思著作的逸文。

本文亦對楚簡本《緇衣》與諸傳世文獻所引《子思子》，《禮記·緇衣》等進行比較。從而得出，七卷本《子思子》與《禮記·緇衣》，都是在楚簡本的基礎上被後人編

28) 如王先謙《詩三家義集說》所指出：“《齊》誰下有‘能’字”，亦存在無“能”字的文本。

29) 楚簡本沒有“昔吾有先正，……庶民以生”的部分，未必表示《禮記·緇衣》的此句引用《詩經·小雅·節南山》。依然不能否定鄭玄所述“或皆逸詩也”的可能性。參見《郭店楚墓竹簡《緇衣》譯注(下)》，池田知久監修《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研究》第三卷，38-39頁，曹峰先生擔當部分。此外，通行本《禮記·緇衣》的“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正”，“清”，“寧”，“成”，“生”，“姓”皆屬於耕部，“昔吾有先正，……庶民以生”與“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在押韻上很融合。

輯的文本。所以筆者認為，實際上七卷本《子思子》正是取自《禮記·緇衣》等編輯而成的。

楚簡本《緇衣》發現後，許多學者批判那些懷疑沈約說的學者，提出楚簡本《緇衣》證明了沈約說恰當，甚至將楚簡本《緇衣》認定為“子思學派”的文獻。但是筆者認為，楚簡本《緇衣》的發現對沈約說，寧可提出疑問。

日文版原文載於《<子思子>と<禮記>四篇の關係—楚簡本<緇衣>を出発點として》，《出土文獻と秦楚文化》第五號，上海博楚簡研究会編，日本女子大学文学部，2010年3月，86—104pp。中文修訂版收錄於西山尚志《古書新辨——先秦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對照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20-55pp。

[주제발표 2 - 번역문]

《中庸》,《表記》,《坊記》,《緇衣》는 《子思子》에서 취한 문헌인가?

—초간본《緇衣》의 의의 재탐

西山 尚志

(日本 埼玉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 副教授)

1. 전언
2. 한대 《자사자/자사》 및 자사저서설(子思作書說)
3. 육조 시대부터 북송까지의 《자사자/자사》 및 자사저서설
4. 남송 이후의 《子思子》
5. 전래문헌에서 인용한 《子思子》와 초간본《緇衣》의 비교
6. 결어

<論文摘要>

《子思子》(隋書·音樂志上)에서 양(梁) 나라 심약(沈約)은 《子思子》에 대해서 “《中庸》, 《表記》, 《防坊記》, 《緇衣》등 네 편은 모두 《子思子》에서 취했다.”고 하였다. 초간본 《緇衣》가 발견된 이후 많은 학자들은 심약의 주장에 따라 초간본 《緇衣》는 자사(子思) 학파 혹은 사맹(思孟) 학파의 문헌으로 보았다. 그러나 본문은 《子思子》의 인용 정황을 정리하고, 《子思子》와 《禮記》 네 편의 관계 분석 및 초간본 《緇衣》를 참고하여, 《子思子》7권본이 《禮記·緇衣》, 《淮南子·繆稱》를 편집해서 만들었다는 결론을 도출하였다.

키워드: 《子思子》, 《禮記·緇衣》, 郭店楚簡, 上博楚簡

1. 전언

1993년 10월, 소위 “곽점초간(郭店楚簡)”이 후베이성(湖北省) 징門市(荊門市) 곽점촌(郭店村)에서 발견되었고, 곽점초간《치의(緇衣)》편은 그 출토된 문헌 중 하나이다. 비록 문구상의 차이가 약간 있지만, 곽점초간《치의》편은 기본적으로 《예기(禮記) 치의(緇衣)》편에 상응하는 출토문헌이다. 이후, 1994년 홍콩 골동품 시장에서 소위 “상박초간(上博楚簡)”이 발견되었다. 상하이박물관은 이를 구입하였고, 2001년 11월에 《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 제1권을 출판하였다. 그 중에는 상박초간《치의(緇衣)》이 수록되어 있었다. 곽점본과 상박본 《치의(緇衣)》편의 내용은 대부분 동일하다.¹⁾

이 두 초간본 《치의(緇衣)》의 발견은 우리에게 《치의(緇衣)》편의 원모습을 추론할 수 있는 실마리를 제공하였다. 또한 초간본 《치의(緇衣)》편의 영향은 여기서 그치지 않고, 《자사자(子思子)》편 역시 초간본의 발견으로 인해 예전보다 더 큰 주목을 받았다. 《자사자》편에 대해서는, 《隋書·音樂志上》의 양나라 심약(沈約)의 설을 인용할 수 있다.

한대 초 제도와 문장이 끊김에 따라 모든 유가는 물길과 장벽들 사이에서 남아 있던 죽간의 글을 모아들였다. 예를 섬기는 일과 관련된 이는 글의 배열을 예로써 삼았는데 모두 성인의 말은 아니었다. 《月令》은 《呂氏春秋》에서 가져왔고, 《中庸》, 《表記》, 《防(坊)記》, 《緇衣》는 《子思子》에서 가져왔다. 《樂記》는 《公孫尼子》에서 왔으나, 《檀弓》殘雜는 경전의 글이 아닌 것 같다.²⁾

심약은 《禮記》의 《中庸》, 《表記》, 《坊記》, 《緇衣》 네 편이(이후 본문에서는 “《예기》 4편”으로 약칭한다) 모두 《자사자》에서 취한 것이라고 주장한다. 초간본 《치의》가 발견된 후, 많은 학자들은 심약의 주장을 근거로 초간본 《치의》가 자사학과의 문헌일 것이라고 추론했다. 예를 들어 리쉐친(李學勤)은 이렇게 말했다.

곽점간이라는 유가서는 과연 유가의 어느 파에 속했을까? 나는 (곽점본이) 자사의 일파인 줄 알았는데, 죽간 중 《치의》 등 6편은 《한서·예문지》가 저술한 《자사자》에 귀속되어야 한다. 치의'는 '자사자'에서 따온 것으로 '수서·음악지'에서 인용한 심약의 말에서 알 수 있다. 《의림》은 《자사자》를 인용하고 있으며, 두 가지는 《치의》에서 볼

1) 《緇衣》에 관해서 다음과 같은 자료를 참고했다.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 文物出版社, 1998年5月.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11月. 현행본《禮記·緇衣》는 嘉慶末年 阮元校刻本《十三經注疏》을 저본으로 삼았다. 마청위안(馬承源)이 편집한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에서는 제목을 《紕衣》라고 하였으나 본문은 《緇衣》라고 칭하였다.

2) 《隋書·音樂志上》: 「案漢初典章滅絕, 諸儒捫拾溝渠牆壁之間, 得片簡遺文, 與禮事相關者, 卽編次以爲禮, 皆非聖人之言. 《月令》取《呂氏春秋》, 《中庸》, 《表記》, 《防(坊)記》, 《緇衣》, 皆取《子思子》, 《樂記》取《公孫尼子》, 《檀弓》殘雜, 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 ……」

수 있어 증명하기에 충분하다.³⁾

그 외에도 라오밍춘(廖名春)은 이렇게 주장했다.

《緇衣》는 분명 《子思子》에 나왔다. 자사와 그 학파는 분명 깊은 관계가 있다. 《緇衣》는 훗날 비로소 《禮記》에 편입된 것이다. 초간《緇衣》는 《禮記·緇衣》에 비해 더욱 옛 글의 원형에 가까우며, 원류로 따지면 조금도 이상하게 여길 일이 아니다. ⁴⁾

즉, 리쉐친, 라오밍춘은 “《치의》는 《자사자》편에서 취한 것”이라는 설을 동의하면서, 《치의》가 자사 및 그 학파와 매우 깊은 관련성이 있을 것으로 추론한다. 초간본 《치의》가 발견되기 전, 심약의 주장을 지지하는 학자로는 전대흠(錢大昕)⁵⁾, 황이주(黃以周)⁶⁾, 간조양(簡朝亮)⁷⁾, 량치차오(梁啓超)⁸⁾, 장보첸(蔣伯潛)⁹⁾, 징자오펑(鍾肇鵬)¹⁰⁾, 리쉐친(李學勤)¹¹⁾ 등이 있다. 다케우치 요시오(武內義雄)의 대표적인 저서 《역경과 중용의 연구(易と中庸の研究)》도 이 심약의 주장을 시작으로 연구한 성과이다.¹²⁾

초간본 《치의》가 발견된 후, 심약의 주장을 지지하는 학자는 장광후이(姜廣輝)¹³⁾, 류젠궈(劉建國)¹⁴⁾, 양차오밍(楊朝明)¹⁵⁾, 리치첸(李啓謙)¹⁶⁾, 아사노 유이치(淺野裕一)¹⁷⁾, 리젠성(李健勝)¹⁸⁾, 량타오(梁濤)¹⁹⁾, 왕어(王鐸)²⁰⁾ 등이 상당 수 늘어났다. 이와 반대로, 초간본이 발견된 후에도 여전히 심약의 주장을 지지하지 않는 학자로는 왕리포(王力波)²¹⁾ 등이 있

3) 李學勤, 《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發現》, 《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二十輯),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9年1月, 15頁. 「郭店簡這些儒書究竟屬於儒家的哪一支派呢? 我以為是子思一派, 簡中《緇衣》等的六篇應歸於《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子思子》。《緇衣》取自《子思子》, 見於《隋書·音樂志》所引沈約的話。《意林》徵引《子思子》, 兩條見於《緇衣》, 足為證明。……」

4) 廖名春, 《荊門郭店楚簡與先秦儒學》, 《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二十輯),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9年1月, 42頁. 「《緇衣》確實出於《子思子》, 與子思及其學派確實有很深的關係。它是後來才被收入《禮記》的。楚簡《緇衣》較《禮記·緇衣》更接近故書原貌, 從來源上看, 一點也不值得奇怪。」

5) 錢大昕, 《廿二史考異》, 卷三十三《隋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4月.

6) 黃以周(黃以周)가 편집하고 해석한 《子思子》의 서문 참조.

7) 簡朝亮, 《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四卷》, 《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932冊所收, 上海古籍出版社藏影印.

8) 梁啓超,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 《飲冰室合集》第10冊, 中華書局, 1989年.

9) 蔣伯潛, 《諸子通考》,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2月.

10) 鍾肇鵬, 《孔子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第2版, 1990年2月.

11) 李學勤, 《周易經傳溯源》, 長春出版社, 1992年7月.

12) 武內義雄, 《易と中庸の研究》, 日本: 岩波書店, 1943年, 《武內義雄全集》第三卷所收.

13) 姜廣輝, 《郭店楚簡與〈子思子〉- 兼談郭店楚簡的思想史上意義》, 《郭店楚簡研究》(《中國哲學》第二十輯),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9年1月.

14) 劉建國, 《先秦偽書辨正》, 陝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7月.

15) 楊朝明, 《上博楚簡〈從政〉篇與〈子思子〉》, 黃懷信, 李景明主編《儒家文獻研究》, 齊魯書社, 2004年12月.

16) 李啓謙, 《子思及〈中庸〉研究》, 楊朝明, 修建軍主編《孔子與孔門弟子研究》, 齊魯書社, 2004年12月.

17) 淺野裕一, 《戰國楚簡研究》, 臺灣: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12月.

18) 李健勝, 《〈子思子〉的內容考釋》, 《青海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哲學社會科學版.

19) 梁濤, 《子思〈緇衣〉, 〈表記〉, 〈坊記〉思想試探》, 《簡帛研究網》, 2006年5月26日.

20) 王鐸, 《禮記成書考》, 南京師範大學古典文獻研究叢刊, 中華書局, 2007年3月.

21) 王力波, 《郭店楚簡〈緇衣〉研究》, 時代文藝出版社, 2006年1月.

지만 그 수는 많지 않다.

《예기》 4편은 《자사자》의 내용을 취한 문헌인가? 초간본의 발견은 심약의 주장이 사실임을 확인하는 문헌인가? 이런 문제는 두 종류의 초간본 《치의》, 《예기》 4편, 《자사자》 문헌의 전승과 사상 연구에서 매우 중요한 문제이다. 그런 점에서 본고는 위 열거한 초간본 《치의》를 중심으로, 《자사자》의 전승 과정을 정리하여, 《자사자》 및 《예기》 4편의 관계를 분석하겠다.

2. 한대 《자사자/자사》 및 자사저서설(子思作書說)

본 절은 한대의 《자사자/자사》 및 자사저서설에 대해 고찰하겠다. 선진 문헌에는 《자사자/자사》 및 자사저서설에 대한 기록이 없다. 한대의 문헌에서 자사저서설은 《사기·공자세가(史記·孔子世家)》에 있다.

백어는 명은 급이며, 자는 자사이다. 송에서 어려움을 겪었다.²²⁾

《자사》라는 서적의 이름은 《한서·예문지(漢書·藝文志)》에 있다.²³⁾

자사는 23편으로 명은 급이고 공자의 손자로 노 목공의 스승이 되었다.

《경전석문·예기음의(經典釋文·禮記音義)》에서 정현의 말을 인용했다.

그 중화됨을 경계하여 용이 된다. 庸은 用이다. 공자의 손자 자사가 그것을 만들었다. 성조의 덕으로 부름받은 것이다.²⁴⁾

그 외에도 《모시·주송·유천지명(毛詩·周頌·維天之命)》에서 공영달(孔穎達)의 소는 정현의 《시보(詩譜)》를 인용했다.

자사는 《詩》를 “아름다우니 무궁하다”라고 논하였다.²⁵⁾

22) 《사기·공자세가(史記·孔子世家)》: 「伯魚生伋, 字子思, 年六十二。嘗困於宋, 子思作《中庸》。」

23) 《한서·예문지(漢書·藝文志)》: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 孔子孫, 爲魯繆公師。」

24) 《경전석문·예기음의(經典釋文·禮記音義)》: 「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 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 以昭明聖祖之德也。」[역자주] 孔穎達, 《禮記正義》卷五十二中庸第三十一, 陸曰: 「鄭云: 『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 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 以昭明聖祖之德也。』」[疏]正義曰: 案鄭《目錄》云: 「名曰《中庸》者, 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 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 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

25) 孔穎達, 《禮記正義》卷五十二中庸第三十一: 「子思論《詩》, “於穆不已”。」

[역자주] 《毛詩·周頌·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 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 曾孫篤之。」 참고 於音烏: 歎詞, 穆: 美, 不已: 無窮. 裴普賢 編著《詩經評註讀本》下, 臺灣, 三民書局, 1983, pp.758-759. 孔穎達, 《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 「於, 音烏。乎, 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 歎辭。穆, 深遠也。不顯, 猶言豈不顯也。純, 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 『天道不已, 文王純於天道, 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 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於穆不已”라는 말은 《예기·중용(禮記·中庸)》에 있다. 주의해야 할 것은 “논하다(論)”를 동사로 사용한 점으로 “子思”가 서명이 아니라 인명임을 알 수 있다.

이상 예를 살펴 결론을 맺자면, 한대의 자사저서설 및 《자사자》에 대해서 이하 두 가지 결론을 도출할 수 있다.

1) 한대 대부분 학자들은 《中庸》의 저자가 자사라고 생각하고 있다. 그러나 한대의 문헌에서 《禮記》의 《表記》, 《坊記》, 《緇衣》 등이 자사와 관계가 있다는 근거는 찾을 수 없었다.

2) 한대의 문헌 중 《자사자》를 인용한 문장은 없었다.

이를 통해 《漢志》에서 수록한 한대의 “《자사자/자사》”는 아마 《禮記》의 《表記》, 《坊記》, 《緇衣》가 포함하지 않았을 것으로 보인다.

또 이를 통해 추론할 수 있는 것은, 비록 한대는 보편적으로 《中庸》의 저자가 자사라고 여겼으나, 아무도 자사와 《表記》, 《坊記》, 《緇衣》의 관계를 밝히지 않았다. 다음 절에서는 육조시대에서 북송의 《자사자/자사》 및 자사저서설에 대해 고찰하겠다.

3. 육조 시대부터 북송까지의 《자사자/자사》 및 자사저서설

3.1 《예기》 4편과 관련된 《자사자/자사》 및 자사저서설

육조 시대부터 북송 시대까지 정사 목록 중의 《자사자》는 모두 다음과 같은 서적에서 출현한다. 《수서·경적지(隋書·經籍志)》에는 “《자사자》 7권”이란 기록이, 《구당서·경적지(舊唐書·經籍志)》에는 “《자사자》 8권”이란 기록이, 《자치통감》에는 “《자사자》 7권”이란 기록이 있다.

육조 시대의 자사저서설로는 《공충자·거위(孔叢子·居衛)》편이 있다.

……드디어 자사를 포위하였다. 송의 임금도 그것을 듣고 마차를 몰아서 자사를 구했다. 자사가 벗어나자 “문왕이 담장 안에 가두어 《周易》을 지었습니다. 조부(자사의 조부 공자)가 陳과 蔡에서 굴욕을 당했을 때, 《春秋》를 지었습니다. 저는 송에서 어려움을 겪었는데 짓지 않을 수 있었습니까?” 그러므로 49편을 써서 《中庸》으로 엮었습니다.²⁶⁾

위 내용은 한대의 “자사가 《中庸》을 지었다”라는 설과 같다. 앞 절에서 인용했듯이, 《수서·음악지(隋書·音樂志)》는 심약의 말을 그대로 인용하였다.

한대 초 제도와 문장이 끊임에 따라 모든 유가는 물길과 장벽들 사이에서 남아 있던 죽간의 글을 모아들었다. 예를 섬기는 일과 관련된 이는 글의 배열을 예로써 삼았는데

26) 《공충자·거위(孔叢子·居衛)》: 「……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모두 성인의 말은 아니었다. 《月令》은 《呂氏春秋》에서 가져왔고, 《中庸》, 《表記》, 《防(坊)記》, 《緇衣》는 《子思子》에서 가져왔다. 《樂記》는 《公孫尼子》에서 왔으나, 《檀弓》殘雜는 경전의 글이 아닌 것 같다.²⁷⁾

이로 인해 《예기》 4편이 《자사자》에서 취했다는 주장은, 육조 시대 후기에 시작되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경전과 문장을 없애다(典章滅絕)”는 진대의 “분서”를 의미한다. 주의 해야 할 것은 심약의 주장이 진나라 분서 이후 약 700년이 지나서야 출현했다는 점이다.

한편, 《치의》의 저자로, 심약과 거의 동일 시기 유현(劉瓛)의 주장을 참고할 수 있다. “공손니자가 썼다.(公孫尼子所作也)”. (《경전석문·예기음의·치의(經典釋文·禮記音義·緇衣)》편을 인용함) 그 외에도 당나라 초기 공영달(孔穎達)은 《예기정의·서(禮記正義·序)》, 《경전석문·서(經典釋文·序)》에서 《中庸》은 자사의 작품이고, 《치의》는 공손니자의 작품이라고 여겼다.

육조 시대부터 북송 시대까지 《자사자/자사》를 언급한 문헌 중, 《예기》 4편과 관련있는 문장은 다음과 같다.

(1) 양나라 유중용(庾仲容)의 《자초(子鈔)》를 기본으로 하여 편집한 당나라 마총(馬總)의 《의림(意林)》에서는 《자사자》 7권의 문장을 인용했다.

군자는 자신이 할 수 있다는 이유로 남을 책망해서는 안 되며, 다른 사람이 할 수 없는 일로 남을 부끄럽게 해서는 안 된다.²⁸⁾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禮記·表記》의 내용이 있다.

공자가 말했다. “인으로 성공하기 어려운 지 오래 되었다. 오직 군자만이 이를 가능하게 한다. 그런 이유로 군자는 자신이 할 수 있다는 이유로 남을 책망해서는 안 되며, 다른 사람이 할 수 없는 일로 남을 부끄럽게 해서는 안 된다. 그런 이유로 성인은 제도를 만들 때 자신을 기준으로 제도를 만들어서 안되고, 백성으로 하여금 노력하는 자는 칭찬 받고 노력하지 않는 자는 부끄러움이 생겨서, 성인의 인도를 따르게 해야 한다. 예로 그들을 절제하게 하고, 신뢰로 그들을 단결하게 하고, 용모로 그들을 아름답게 하고, 의복으로 그들의 마음을 움직이게 하고, 봉우 간의 권면으로 이를 장려하니, 이는 모두 백성이 하나되어 선을 행하게 하고자 함이라. 《小雅》에서 말했다. ‘사람에게 부끄럽지 않느냐? 하늘의 보응을 두려워하지 않느냐?’ ……”²⁹⁾

27) 《수서·음악지(隋書·音樂志)》: 「案漢初典章滅絕, 諸儒捫拾溝渠牆壁之間, 得片簡遺文, 與禮事相關者, 卽編次以爲禮, 皆非聖人之言. 《月令》取《呂氏春秋》, 《中庸》, 《表記》, 《防(坊)記》, 《緇衣》, 皆取《子思子》, 《樂記》取《公孫尼子》, 《檀弓》殘雜, 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 ……」

28) 《의림(意林)》: 「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 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

29) 《禮記·表記》: 「子曰: “仁之難成久矣, 惟君子能之. 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 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 是故聖人之制行也, 不制以己, 使民有所勸勉愧恥, 以行其言. 禮以節之, 信以結之, 容貌以文

(2) 또 《意林》에서는 《자사자》 7권의 다른 내용을 인용했다.

소인은 물로 인해 화를 입고, 군자는 입으로 인해 화를 입는다.³⁰⁾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禮記·緇衣》의 내용이 있다. (자세한 것은 후술 하겠다) 《意林》이 인용한 《자사자》 7권의 문장은 총 10개가 있다. 그중 위에서 언급한 두 사례는 《예기》 4편과 관계가 있으나, 다른 8 사례는 《예기》 4편과 무관하다.

(3) 《文選》 제24권 이선(李善)의 주에서 《자사자》를 인용했다.

《子思子》에서 말했다. “《시경》에서 말했다. ‘옛 나에게서 조상이 있었는데, 그의 언행은 명확하면서 맑았다. 국가는 이로 평안했고, 도읍은 이로 완성되었다.’”³¹⁾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禮記·緇衣》의 내용이 있다. (자세한 것은 후술 하겠다)

(4) 《文選》 제51권 이선(李善)의 주에서 《자사자》를 인용했다.

《子思子》에서 말했다. “백성은 군주를 마음으로 삼고, 군주는 백성을 신체로 삼는다. 마음이 바르면 신체가 아름답고, 마음이 엄숙하면 신체가 경건하다.”³²⁾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禮記·緇衣》의 내용이 있다. (자세한 것은 후술 하겠다)

(5) 《후한서·주악하열전(後漢書·朱樂何列傳)》에서 “고로 천성을 지키며 행함으로 도라고 한다.(故率性而行，謂之道)”의 이현(李賢)은 이렇게 주를 달았다.

솔(率)은 따르는 것이다. 《子思》에서 말했다. “하늘이 사람에게 부여한 것은 성(性)이며, 천성에 따라 사는 것을 도(道)라하며, 도를 수양하는 것을 교(教)라고 한다.”³³⁾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禮記·中庸》의 내용이 있다.

하늘이 사람에게 부여한 것은 성(性)이며, 천성에 따라 사는 것을 도(道)라하며, 도를

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30) 《의림(意林)》：「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也。」

31) 《文選》 제24권 李善注：「《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

32) 《文選》 제51권 李善注：「《子思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

33) 《후한서·주악하열전(後漢書·朱樂何列傳)》：「率，循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

수양하는 것을 교(敎)라고 한다.³⁴⁾

(6) 《사기·고조본기(史記·高祖本紀)》에서 “小人以鬼”의 “鬼” 글자에 대해서 《사기색은(史記索隱)》은 다음과 같이 설명한다.

……이 말은 본래 《子思子》에 있으며, 지금의 《禮·表記》에 보인다. “薄”이라 읽는다. ……³⁵⁾

비록 《史記索隱》은 “현 《禮·表記》에서 보인다”라고 하지만, 그러나 《禮記·表記》에는 유사한 문장이 없다. 필자 생각에는 마땅히 《예기·예운(禮記·禮運)》편의 “小人以薄”을 지칭하는 것이다.

(7) 《사기·평진후주부열전(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의 “신이 듣기로는 하늘의 큰 도리는 다섯 가지이며, 도를 실천하는 법은 세 가지입니다.”³⁶⁾에 대해서 《史記索隱》은 다음과 같이 설명한다.

살피건데, 이 말은 《子思子》의 말이며, 지금은 《禮記·中庸》편에 보인다.³⁷⁾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禮記·中庸》의 내용이 있다.

하늘의 큰 도리는 다섯 가지이며, 도를 실천하는 법은 세 가지이다. 군신, 부자, 부부, 형제, 부의 교제, 다섯의 교제가 천하의 도리이다. 지혜와 인의와 용기 세 개는 천하의 덕목이다. 그래서 도리를 실천하는 법은 하나이다. 혹자는 태어나서 바로 이를 알고, 혹자는 배움으로 그것을 알고, 혹자는 곤란함을 겪어서 이를 알게 된다. 그것을 알게 되는 것은 하나이다. 혹자는 안정함 가운데 이를 행하고, 혹자는 이해득실을 따져 이를 행하며, 혹자는 억지로 이를 행한다. 그 성공의 결과는 하나이다.³⁸⁾

(6)과 (7)은 사마정(司馬貞)의 《史記索隱》의 예이다. (6)과 (7)의 표현에서 사마정의 견해가 심약과 비슷함을 알 수 있다. 사마정도 《예기》 4편이 《자사자》에서 취하였다고 여겼을 가능성이 높다.

(8)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 제403권에서는 《자사자》를 인용했다.

34) 《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35) 《사기·고조본기(史記·高祖本紀)》：「……然此語本出《子思子》，見今《禮·表記》，作“薄”，……」

36) 《사기·평진후주부열전(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37) 《사기·평진후주부열전(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記·中庸》篇。」

38) 《禮記·中庸》：「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思子》에서 말했다. “천하에 도가 있으면, 행실을 중시하고, 천하에 도가 없을 때는 언행을 중시한다.”³⁹⁾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禮記·表記》의 내용이 있다.

공자가 말했다. “군자는 언행만으로 사람을 평가하지 않는다. 고로 천하에 도가 있으면, 행실을 중시하고, 천하에 도가 없을 때는 언행을 중시한다. 그런 이유로 군자는 상당한 사람과 같이 있을 때, 충분히 부의할 능력이 없으면 그 장례 비용에 대해서 묻지 않는다. 군자가 아픈 사람과 같이 있을 때, 충분히 대접할 수 없을 때에는 그가 무엇을 원하는 지 묻지 않는다. 손님에게 유숙하게 할 수 없을 때, 그 거주하는 곳을 묻지 않는다. 고로 군자의 대접은 물과 같고, 소인의 대접은 술과 같다. 군자는 담백함으로 이루고, 소인은 달콤함으로 실패한다. 《小雅》에서 말했다. ‘도적의 말은 크게 달아서, 난은 이로 더 커진다.’”⁴⁰⁾

종합하자면 다음과 같은 세 가지 특징을 도출할 수 있다.

① 수대에서 북송 시대까지의 《자사자》는 《舊唐書·經籍志》가 “8권”이라 칭한 것 외에는 《隋書·經籍志》, 《新唐書·藝文志》, 마충의 《意林》에서 인용한 《자사자》는 모두 “7권”으로 되어 있다. 이런 저서와 《漢志》의 “《子思》 23편” 구절과 비교해본다면, 수대에서 북송시대의 문헌에서는 서명과 권수가 어느 정도의 일관성을 보이며 《漢志》의 기록과는 다르다. 《舊唐書·經籍志》에서 8권이라 칭하는 것은 아마도 서문을 포함한 권수로 보인다.

② 육조시대부터 북송시대의 전래문헌에서 인용한 《子思(子)》는 이와 유사한 문장을 《禮記》의《中庸》, 《表記》, 《緇衣》편에서 찾을 수 있다. 이는 沈約이 말한 “《中庸》, 《表記》, 《防(坊)記》, 《緇衣》 모두 《子思子》에서 취하였다”와 대체적으로 일치한다. 해당 시기의 《자사자/자사》를 인용한 문헌 중 《坊記》의 문장과 유사한 사례는 찾을 수 없었으나, 본 절에서 열거한 사례를 통해 《坊記》 역시 《子思子》의 일 부분이라고 추정할 수 있다.⁴¹⁾

39)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 제403권 : 「 《子思子》曰 : “天下有道, 則行有枝葉; 天下無道, 則言有枝葉。”」

40) 《禮記·表記》 : 「子曰 : “君子不以辭盡人, 故天下有道, 則行有枝葉; 天下無道, 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 不能賻焉, 則不問其所費; 於有病者之側, 不能饋焉, 則不問其所欲; 有客不能館, 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 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 小人甘以壞。《小雅》曰 : “盜言孔甘, 亂是用餗。”」

41) 당나라 시기의 《子思子》가 《坊記》를 인용하지 않은 점에 대해서, 다케우치 요시오(武內義雄) 선생은 “비록 명확한 증거는 없지만, 기타 3편의 사례를 통해 추론할 수 있는 것은 《坊記》도 《子思子》의 한 편이라는 점이다”라고 하였다. 武內義雄《易と中庸の研究》, 日本 : 岩波書店, 1943

③ 《緇衣》의 저자에 대해서, 沈約과 거의 동일 시기 유현(劉瓛)은 “公孫尼子の 작품이다”라고 하였다. 이 주장은 당나라 초기 극히 권위있는 《禮記正義·序》와 《經典釋文·序》에서도 찾을 수 있다. 이는 육조 말기부터 당나라 초기까지 《예기》 4편이 《자사자》에서 취했다는 주장이 아직 널리 퍼져 있지 않았음을 의미한다.

3.2 《예기》 4편과 관련 없는 《자사자/자사》

아래 예문은 육조 시대부터 북송 시대까지 《예기》 4편과 관련 없는 《자사자/자사》 사례이다.

(9)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 제363권에서 왕숙(王肅)의 《성증론(聖證論)》을 인용했다.

《聖證論》에서 말했다. “학자들은 맹가(孟軻)의 자를 알지 못했다. 《子思書》 및 《孔叢子》에서 맹자거(孟子居)가 나오는데, 바로 맹가이다. 맹가는 어려서 궁핍하여서 고토 이름을 가(軻)라 하였고, 자는 자거(子居)이다.”⁴²⁾

왕응린(王應麟)은 《곤학기문(困學紀聞)》 제8권《맹자(孟子)》편에서 “孟子字未聞……”의 원문의 주를 달았고, 위 왕숙의 글을 인용했다.

《聖證論》에서 말했다. 《子思書》, 《孔叢子》에서 맹자거(孟子居)가 나오는데, 바로 맹가이다. 《傳子》에서는 맹자여(孟子與)라고 했다.⁴³⁾

재밌는 것은 왕숙의 《聖證論》에서 인용된 《子思書》에는 “孟子居”라는 이름이 새로 나온다. 만약 “孟子居”가 孟軻를 지칭하는 것이라면, 《聖證論》에서 인용한 《子思書》는 마땅히 맹자 이후의 작품이다. 또 하나 언급해야 하는 점은 “孟子居”라는 이름은 현존하는 《禮記》 4편에는 등장하지 않는다.

(10) 《통전(通典)》 제91권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은 문장이 있다.

살피건데 위 나라 상서랑 무축(武竺)은 이부(異父) 형제의 상을 당해서 왕숙(王肅)을 찾아가다. 왕숙은 《子思書》를 인용해서 말했다. “가문의 아들에게 예를 다해야 한다. 계부와 동거하면 기년복이며, 그 아들은 마땅히 대공이 적합하다.”⁴⁴⁾

유사한 내용은 《의례·상복(儀禮·喪服)》에서 찾을 수 있다.

年, 《武內義雄全集》 제3권.

42)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 제363권 : 「《聖證論》曰 : “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 卽是軻也。軻少居坎軻, 故名軻, 字子居也。”」

43) 《곤학기문(困學紀聞)》 제8권 : 「《聖證論》云 : “《子思書》, 《孔叢子》有孟子居, 卽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與。”」

44) 《통전(通典)》 제91권 : 「按魏尙書郎武竺有同母異父昆弟之喪, 以訪王肅。肅據《子思書》曰 : “言氏之子, 達於禮乎。繼父同居服周, 則子宜大功也。”」

繼父는 함께 사는 사람이다. 傳에서 이르길 “전 : 왜 기년복인가? “남편이 죽고 처가 젊으며 아들이 어린데, 아들에게 대공의 친숙이 없이 아들과 함께 개가하고, 개가한 곳에서 역시 대공의 친숙이 없으며, 그 재물로 그 아들을 위해 궁묘(宮廟)를 지어 해마다 그로 하여금 제사를 지내게 하되, 처는 감히 간여하지 않는다. 만약 이렇게 했다면 계부의 도리다. 동거하면 재최 기년복을 입는다. 이거(異居)했다면 재최 3월을 입는다. 반드시 일찍이 동거한 뒤에 이거한 경우라야 한다. 일찍이 동거하지 않았다면, 이거(異居)도 되지 않는다”⁴⁵⁾

(11) 우세남(虞世南)이 쓴 《북당서초(北堂書鈔)》제106권 “정락이가(情樂而歌)” 예문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은 글이 있다.

《子思》에서 말했다. “마음이 애통한데 노래를 부르면, 그 노래는 즐겁지 않다. 그 현은 같으나 그 소리는 다르다.”⁴⁶⁾

유사한 내용은 《회남자 무칭(淮南子·繆稱)》에서 찾을 수 있다.

같은 소리인데 얻는 효과가 다른 것은 바로 정서가 소리에 담겨 있기 때문이다. 그래서 마음이 비통하면 (즐거운) 노래가 기쁘지 않고, 마음이 기쁘면 곡 소리가 애달프지 않다. 공자가 말했다. “금은 같은 금인데, 그 소리는 다르다.”⁴⁷⁾

《淮南子·繆稱》은 자사자의 말이라 하지 않았고, 공자의 말이라고 했다.

(12) 《예문유취(藝文類聚)》제69권에서 《子思子》를 인용했다.

《子思》에서 말했다. 순 임금의 자리에서 떨어지지 않고서도 천하를 안정하게 했고, 겐, 주 임금은 자리에서 떨어지지 않아서 천하가 어지러워졌다.⁴⁸⁾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제709권에서 《子思子》를 인용했다.

《子思子》에서 말했다. 순 임금의 자리에서 떨어지지 않고서도 천하를 안정하게 했고, 겐, 주 임금은 자리에서 떨어지지 않아서 천하가 어지러워졌다.⁴⁹⁾

그러나 이와 유사한 문장을 《회남자 무칭(淮南子·繆稱)》에서도 찾을 수 있다.

45) 《의례·상복(儀禮·喪服)》: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역자주]鄭玄, 彭林, 賈公彥, 李學勤, 《儀禮註疏》, 권31, 臺北:台灣古籍出版社, 2001, pp.674-675.

46) 《북당서초(北堂書鈔)》제106권: 「《子思》云: “情哀而歌, 歌弗信矣。其絃則是, 其聲則非也。”」

47) 《회남자 무칭(淮南子·繆稱)》: 「同是聲而取信焉異, 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 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 “絃則是也, 其聲非也。”」

48) 《예문유취(藝文類聚)》제69권: 「《子思》曰: “舜不降席而天下治, 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也。”」

49)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제709권: 「《子思子》曰: “舜不降席而天下治, 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

고로 순 임금의 자리에서 떨어지지 않고서도 천하를 안정하게 했고, 걸 임금은 층계에서 내려오지 않아서 천하가 어지러워졌다. 무릇 사람의 감정은 사람의 말보다 효과적이다.⁵⁰⁾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 제81권에서 《淮南子》를 인용했다.

또 (《淮南子》에서) 말했다. “순 임금은 자리에서 떨어지지 않고서도 천하를 안정하게 했다.”⁵¹⁾

《공자가어·왕언(孔子家語·王言)》에는 이러한 내용이 있다.

공자가 말했다. “옛적에 순 임금의 좌측에 우, 우측에 고요가 보좌할 때, 자리에서 떨어지지 않고서도 천하를 안정하게 했다.”⁵²⁾

《예문유취(藝文類聚)》 제69권에는 이러한 내용이 있다.

공자가 말했다. “옛적에 순 임금의 좌측에 우, 우측에 고요가 보좌할 때, 자리에서 떨어지지 않고서도 천하를 안정하게 했다.”⁵³⁾

《북당서초(北堂書鈔)》 제15권에는 이러한 내용이 있다.

자리에서 떨어지지 않고서도 천하를 안정하게 했다.⁵⁴⁾

《北堂書鈔》의 주를 달은 공광도(孔廣陶)는 주석에서 다음과 같이 적어두었다. “《자사자》○지금 생각컨대,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 제81권에서 《淮南子》를 인용할 때도 같은 문장을 사용했다. (《子思子》○今案, 《御覽》八十一引《淮南子》亦有此文)” 그러나 주의 해야 할 점은 孔廣陶는 청대 후기 사람이라는 점이다.

(13) 《후한서·원소유표열전(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에서 이현(李賢)은 다음과 같이 주를 달았다.

《慎子》에서 말했다. “토끼가 길에서 도망가는데, 백 명의 사람이 이를 쫓는다. 탐내는 사람이 있는데, 사람들이 잘못되다 하지 않는 것은 토끼의 귀속이 정해지지 않았기 때문이다. 토끼가 시장에 가득한데, 지나는 사람이 보지 않는 것은, 토끼를 원하지 않는 것이 아니라, 귀속이 정해진 후, 비루한 사람이어도 다투지 않는다. 《子思子》, 《商君書》에 기록되었고, 그 내용은 거의 비슷하다.”⁵⁵⁾

50) 《회남자 무칭(淮南子·繆稱)》: 「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 桀不下陸而天下亂, 蓋情甚乎叫呼也。」

51)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 제81권: 「又(《淮南子》)曰: “舜不降席而天下治。”」

52) 《공자가어·왕언(孔子家語·王言)》: 「孔子曰: “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皐陶, 不下席而天下治。”」

53) 《예문유취(藝文類聚)》 제69권: 「孔子曰: “昔者帝舜左禹右皐繇, 不下席而天下治。”」

54) 《북당서초(北堂書鈔)》 제15권: 「不降席而天下治。」

55) 《후한서·원소유표열전(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 「《慎子》曰: “兔走於街, 百人追之, 貪人具存, 人莫之非者, 以兔爲未定分也。積兔滿市, 過不能顧, 非不欲兔也, 分定之後, 雖鄙不爭。”《子思子》, 《商君書》並載, 其詞略同。」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여씨춘추·신세(呂氏春秋·慎勢)》의 내용을 들 수 있다.

신자(慎子)가 말했다. “오늘 토끼가 도망가는데, 백 명의 사람이 이를 쫓는다. 토끼가 족히 백 명을 먹일 수 있는 것이 아니라 귀속이 정해지지 않았기 때문이다. 귀속이 정해지지 않으면 요 임금도 힘을 쓰는데, 하물며 다른 사람은 어떠한가? 토끼가 시장에 가득한데, 지나는 사람이 보지 않는 것은, 토끼를 원하지 않는 것이 아니라, 귀속이 정해진 것이다. 귀속이 정해지면 비루한 사람이어도 다투지 않는다. 고로 천하와 나라를 다스리려면 귀속을 정하는 것에 있다.”⁵⁶⁾

《呂氏春秋·慎勢》는 이 문장을 신자(慎子)의 말로 여겼다. 그 외에도 《意林》은 《慎子》제12권의 내용을 인용했다.

토끼가 도망가는데, 백 명의 사람이 이를 쫓는다. 토끼가 시장에 가득한데, 지나는 사람이 보지 않는 것은, 귀속이 정해져 다투지 않는 것이다.⁵⁷⁾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제907권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은 내용이 있다.

《慎子》에서 말했다. 토끼가 도망가는데, 백 명의 사람이 이를 쫓는다. 토끼가 시장에 가득한데, 지나는 사람이 보지 않는 것은, 귀속이 정해져 다투지 않는 것이다.”⁵⁸⁾

이로 알 수 있는 점은 《意林》과 《太平御覽》이 《慎子》를 인용했다는 점이다. 그 외에도, 《後漢書》이현(李賢)의 注에서 밝혔듯이, 《상군서·정분(商君書·定分)》에서 거의 유사한 문장을 발견할 수 있다.

토끼가 도망가는데, 백 명의 사람이 이를 쫓는 것은 토끼 때문이 아니다. 무릇 파는 자가 시장에 가득한데 그것을 감히 도둑질하여 취하려 하지 않는 것은 명분이 정해져 다투지 않는 것이다. 명분이 정해지지 않았으면 요순우탕 임금도 모두 이를 쫓는다. 명분이 정해졌으면 가난한 도둑도 취하지 않는다.⁵⁹⁾

이 문장은 《群書治要》가 인용한 《商君子·定分》에서도 발견할 수 있다. 그 외에도 《설원·건본(說苑·建本)》에서도 유사한 문장을 발견할 수 있다.

초 공왕은 총애하는 아들들이 많았고, 세자를 정하지 않았다. 굴건이 말했다. “초나라는 반드시 난이 발생합니다. 무릇 한 토끼가 길에서 도망가는데 만 명이 쫓습니다. 한

56) 《여씨춘추·신세(呂氏春秋·慎勢)》：「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衆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57) 《意林》《慎子》제12권：「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

58)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제907권：「《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視。非不欲得，分定不爭也。”」

59) 《상군서·정분(商君書·定分)》：「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貧盜不取。」

사람이 얻으면 만 명은 다시 쫓지 않습니다. 직분이 정해지지 않으면, 한 토끼가 질주할 때, 만 명이 쫓습니다. 직분이 정해지면, 탐욕스러운 사나이라도 그칠 줄 압니다. 오늘 초나라는 총애하는 왕자가 많고, 적장자의 자리에는 주인이 없으니 나는 여기에서 생기는 겁니다.”⁶⁰⁾

《삼국지·원소전(三國志·袁紹傳)》에서 배송지의 주에서 《구주춘추(九州春秋)》를 인용했다.

《九州春秋》에 실린 저수(沮授)의 간언은 다음과 같다. “세상에서는 한 토끼가 거리를 질주하면 만인이 이를 쫓는데, 한 사람이 이를 얻으면 탐하는 자들이 모두 멈춘다고 합니다. 직분이 정해졌다는 이유입니다. 나이가 같으면 현명한 사람으로, 덕이 같으면 점을 쳐서 말기는 것은 옛 제도입니다. 원컨데 위로는 선대의 성패를 교훈으로 생각하고, 아래로는 토끼를 쫓다 직분이 정해지는 뜻을 생각하시길 바랍니다.”⁶¹⁾

《금루자·입언하(金樓子·立言下)》에는 다음과 같은 문장이 있다.

토끼가 길에서 질주하는데, 만 명의 사람이 이를 쫓는다. 귀속이 정해지지 않았기 때문이다. 토끼가 시장에 가득한데, 지나는 사람이 보지 않는 것은, 토끼를 원하지 않는 것이 아니라, 귀속이 정해진 것이다. 비루한 사람이어도 다투지 않으니, 고로 나라를 치리하는 것은 직분을 정하는 것이다.⁶²⁾

《윤문자·대도상(尹文子·大道上)》에는 다음과 같은 문장이 있다.

팽몽(彭蒙)이 말했다. “땡과 토끼가 들에 있으면 많은 사람이 이를 쫓는다, 귀속이 정해져 있지 않기 때문이다. 닭과 돼지가 시장에 가득한데, 이를 뺏으려 하는 사람은 없다. 귀속이 정해져 있기 때문이다. 사물이 많으면 인하거나 지혜로운 자도 서로 뺏으려 하고, 귀속이 정해지면 탐욕스럽거나 비굴한 자들도 다투지 않는다.”⁶³⁾

(14) 《초학기·제왕부(初學記·帝王部)》 제9권에서 《子思子》를 인용했다.

《子思子》에서 말했다. “동호계자가 치세할 때, 길에서 걸어도 쫓지 않았으며 농기구와 양식을 논에 두고 밤을 넘겼다.”⁶⁴⁾

60) 《설원.건본(說苑.建本)》: 「楚恭王多寵子, 而世子之位不定. 屈建曰: “楚必多亂. 夫一兔走於街, 萬人追之, 一人得之, 萬人不復走. 分未定, 則一兔走, 使萬人擾; 分已定, 則雖貪夫知止. 今楚多寵子, 而嫡位無主, 亂自是生矣. ……”」

61) 《삼국지.원소전(三國志.袁紹傳)》: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 “世稱一兔走衢, 萬人逐之, 一人獲之, 貪者悉止, 分定故也. 且年均以賢, 德均則卜, 古之制也. 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 下思逐兔分定之義.”」

62) 《금루자.입언하(金樓子.立言下)》: 「一兔走街, 萬夫爭之, 由未定也. 積兔滿市, 過者不顧, 非不欲兔, 分已定矣, 雖鄙人不爭. 故治國存乎定分而已.」

63) 《윤문자.대도상(尹文子.大道上)》: 「彭蒙曰: “雉兔在野, 衆人逐之, 分未定也; 雞豕滿市, 莫有志者, 分定故也. 物奢則仁智相屈, 分定則貪鄙不爭.”」

64) 《초학기.제왕부(初學記.帝王部)》 제9권: 「《子思子》曰: “東戶季子之時, 道上鴈行而不拾遺, 耕耨餘糧宿諸畝首.”」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회남자·무칭(淮南子·繆稱)》을 들 수 있다.

옛 동호계자가 치세할 때, 길에 두어도 훔쳐가지 않으니, 농기구와 양식을 논에 두고 밤을 넘길 수 있었다. 군자와 소인이 각자 그 마땅한 직을 얻은 것이다.⁶⁵⁾

남송 초기의 나필(羅泌)은 《노사·동호씨(路史·東戶氏)》에서 다음과 같이 썼다.

동호씨의 덕은 밝아서, 황폐한 밭을 개척하고 좋은 전통을 남겼다. 정성을 베풀고 겸손히 말을 아끼니 온 세상은 이런 전통을 계승했다. 그때, 금수는 떼를 이루고, 수목은 쉽게 자라고, 길에서 걸어가도 남의 것을 줍지 않으니, 경작하는 자의 남은 곡식이 언덕에서 밤을 넘겼다. 그 노래는 즐거우나 험담하는 내용이 없었으며, 그 울음 소리는 비통하나 거슬리지 않았으니, 이 모두 덕이 지극한 시대였다.⁶⁶⁾

(15) 마총(馬總)의 《意林》은 《子思子》 7권을 인용하였다.

자애로운 아버지는 그 아이를 먹이지만, 그 맛이 좋다는 것까지는 알려줄 수 없다. 성인인 사람을 기쁘게 하지만, 사람이 반드시 기쁘도록 하지는 못한다. ⁶⁷⁾

이 문장은 고전 문헌 중 유사한 표현이 없다.

(16) 《意林》은 《子思子》 7권을 인용하였다.

국가에 도가 있으면 의로 몸을 좇는다. 도가 없으면 몸으로써 의를 좇는다. 순식(荀息)이 그러하다.⁶⁸⁾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회남자·무칭(淮南子·繆稱)》을 들 수 있다.

삶은 세상에 잠깐 기탁한 것이고, 죽음은 되돌아가는 것이다. 고로 홍연(弘演)은 인을 위해 죽음을 결정했고, 왕자려(王子閭)는 정의를 위해 칼에 찔렸다. 그들은 기탁한 세상을 위해 되돌아가는 것을 참지 않았다. 고로 안정된 세상에서는 의로 자신을 보호하고, 어지러운 세상에서는 자신을 희생해서 의를 보호해야 한다. 죽음의 날은 의를 행함의 마침을 의미한다. 고로 군자는 신중하고 일관됨으로 그 도를 사용한다.⁶⁹⁾

《문자·부언(文子·符言)》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은 문장이 있다.

65) 《회남자·무칭(淮南子·繆稱)》: 「昔東戶季子之世, 道路不拾遺, 耒耜餘糧宿諸晦首, 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

66) 《노사·동호씨(路史·東戶氏)》: 「東戶氏之熙載也, 紹荒屯遺美好, 垂精拱默, 而九竇以承流。當是之時, 禽獸成群, 竹木遂長, 道上顏行而不拾遺, 耒耜餘糧, 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 其哭哀而不聲, 皆至德之世也。」

67) 《意林》: 「慈父能食子, 不能使知味; 聖人能悅人, 不能使人必悅。」

68) 《意林》: 「國有道, 以義率身; 無道, 以身率義, 荀息是也。」

69) 회남자·무칭(淮南子·繆稱)》 生所假也, 死所歸也, 故弘演直仁而立死, 王子閭張掖而受刃, 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 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 行之終也, 故君子慎一用之。」

노자가 말했다. “삶은 세상에 잠깐 기탁한 것이고, 죽음은 되돌아가는 것이다. 고로 안정된 세상에서는 의로 자신을 보호하고, 어지러운 세상에서는 자신을 희생해서 의를 보호해야 한다. 죽음의 날은 의를 행함의 마침을 의미한다. 고로 군자는 신중하고 일관되어서, 그것을 사용할 뿐이다.”⁷⁰⁾

《文子·符言》은 위 내용을 노자의 말로 여겼다.

(17) 《意林》은 《子思子》 7권을 인용하였다.

말을 믿는다는 것은 말한 사람에 대한 믿음이 말보다 앞서는 것이다. 법령을 따르는 것은, 그 법령 이전에 이미 교화가 이루어지고 있었던 것이다. 성인이 다스리면 백성은 자연히 교화된다.⁷¹⁾

《太平御覽》제430권에는 다음과 같은 문장이 있다.

《子思》에서 말했다. “같은 말도 믿는다는 것은 말한 사람에 대한 믿음이 말보다 앞서는 것이다. 같은 법령도 따르다는 것은, 그 법령 이전에 이미 교화가 이루어지고 있었던 것이다. 성인이 다스리면 백성은 자연히 교화된다.”⁷²⁾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후한서·선장이왕도곽오승정조열전(後漢書·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을 들 수 있다.

“어”에서 말했다. “같은 말도 믿는다는 것은 말한 사람에 대한 믿음이 말보다 앞서는 것이다. 같은 법령도 따르다는 것은, 그 법령 이전에 이미 교화가 이루어지고 있었던 것이다.”⁷³⁾

《후한서(後漢書)》 이현(李賢)의 주는 다음과 같다.

진위를 판단하는 기준도 다르고, 사람마다 신뢰의 기준도 다르다. 같은 말을 믿는다는 것은 인을 따르는 사람과 인을 이용하는 사람이 각각 같은 말을 할 경우, 사람들은 그 인을 따르는 사람의 말을 신뢰하고, 인을 이용하는 사람의 말을 신뢰하지 않는다는 것이다. 즉, 신뢰는 말에 있지 않고, 고로 믿음이 말보다 앞선다고 하는 것이다. 같은 법령도 따르다는 것도 그 의미는 같다. 이는 모두 《子思子》 누덕편(累德篇)의 말로 그래서 “어”에서 말했다”는 말이 붙었다.⁷⁴⁾

70) 문자.부언(文子.符言)》：「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

71) 《意林》：「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而遷其化。」

72) 《太平御覽》제430권《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民遷如化。”

73) 《후한서.선장이왕도곽오승정조열전(後漢書.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

74) 《후한서(後漢書)》：「眞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眞者，不信其僞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

《後漢書》李賢의 주석에서 알 수 있는 것은 당시의 《子思子》에 “누덕편(累德篇)”이 있었다는 점이다. 유사한 표현은 《서간중론·귀험(徐幹中論·貴驗)》에서 발견할 수 있다.

자사가 말했다. “같은 말도 믿는다는 것은 말한 사람에 대한 믿음이 말보다 앞서는 것이다. 같은 법령도 따른다는 것은, 그 법령 이전에 이미 교화가 이루어지고 있었던 것이다.”⁷⁵⁾

여기서는 이 말을 子思의 말로 본다(여기서 “子思”는 서명이 아니다.) 그러나 유사한 표현이 《淮南子·繆稱》에서도 출현한다.

같은 말도 백성이 믿는다는 것은 말한 사람에 대한 믿음이 말보다 앞서는 것이다. 같은 법령도 백성이 따른다는 것은, 그 법령 밖에 이미 진실함이 있었던 것이다. 성인이 다스리면 백성은 자연히 교화된다. 마음이 그것보다 앞서는 것이다.⁷⁶⁾

《문자·정성(文子·精誠)》에서는 이 문장을 노자의 말로 여겼다.

노자가 말했다. “마음이 정성스러우면, 영묘한 교화가 가능하나, 그 도를 말할 수 없다. 성인은 자리에서 벗어나지 않으면서도 천하를 다스렸고, 이는 마음의 작용이 부르는 것보다 강하기 때문이다. 그래서 같은 말도 믿는다는 것은 말한 사람에 대한 믿음이 말보다 앞서는 것이다. 같은 법령도 따른다는 것은, 그 법령 밖에 이미 진실함이 있었던 것이다. 성인이 다스리면 백성의 교화는 영묘하며, 마음은 그것보다 앞선다.”⁷⁷⁾

《구당서(舊唐書)》에서 《위징열전(魏徵列傳)》과 《위원충열전(魏元忠列傳)》에 각각 다음과 같은 문장이 있다.

《文子》가 말했다. “같은 말도 믿는다는 것은 말한 사람에 대한 믿음이 말보다 앞서는 것이다. 같은 법령도 따른다는 것은, 그 법령 밖에 이미 진실함이 있었던 것이다.”⁷⁸⁾

《신당서·위징열전(新唐書·魏徵列傳)》에는 다음과 같은 글이 있다.

전에서 말했다. …… 또 말했다. “같은 말도 믿는다는 것은 말한 사람에 대한 믿음이 말보다 앞서는 것이다. 같은 법령도 따른다는 것은, 그 법령 밖에 이미 진실함이 있었던 것이다.”⁷⁹⁾

75) 《서간중론·귀험(徐幹中論·貴驗)》: 「子思曰: “同言而信, 信在言前也; 同令而化, 化在令外也。”」

76) 《淮南子·繆稱》: 「同言而民信, 信在言前也; 同令而民化, 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 民遷而化, 情以先之也。」

77) 《문자·정성(文子·精誠)》: 「老子曰: “心之精者, 可以神化, 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 情甚於叫呼。故同言而信, 信在言前也; 同令而行, 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 民化如神, 情以先之。……”」

78) 《文子》曰: “同言而信, 信在言前; 同令而行, 誠在令外。”

79) 《신당서·위징열전(新唐書·魏徵列傳)》: 「傳曰: “……。”又曰: “同言而信, 信在言前; 同令而行, 誠在令外。”」

그 외에도,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 제390권 인사부(人事部)에서 《설원(說苑)》의 내용을 인용했다.

《說苑》에서 말했다. “양군(위나라 임금)이 사냥을 나가서, 흰 기러기 떼를 만났다. 양군은 수레에서 내려, 궁 시위를 당겨 기러기를 맞추려고 했다. 길에 행인이 있어 보더니, 양군에게 그치기를 권하였다. 기러기 떼가 놀랐고, 양군은 분노해서, 행인을 죽이려 했다. 수레꾼 공손룡이 수레에서 내려 말했다. ‘예전에 제경공이 살아있을 때, 가뭄이 3년 간 들었습니다. 점을 쳐보니, 반드시 사람을 죽여 제사 드리면, 비가 올 것이라고 했습니다. 경공은 내가 예전에 비를 청한 이유는 내 백성을 위해서이다. 오늘 사람을 죽여서 비가 온다면 과인이 스스로 이를 말아야 한다고 말했습니다. 말이 끝나기 전에 하늘은 큰 비를 천리 밖까지 내리게 했습니다. 오늘 주군이 기러기 떼가 놀란 이유로 행인을 죽인다면, 늑대나 호랑이와 다를 바 없습니다.’ 양군은 공손룡의 머리를 끌고서 수레에 올라 성문으로 들어와서 만세를 불렀다. ‘오늘의 사냥은 즐겁도다. 좋은 말을 특별히 얻었다.’” 《子思子》에서 말했다. “같은 말도 믿는다는 것은 말한 사람에 대한 믿음이 말보다 앞서서 있는 것이다. 같은 법령도 따른다는 것은, 그 법령 이전에 이미 교화가 이루어지고 있었던 것이다.”⁸⁰⁾

여기서 “子思子”의 말은 앞의 내용과 맞지 않다. 그 외에도 “양군출엽(梁君出獵)” 고사는 《예문유취(藝文類聚)》 제66권, 제100권, 《곤학기문·(困學紀聞·諸子)》에서 인용한 《장자(莊子)》 (통행본 《莊子》에서는 이 문장이 보이지 않는다), 《신서·잡사(新序·雜事)》 등 서적에서 보이지만, 이 중에는 “子思子”의 말이 없다. 필자의 생각으로는 이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 제390권의 “子思子”의 말은 마땅히 “梁君出獵” 고사와 따로 봐야 한다. 즉, 줄을 바꾸어서 《子思子》에 대한 인용문으로 봐야 한다.

(18) 《意林》에서 《子思子》 7권을 인용했다.

수레 하나를 만들기 위해 일 년을 쓰지만, 한 치 길이의 가로장이 없으면, 수레는 움직일 수 없다.⁸¹⁾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 제773권에서 《子思子》를 인용했다.

《子思子》에서 말했다. “수레 하나를 만들기 위해 일 년을 쓰지만, 한 치 길이의 수레 틀이 없으면, 수레는 움직일 수 없다.”⁸²⁾

80)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 제390권 : 「《說苑》曰 : “梁君出獵, 見白鴈群。梁君下車, 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觀, 勸梁君止。鴈群駭, 梁君怒, 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對曰 : “昔者齊景公之時, 天旱三年, 卜之曰 : 必以人祠, 乃雨。景公曰 : 吾昔所以求雨者, 爲吾民也。今以人祠乃雨, 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 天大雨方千里。今主君以白鴈故而欲殺之, 無異於狼虎。梁君援其首與上車, 歸入郭門, 呼萬歲曰 : “樂哉今日獵也。獨得善言。”」《子思子》曰 : “同言而信, 信在言前。”」

81) 《意林》 : 「終年爲車, 無一尺之軫, 則不可馳。」

82)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 제773권 : 「《子思子》曰 : “終年爲車, 無一尺之軾, 則不可以馳。”」

유사한 표현은 《회남자·무칭(淮南子·繆稱)》에서도 나온다.

수레 하나를 만들기 위해 일 년을 쓰지만, 3촌 길이의 비녀장이 없으면, 수레는 움직일 수 없다.⁸³⁾

(19) 《意林》에서 《子思子》 7권을 인용했다.

백 가지 마음을 품으면 한 사람도 얻을 수 없고, 한 마음으로 대하면 백 명의 사람을 얻을 수 있다.⁸⁴⁾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제376권에는 다음과 같은 문장이 있다.

《子思子》에서 말했다. “백 가지 마음을 품으면 한 사람도 얻을 수 없고, 한 마음으로 대하면 백 명의 사람을 얻을 수 있다.”⁸⁵⁾

유사한 표현은 《회남자·무칭(淮南子·繆稱)》에서도 나온다.

고로 두 마음을 품으면 한 사람도 얻을 수 없고, 한 마음으로 대하면 백 명의 사람을 얻을 수 있다. 남자가 기른 난초는 아름답지만 향기가 없고, 후처의 아이는 건강하지만 윤택하지 않다. 이는 마음이 잘 왕래하지 못한 이유이다.⁸⁶⁾

《太平御覽》제983권에서 《淮南子》를 인용한다.

《淮南子》에서 말했다. “두 마음을 품으면 한 사람도 얻을 수 없고, 한 마음으로 대하면 백 명의 사람을 얻을 수 있다. 남자가 기른 난초는 아름답지만 향기가 없고, 후처의 아이는 건강하지만 윤택하지 않다. 이는 마음이 잘 왕래하지 못한 이유이다.”⁸⁷⁾

(20) 《意林》에서 《子思子》 7권을 인용했다.

군주는 뿌리이며, 신하는 가지와 잎이다. 뿌리가 튼튼하면 잎이 무성하고, 뿌리가 마르면 잎이 시든다.⁸⁸⁾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회남자·무칭(淮南子·繆稱)》을 들 수 있다.

군주는 뿌리이며, 신하는 가지와 잎이다. 뿌리가 튼튼하지 않으나 가지와 잎이 무성한

83) 《회남자·무칭(淮南子·繆稱)》: 「故終年爲車, 無三寸之鏹, 不可以驅馳。」

84) 《意林》: 「百心不可得一人, 一心可得百人。」

85)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제376권: 「《子思子》曰: “百心不可得一人, 一心可得百人。”」

86) 《회남자·무칭(淮南子·繆稱)》: 「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 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 美而不芳, 繼子得食, 肥而不澤, 情不相與往來也。」

87) 《太平御覽》제983권: 「《淮南子》曰: “兩心不可以得一人, 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 美而不芳, 繼子得食, 肥而不澤, 精不相與往來也。”」

88) 君, 本也; 臣, 枝葉也。本美則葉茂, 本枯則葉凋。」

나무는 들어본 적 없다. 도가 있는 세상은 사람이 나라를 얻는다. 도가 없는 세상은 나라를 남에게 준다.⁸⁹⁾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제620권에서 《淮南子》를 인용했다.

《淮南子》에서 말했다. “군주는 뿌리이며, 신하는 가지와 잎이다. 뿌리가 튼튼하지 않으나 가지와 잎이 무성한 나무는 들어본 적 없다. 도가 있는 세상은 사람이 나라를 얻는다. 도가 없는 세상은 나라를 남에게 준다.”⁹⁰⁾

《문자·미명(文字·微明)》은 이 문장을 노자(老子)의 말로 여겼다.

노자가 말했다. “고로 군주는 뿌리이며, 신하는 가지와 잎이다. 뿌리가 튼튼하지 않으나 가지와 잎이 무성한 나무는 들어본 적 없다.”⁹¹⁾

(21) 《意林》에서 《子思子》 7권을 인용했다.

쾌락에 빠진 자는 걱정이 중해지고, 음식에 빠진 자는 행동이 박해될 것이다. 어른을 만나서 그 안색에 굴하면 안되고, 귀한 자를 만나서 말을 마음대로 해서는 안된다. 비록 비바람이 불어도, 나는 그 분의 집에 들어갈 수 없다.⁹²⁾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제565권에서 《子思子》를 인용했다.

《子思子》에서 말했다. “쾌락에 빠진 자는 걱정이 중해지고, 음식에 빠진 자는 행동이 박해될 것이다. 군자는 같이하면 즐겁고, 다르게 하면 예를 갖춘다.”⁹³⁾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공자가어·호생(孔子家語·好生)》을 들 수 있다.

공자가 자로에게 말했다. “어른을 보고 충분히 인사를 다 하지 못했다면, 비록 비바람이 불어도, 나는 그 분의 집에 들어갈 수 없다. 고로 군자는 가능한 방법으로 사람을 존경하고, 소인은 반대이다.”⁹⁴⁾

황이주(黃以周)가 편집한 《子思子》 7권의 주석에는 “옛 판본에는 이를 잇 절과 잘못 연결하였는데, 오늘 이를 바로 잡는다. 《어람(御覽)》 제565권에서 두 문장을 인용했다.(舊

89) 《회남자·무칭(淮南子·繆稱)》: 「君, 根本也; 臣, 枝葉也。根本不美, 枝葉茂者, 未之聞也。有道之世, 以人與國; 無道之世, 以國與人。」

90)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제620권: 「《淮南子》曰: “君, 根本也; 臣, 枝葉也。根本不善, 枝葉茂者, 未聞也。有道之世, 以人與國; 無道之世, 以國與人。”」

91) 《문자·미명(文字·微明)》: 「老子曰: “……故君根本也, 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 未之有也。”」

92) 《意林》: 「繁於樂者重於憂, 厚於義者薄於行。見長不能屈其色, 見貴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 吾不入其門也。」

93)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제565권: 「《子思子》曰: “繁於樂者重於憂, 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同則有樂, 異則有禮。”」

94) 《공자가어·호생(孔子家語·好生)》: 「孔子謂子路曰: “見長者而不盡其辭, 雖有風雨, 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 小人反是。”」

本誤與上連節，今正之。《御覽》五百六十五引上二句” 또한 《孔子家語·好生》에서는 이 문장을 공자의 말로 여겼다.

(22) 《意林》에서 《子思子》 7권을 인용했다.

군자는 마음으로 귀와 눈을 이끌고, 의를 세우는 것을 옹기라 한다.⁹⁵⁾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설원·담총(說苑·談叢)》을 들 수 있다.

성인은 마음으로 귀와 눈을 이끌고, 의를 세우는 것을 옹기라 한다.⁹⁶⁾

《공자가어·호생(孔子家語·好生)》은 이 문장을 공자(孔子)가 자로(子路)에게 한 말로 여겼다.

공자가 자로에게 말했다. “군자는 마음으로 귀와 눈을 이끌고, 의를 세우는 것을 옹기라 한다. 소인은 귀와 눈으로 마음을 이끌고, 겸손하지 않은 것을 옹기라 한다. 고로 (군자는) 물리침을 당해도 원망하지 않고, 앞세워지면 스승으로 둘 수 있다.”⁹⁷⁾

(23)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 제386권에서 《子思子》를 인용하였다.

《子思子》에서 말했다. 중항무백은 맨 손으로 호랑이를 잡았다.⁹⁸⁾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회남자·무칭(淮南子·繆稱)》을 들 수 있다.

중항무백은 맨 손으로 호랑이를 잡았는데, 생포할 수는 없었다. 무릇 힘이 강해도 모자라는 점이 있었던 것이다.⁹⁹⁾

《太平御覽》제891권에서 《淮南子》를 인용했다.

《淮南子》에서 말했다. 중항무백은 맨 손으로 호랑이를 잡았는데, 생포할 수는 없었다.¹⁰⁰⁾

(24) 《太平御覽》제403권에서 《子思子》를 인용했다.

또 (《子思子》) 말했다. “하늘에 도가 있으면 나는 제복을 그대는 장신구를 차고, 하

95) 《意林》：「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96) 《설원·담총(說苑·談叢)》：「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97) 《공자가어·호생(孔子家語·好生)》：「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慙以爲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不從已。”」

98) 《태평어람(太平御覽)》 제386：「《子思子》曰：“中行穆伯手捕虎。”」

99) 《회남자·무칭(淮南子·繆稱)》：「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

100) 《太平御覽》제891권：「《淮南子》曰：“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

늘에 도가 없으면 나는 그대와 노동을 하며 살겠소.”¹⁰¹⁾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太平御覽》제691권이 있다.

《莊子》에서 말했다. 祝牧이 아내에게 말했다. “하늘에 도가 있으면 나는 제복을 그대는 장신구를 차고, 하늘에 도가 없으면 나는 그대와 노동을 하며 살겠소.”¹⁰²⁾

같은 《太平御覽》에서 하나는 《子思子》에서 인용했다고 하고, 또 하나는 《莊子》에서 인용했다고한다. 위 문장은 현 《莊子》에서는 보이지 않는다. 황이주는 《子思子》 7권을 해석하는 과정에서 “《困學紀聞》제10권은 《莊子》의 유실된 문장이다.” 황이주가 지적하였듯이, 《困學紀聞》옹원기(翁元圻)는 주에서 다음과 같이 밝혔다. “현행본 《御覽》이 《子思子》를 잘못 인용했다. (今本《御覽》誤入《子思子》之下)” 그래서 《太平御覽》이 《子思子》를 인용했다는 것은 의심할 만하다.

(25) 《太平御覽》제403권에서 《子思子》를 인용하였다.

또 (《子思子》) 말했다. 원현은 노나라에 거하며 작은 집에서 살았다. 지붕은 물이 새고, 바닥은 젖었지만, 원현은 편히 앉아서 금을 키며 노래를 불렀다. 자공이 큰 말을 타고, 감색 옷에 흰 마고자를 입고, 좁은 골목에 비해 거대한 수레를 몰고, 원현을 찾아왔다. 원현은 모자를 쓰고, 부쉬진 신발에 나무 지팡이를 짚고 마중했다. 자공이 말했다. “선생께서는 병이 있으신지요?” 원현이 대답했다. “제가 듣기로는, 재산이 없는 것을 ‘빈하다’ 하고, 공부하나 진전이 없는 것을 병이라 합니다. 지금 저는 가난한 거지, 병은 없습니다.” 자공이 우물쭈물하며 낮에는 후회하는 기색이 가득했다.¹⁰³⁾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장자·양왕(莊子·讓王)》이 있다.

원현(자사의 이름)은 노나라에 거하며 생포로 지붕 삼은 작은 집에서 살았다. 잡포로 만든 문은 제 구실을 못하고, 뽕나무로 문을 달았다. 두 방의 창문은 향아리로 틀을 만들고 흰 옷들을 채워 넣었다. 지붕은 물이 새고, 바닥은 젖었지만, 원현은 편히 앉아서 금을 켜고 있었다. 자공이 큰 말을 타고, 감색 옷에 흰 마고자를 입고, 좁은 골목에 비해 거대한 수레를 몰고, 원현을 찾아왔다. 원현은 자작나무 모자에 깨진 신발을 신고 나무 지팡이를 짚고 마중했다. 자공이 말했다. “선생께서는 병이 있으신지요?” 원현이 대답했다. “제가 듣기로는, 재산이 없는 것을 ‘빈하다’ 하고, 공부하나 진전이 없는 것을 병이라 합니다. 지금 저는 가난한 거지, 병은 없습니다.” 자공이 우물쭈물하며 낮에는 후회하는 기색이 가득했다. 원현이 웃으며 말했다. “무릇 세속에 부화하며 나아감은 소인배를

101) 《太平御覽》제403권 : 「又(《子思子》)曰 : 「祝牧謂其妻曰 : 天下有道, 我韋子珮; 天下無道, 我負子戴。」」

102) 《太平御覽》제691권 : 「《莊子》曰 : 「祝牧謂其妻曰 : 『天下有道, 我韋子佩; 天下無道, 我負子戴。』」」

103) 《太平御覽》제403권 : 「又(《子思子》)曰 : 「原憲處魯, 居環堵之室, 上漏下濕, 匡坐而絃歌。子貢乘大馬, 中紺而表素, 軒車不容巷, 往見原憲。原憲正冠, 蹠履杖藜, 應門。子貢曰 : 「嘻, 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 : 「憲聞, 無財之謂貧, 學道而不能行之之謂病。今憲貧也, 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친구로 삼으며, 명성을 얻기 위해 배우며, 자기 과시를 위해 가르치며, 간사함을 감추기 위해 인의를 사옹하고, 화려한 수레 큰 말로 장식합니다. 저 원현은 그런 일을 하지 못합니다.”¹⁰⁴⁾

《太平御覽》제393권에서 《莊子》를 인용하였다.

《莊子》에서 말했다. “원현은 노나라에 거하며 작은 집에서 살았지만, 편히 앉아 금을 키며 노래를 불렀다.”¹⁰⁵⁾

《太平御覽》제485권에서 《莊子》를 인용하였다.

《莊子》에서 말했다. 원현은 노나라에 거하며 작은 집에서 살았다. 잡풀로 만든 문은 제 구실을 못하고, 나무로 문을 달고 향아리로 창문을 만들었다. 지붕은 물이 새고, 바닥은 젖었지만, 원현은 편히 앉아서 금을 키며 노래를 불렀다. 자공이 큰 말을 타고, 검색 옷에 흰 마고자를 입고, 좁은 골목에 비해 거대한 수레를 몰고, 원현을 찾아왔다. 원현은 나무 지팡이를 짚고 마중했다. 자공이 말했다. “선생께서는 병이 있으신지요?” 원현이 대답했다. “제가 듣기로는, 재산이 없는 것을 ‘빈하다’ 하고, 공부하나 진전이 없는 것을 병이라 합니다. 지금 저는 가난한 거지, 병은 없습니다.” 자공이 우물쭈물하며 낮에는 후회하는 기색이 가득했다. ¹⁰⁶⁾

《한시외전(韓詩外傳)》제1권에는 다음과 같은 문장이 있다.

원현은 노나라에 거하며 잡풀로 지붕 삼은 작은 집에서 살았다. 잡풀로 문을 만들고, 창문은 향아리로 만들었다. 뽕나무로 문을 달았고, 지붕은 물이 새고, 바닥은 젖었지만, 원현은 편히 앉아서 금을 켜고 있었다. 자공이 큰 말을 타고, 가벼운 털옷 속에는 검색 옷에 흰 마고자를 입었다. 좁은 골목에 비해 거대한 수레를 몰고, 원현을 찾아왔다. 원현은 닥나무 모자에 나무 지팡이를 짚고 마중했다. 모자는 갓끈이 떨어졌고, 옷은 털면 팔꿈치가 보이고, 부러진 신발은 발꿈치가 보였다. 자공이 말했다. “선생께서는 병이 있으신지요?” 원현이 고개를 들어 대답했다. “제가 듣기로는, 재산이 없는 것을 ‘빈하다’ 하고, 공부하나 진전이 없는 것을 병이라 합니다. 지금 저는 가난한 거지, 병은 없습니다. 무릇 세속에 부화하며 나아감은 소인배를 친구로 삼으며, 명성을 얻기 위해 배우며, 자기 과시를 위해 가르치며, 간사함을 감추기 위해 인의를 사옹하고, 화려한 수레 큰 말로 장식합니다. 저 원현은 그런 일을 하지 못합니다.” 자공이 우물쭈물하며 낮에는 후회하

104) 장자.양왕(莊子.讓王)》:「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緋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之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105) 太平御覽》제393권:「《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匡坐而弦歌。」

106) 《太平御覽》제485권:「《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乘木爲樞而甕牖,上漏下溼,匡坐而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先生何病也。”原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道不能行之謂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

는 기색이 가득했다. 원헌은 천천히 걸으며 지팡이를 끌며 《商頌》을 노래하며 돌아가니, 소리는 천지에 가득하여 금석이 떨어지는 것 같았다. 천자는 그를 보지 않고도 신하로 삼았고, 제후는 그를 보지 않고도 친구가 되었다. 고로 몸을 지키는 자는 가정을 잊고, 뜻을 지키는 자는 몸을 잊는다. 물질을 사랑하지 않는데, 누가 그를 모욕할 수 있는가? 《시경》에서 말했다. “내 마음은 돌이 아니요, 남이 함부로 굴릴 수 없다. 내 마음은 돛자리가 아니요, 함부로 말 수 없다.”¹⁰⁷⁾

《신서·절사(新序·節士)》에는 다음과 같은 문장이 있다.

원헌은 노나라에 거하며 생포로 지붕 삼은 작은 집에서 살았다. 잡포로 문을 만들고, 창문은 항아리로 만들었다. 뽕나무로 문을 달았고, 지붕은 물이 새고, 바닥은 젖었지만, 원헌은 편히 앉아서 금을 쳐고 있었다. 자공이 이를 듣고서, 큰 말을 타고, 가벼운 털옷 속에는 감색 옷에 흰 마고자를 입고서, 좁은 골목에 비해 거대한 수레를 몰고, 원헌을 찾아왔다. 원헌은 뽕나무 잎 모자를 쓰고, 나무 지팡이를 짚고 마중했다. 모자는 갓끈이 떨어졌고, 옷은 털면 팔꿈치가 보이고, 부러진 신발은 발꿈치가 보였다. 자공이 말했다. “선생께서는 병이 있으신지요?” 원헌이 고개를 들어 대답했다. “제가 듣기로는, 재산이 없는 것을 ‘빈하다’ 하고, 공부하나 진전이 없는 것을 병이라 합니다. 지금 저는 가난한 거지, 병은 없습니다. 무릇 세속에 부화하며 나아감은 소인배를 친구로 삼으며, 명성을 얻기 위해 배우며, 자기 과시를 위해 가르치며, 간사함을 감추기 위해 인의를 사용하고, 화려한 수레 큰 말로 장식합니다. 저 원헌은 그런 일을 하지 못합니다.” 자공이 우물쭈물하며 낮에는 후회하는 기색이 가득했다. 원헌은 천천히 걸으며 지팡이를 끌며 《商頌》을 노래하며 돌아가니, 소리는 천지에 가득하여 금석이 떨어지는 것 같았다. 천자는 그를 보지 않고도 신하로 삼았고, 제후는 그를 보지 않고도 친구가 되었다. 고로 몸을 지키는 자는 가정을 잊고, 뜻을 지키는 자는 몸을 잊는다. 물질을 사랑하지 않는데, 누가 그를 모욕할 수 있는가? 《시경》에서 말했다. “내 마음은 돌이 아니요, 남이 함부로 굴릴 수 없다. 내 마음은 돛자리가 아니요, 함부로 말 수 없다.” 바로 원헌을 말하는 것이다.¹⁰⁸⁾

- 107) 《한시외전(韓詩外傳)》제1권: 「原憲居魯, 環堵之室, 茨以蒿萊, 蓬戶甕牖, 桷桑而爲樞, 上漏下濕, 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 衣輕裘, 中紺而表素, 軒不容巷, 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 振襟則肘見, 納履則踵決。子貢曰: “嘻, 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 “憲聞之, 無財之謂貧, 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 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 比周而友, 學以爲人, 教以爲己; 仁義之匿, 車馬之飾, 衣裘之麗, 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 面有慙色, 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 歌《商頌》而反, 聲淪於天地, 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 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 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 孰能忝之? 《詩》曰: “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 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
- 108) 《신서·절사(新序·節士)》: 「原憲居魯, 環堵之室, 茨以生蒿, 蓬戶甕牖, 揉桑以爲樞, 上漏下溼, 匡坐而絃歌。子貢聞之, 乘肥馬, 衣輕裘, 中紺而表素, 軒車不容巷, 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 杖藜杖, 而應門, 正冠則纓絕, 衽襟則肘見, 納屨則踵決。子貢曰: “嘻, 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 “憲聞之, 無財之謂貧, 學而不能行之謂病, 憲貧也, 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 比周而交, 學以爲人, 教以爲己, 仁義之愚, 輿馬之飾, 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 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屨, 行歌《商頌》而反, 聲滿天地, 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 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 身且不愛, 孰能累之。《詩》曰: “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 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26) 《太平御覽》 제620권에서 《子思》를 인용했다.

자사가 말했다. “군주가 스스로 대단하다 여기면, 신하들의 건의가 채택되지 못한다. 일이 잘 되면 스스로 높이고, 신하들의 건의는 고사하니, 심지어 그릇됨에 영합하여 나쁜 분위기를 조성한다. 무릇 일의 옳고 그름을 성찰하지 않고 다른 사람이 자신을 칭찬하는 것만 좋아하면, 용렬함이 극심하다. 이치의 옳고 그름을 헤아리리 않고 아침만 한다면, 간사함이 극심한 것이다. 군주는 용렬하고 신하는 간사함으로 백성의 위에 거한다면, 백성을 따르지 않는다. 이렇게 지속된다면 국가는 비길 데 없이 추락한다.¹⁰⁹⁾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공충자·항지(孔叢子·抗志)》를 들 수 있다.

자사가 말했다. “군주가 스스로 대단하다 여기면, 신하들의 건의가 채택되지 못한다. 일이 잘 되면 스스로 높이고, 신하들의 건의는 고사하니, 심지어 그릇됨에 영합하여 나쁜 분위기를 조성한다. 무릇 일의 옳고 그름을 성찰하지 않고 다른 사람이 자신을 칭찬하는 것만 좋아하면, 용렬함이 극심하다. 이치의 옳고 그름을 헤아리리 않고 아침만 한다면, 간사함이 극심한 것이다. 군주는 용렬하고 신하는 간사함으로 백성의 위에 거한다면, 백성을 따르지 않는다. 이렇게 지속된다면 국가는 비길 데 없이 추락한다.¹¹⁰⁾

《資治通鑑》 제1권 안왕(安王) 25년에는 다음과 같은 문장이 있다.

자사가 말했다. “군주가 스스로 대단하다 여기면, 신하들의 건의가 채택되지 못한다. 일이 잘 되면 스스로 높이고, 신하들의 건의는 고사하니, 심지어 그릇됨에 영합하여 나쁜 분위기를 조성한다. 무릇 일의 옳고 그름을 성찰하지 않고 다른 사람이 자신을 칭찬하는 것만 좋아하면, 용렬함이 극심하다. 이치의 옳고 그름을 헤아리리 않고 아침만 한다면, 간사함이 극심한 것이다. 군주는 용렬하고 신하는 간사함으로 백성의 위에 거한다면, 백성을 따르지 않는다. 이렇게 지속된다면 국가는 비길 데 없이 추락한다.¹¹¹⁾

《孔叢子·抗志》와 《資治通鑑》이 인용한 “子思”는 서적명이 아니라 인명이다.

(27) 《太平御覽》 제815권에서 《子思子》를 인용했다.

《子思子》에서 말했다. “관중은 좋은 비단 갈아서 행적이 추했으나 제나라의 종묘에 올랐고, 자산은 거친 비단 갈아서 행실이 돈후했지만 끝내 존경받지 못했다”¹¹²⁾

109) 《太平御覽》 제620권: 「《子思》曰: “人主自臧, 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 猶却衆謀, 況知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 闇莫甚焉; 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 諂莫甚焉。君闇臣諂, 以居百姓之上, 民弗與也。若此不已, 國無類矣。”」

110) 《공충자·항지(孔叢子·抗志)》: 「子思曰: “人主自臧, 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 猶却衆謀, 況和非以長乎? 夫不察事之是非, 而悅人之讚已, 闇莫甚焉; 不度理之所在, 而阿諛求容, 諂莫甚焉。君闇臣諂, 以居百姓之上, 民弗與也。若此不已, 國無類矣。”」

111) 《資治通鑑》 제1권: 「子思曰: “人主自臧, 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 猶卻衆謀, 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 闇莫甚焉; 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 諂莫甚焉。君闇臣諂, 以居百姓之上, 民不與也。若此不已, 國無類矣。”」

112) 《太平御覽》 제815권: 「《子思子》曰: “管仲饋錦也, 雖惡而登朝; 子產練紫也, 雖美而不尊。”」

《太平御覽》의 주에서 “공자가어(孔子家語)”라는 글이 있지만, 《孔子家語》에서 이 문장은 찾을 수 없다. 아마도 황이주가 《子思子》7권을 편집하면서 지적했듯이 《太平御覽》 주석의 오기(誤記)로 봐야 한다.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회남자·무칭(淮南子·繆稱)》을 들 수 있다.

고로 관중은 좋은 비단 같아서 행적이 추했으나 제나라의 종묘에 올랐고, 자산은 거친 비단 같아서 행실이 둔후했지만 끝내 존경받지 못했다.¹¹³⁾

《太平御覽》 제815권에는 다음과 같은 글이 있다.

《淮南子》에서 말했다. “관중은 좋은 비단 같아서 행적이 추했으나 제나라의 종묘에 올랐고, 자산은 거친 비단 같아서 행실이 둔후했지만 끝내 존경받지 못했다.”¹¹⁴⁾

《太平御覽》에서 인용한 《子思子》와《淮南子》는 서로 유사한 문장이다.

(28) 《太平御覽》 제912권에는 다음과 같은 글이 있다.¹¹⁵⁾

《子思子》가 말했다. “여우를 호리(여우와 삶)라 부르는 것은 단순히 리가 삶을 모르는 것이 아니다. 여우를 우연히 얻었어도 다시 삶을 잃을 자다.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회남자·무칭(淮南子·繆稱)》이 있다.

지금 호리(狐狸, 여우)라 하는 사람은 호가 여우인지, 리가 삶인지 모른다. 여우를 본 적이 없거나, 삶을 본 적 없는 것이다. 여우와 삶은 완전히 다르지 않고, 같은 종이다. 그러나 호리라 부르는 것은 여우나 삶이 다름을 모르는 것이다. 불초한 사람을 현명하다고 말하는 것은 현명함이 무엇인지 모르는 것이며, 현명한 자를 불초하다는 것은 반드시 불초함이 무엇인지 모르는 것이다.¹¹⁶⁾

이상 육조 시대부터 북송 시대의 고전문헌 중 《禮記》 4편과 무관한 《子思(子)》를 인용한 사례를 살펴보면, 다음과 같은 특징을 알 수 있다.

① 사례 (24)에서 인용한 《子思子》는 오기(誤記)일 가능성이 높다.

113) 《회남자·무칭(淮南子·繆稱)》: 「“故筦子文錦也, 雖醜登廟; 子產練染也, 美而不尊。”」

114) 《太平御覽》 제815권: 「《淮南子》曰: “管仲文錦也, 雖醜登廟, 子產練帛也, 美而不尊。”」

115) [역자주]: 爲는 필요 없는 글자로 보인다. 《子思子》曰: “謂狐爲狸者, 非直不知狸也, 忽得狐, 復失狸者也。”黃注: 《御覽》九百十一引《子思子》。

黃案: “謂狐爲狸者”, 當依《繆稱訓》作“謂狐狸”, “爲”字衍文。……《繆稱訓》云: “今謂狐狸, 則必不知狐, 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者, 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 同類也。而謂狐狸, 則不知狐, 狸。是故謂不肖者賢, 則必不知賢; 謂賢者不肖, 則必不知不肖者矣。”《淮南子》申此語甚明顯。

116) 《회남자·무칭(淮南子·繆稱)》: 「今謂狐狸, 則必不知狐, 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者, 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 同類也, 而謂狐狸, 則不知狐, 狸。是故謂不肖者賢, 則必不知賢, 謂賢者不肖, 則必不知不肖者矣。」

② 사례 (9)에서 사례(28)까지의 19개 사례 중, 오직 사례(15)만 다른 고전 문헌에서 유사한 표현을 찾을 수 없다. 그러나 대부분 사례의 유사한 표현은 고전 문헌 중 《회남자·무칭(淮南子·繆稱)》, 《문자(文子)》, 《공자가어(孔子家語)》 등에서 찾을 수 있다.

③ 유사 표현의 빈도가 높은 것은 《淮南子·繆稱》(모두 10개의 사례가 있다)이다. 유사 표현 빈도는 《문자》가 《淮南子·繆稱》 다음이다. 모두 알다시피, 현행본 《문자》는 《淮南子》의 내용을 많이 취한 글이다.¹¹⁷⁾ 《문자》에 유사한 표현이 많은 것은 필연적인 결과이다.

④ 왕숙(王肅)이 열거한 《子思書》 사례(9), 사례(10)의 내용은 《禮記》4편, 《淮南子·繆稱》, 《문자》, 《孔子家語·好生》 등에서 보이지 않는다. 또 서명이 《子思子》, 《子思》와 다르다. 이는 왕숙이 열거한 《子思書》가 육조 후기에 출현한 《子思(子)》와 다른 서적일 가능성이 매우 높음을 나타낸다.

육조 시대부터 북송 시대까지의 《子思(子)》를 정리하여, 결론부터 말하자면, 육조 후기부터 북송 시대까지 존재한 《子思(子)》 7권(혹 8권이다, 이하 “7권본《子思子》”라고 약칭한다)은, 육조 후기에 《禮記》4편, 《淮南子·繆稱》을 편집하여 만든 것이다.

《漢書·藝文志》 중 “《子思》23편”이란 언급이 있지만, 《漢志》의 기록은 후대의 《隋書·經籍志》, 《新唐書·藝文志》, 마충(馬總)의 《意林》 중 “《子思子》7권”, 《舊唐書·經籍志》 중 “《子思子》8권” 등과 비교하여 서적 명, 권수에서 큰 차이를 보인다. 이런 점에서 후대의 7권본《子思子》를 《漢志》에 기록된 “《子思》23편”과 같다고 확정지을 수 없다.

그 외에도, 육조 후기의 《子思子》내용은 《禮記》四篇, 《淮南子·繆稱》, 《문자》, 《孔子家語》등에서도 보인다. 그러나 한대에만 자사가 《中庸》을 지었다는 설이 있고, 위진시대의 왕숙(王肅)이 열거한 《子思書》의 내용은 《禮記》四篇, 《淮南子·繆稱》, 《문자》, 《孔子家語》등에서 보이지 않는다. 이로 인해 한대의 《子思》23편은 육조 후기의 《子思子》와 같지 않다. 서적의 성서과정이나 유통과정에서 단절이 있었다.

《漢志》의 “《子思》23편”은 선진 시대부터 한대까지의 문헌에서 해당 서적을 인용한 사례가 없다. 그러나 육조 후기 이후로, 《子思(子)》를 인용한 서적이 급격히 많아진다. 이는 7권본《子思子》가 육조 후기에 편집되었을 것을 의미한다.

《緇衣》의 저자에 대해서 심약(沈約)과 거의 같은 시기 유현(劉瓛)은 “공손니자(公孫尼子)의 작품이다”라고 주장했다. 《禮記正義·序》, 《經典釋文·序》에서도 이와 같은 주장을 한다. 이는 육조 후기 편집한 7권본《子思子》가 육조 후기에서 당나라 초기까지는 많은 사람들이 알지 못했을 것을 의미한다.

117) 딩위안즈(丁原植)의 《文子新論》의 서문을 통해 《문자》 4만 여 자의 내용 중 4분의 3은 《淮南子》의 내용이라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丁原植《文子新論》, 臺灣: 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 1999年10月.

예를 들어 사례 (17)의 문장은 한대에서 육조 시대 문헌에서 발화자가 불분명하다. 《淮南子·繆稱》에서는 서술문으로, 삼국시대 위나라 《徐幹中論》에서는 “자사왈(子思曰)”로, 육조 시대의 송나라(南朝劉宋 시대) 때 쓰여진 《後漢書》에서는 “어왈(語曰)”로, 《文子》에서는 “노자왈(老子曰)”로 표기했다. 그러나 당나라 이후로는 마충(馬總)의 《意林》, 《後漢書》이현(李賢)의 주석, 《太平御覽》 모두 《子思子》에서 인용했다고 밝혔다. 필자의 생각으로는 이는 7권본《子思子》의 편집은 육조 후기에 이루어졌을 것이다. (동시에 필자는 《徐幹中論》에서 “子思曰”로 표기했기 때문에 이후의 7권본《子思子》의 저자도 이 문장을 《子思子》에 수록한 것으로 의심한다)

4. 남송 이후의 《子思(子)》

본 절은 남송 이후의 《子思(子)》에 대해 살피고자 한다. 본 절에서 얻을 수 있는 결론은 남송 이후의 《子思(子)》가 이전의 7권본《子思子》의 내용과 비교하여 전래 과정에서 단절이 있었을 가능성이 높다.

남송 이후의 정사 서적 목록인 《송사·예문지(宋史·藝文志)》에는 “《子思子》7권”이라는 기록이 있다. 정사 외에, 조공무는 《군재독서지·자류총론·유가류(郡齋讀書志·子類總論·儒家類)》에서 “《子思子》七권”이라 하며 다음과 같이 지적했다.

《子思子》7권, 노나라 공급 자사(孔伋, 자는 子思다)의 저서다. 내용에는 맹가가 묻는 장면이 나온다. “목민의 도는 무엇을 우선으로 해야 합니까?” 자사자가 대답했다. “마땅히 그들을 이롭게 해야 합니다.” 맹가가 물었다. “군자가 백성에게 고해야 할 것은 인의 뿐입니다. 어찌 이익을 말합니까?” 자사자가 말했다. “인의가 바로 백성을 이롭게 합니다. 지도자가 인하지 않으면 원하는 바를 얻을 수 없고, 지도자가 의롭지 않으면 거짓을 기뻐합니다. 이는 불이익이 크게 됩니다. 고로 《역경》에는 다음과 같이 말했습니다. “이익은 도의의 함이다.(利者, 義之和也)” 또 말하였습니다. “쓰임을 이롭게하여 몸을 편안하게 하면 덕을 숭상하는 것이다.” 이는 모두 이익의 큰 도입입니다.” 사마광이 이를 인용하여 《자치통감》에 이를 수록했다. 무릇 이익에는 두 가지가 있다. 하나는 자신의 사사로운 이익이고, 또 하나는 사람들의 공적인 이익이다. 자사가 취하고자 한 것은 공적인 이익이다. 《역경》의 말을 인용한 것이 바로 그러함이다. 맹가가 비하한 이익은 사적인 이익이다. 소위 《역경》의 “소인은 이익이 보이지 않으면 권하지 않는다.”의 이익이다. 대화는 비록 상반되지만 그 뜻은 같으니, 우열을 논하는 것은 부당하다.¹¹⁸⁾

118) 《군재독서지·자류총론·유가류(郡齋讀書志·子類總論·儒家類)》: 「《子思子》七卷, 右魯孔伋子思撰. 載孟軻問: “牧民之道何先?” 子思曰: “先利之.” 孟軻曰: “君子之教民者, 亦仁義而已, 何必曰利?” 子思曰: “仁義者, 固所以利之也. 上不仁, 則下不得其所; 上不義, 則樂爲詐, 此爲不利大矣. 故《易》曰: ‘利者, 義之和也.’ 又曰: ‘利用安身, 以崇德也.’ 此皆利之大者也.” 溫公采之, 著於《通鑑》. 夫利者有二, 有一己之私利, 有衆人之公利. 子思所取, 公利也. 其所援《易》之言是也. 孟

《郡齋讀書志》의 기록과 같이, 거의 동일한 문장을 《資治通鑑》에서 찾을 수 있다. 그 외에도 《孔叢子·雜訓》에서도 찾을 수 있다. 마단임(馬端臨)의 《文獻通考》중에도 《子思子》7권이라는 기록이 있으며 《郡齋讀書志》의 글을 직접 인용하고 있다. 송렴(宋濂)은 《제자변(諸子辯)》에서 《子思子》7권을 다음과 같이 언급하였다.

자사자 7권, …… 역시 후세 사람이 편집하여 만든 것으로 자사가 친히 쓴 작품이 아니다. 다음과 같은 내용이 있다. “맹가가 물었다. ‘목민의 도는 무엇을 우선으로 해야 하나까?’ 자사자가 대답했다. ‘먼저 백성들을 이롭게 해야 합니다.’ 맹가가 물었다. ‘군자가 백성에게 고해야 할 것은 인의뿐입니다. 어찌 이익을 말합니까?’ 자사자가 말했다. ‘인의가 바로 백성을 이롭게 합니다. 지도자가 인하지 않으면 원하는 바를 얻을 수 없고, 지도자가 의롭지 않으면 거짓을 기뻐합니다. 이는 불이익이 크게 됩니다.’ 후에 맹가는 위혜왕(이름 釐)에게 인의를 고하였다.” 대개 자사자의 본 뜻을 깊이 얻은 것이다. 혹자는 불찰하여 이내 그 말과 반대로 말하니, 어찌함인가?¹¹⁹⁾

宋濂은 《子思子》7권을 “후세 사람들이 편집해서 만든, 子思가 직접 쓰지 않은 저서(後人綴輯而成, 非子思之所自著)로 보았다.¹²⁰⁾ 이후, 명나라 초황(焦竑)의 《國史經籍志·子類·儒家》에 “《子思子》7권”이란 기록이 있고, 진제(陳第)의 《世善堂藏書目錄·諸子百家類》에 “《子思子》7권”이란 기록이 있다.

청위안민(程元敏)은 《禮記·中庸, 坊記, 緇衣》가 <子思子>에서 취하지 않았는 것에 대한 고찰에서 다음과 같이 주장했다. “이방(李昉)의 《太平御覽》에서 수 차례 인용한 것은 梁나라 유종용(庾仲容)의 《子鈔》이후 알려진 소위 7권본이다. 그 후, 이 책은 유실되어 위조된 7권본이 만들어졌다”라고 하고, 조공무(晁公武)의 《郡齋讀書志》 중 “《子思子》7권”을 “偽7권本”으로 여겼다.¹²¹⁾ 이어서 다음과 같이 말했다.

삼가 생각해보면, 이는 분명히 위서이다. 확실한 것은 맹자는 자사에게 직접 가르침을 받았을 리 없으나, 이 책에서는 자사와 맹자 간의 문답을 담고 있다. 또 공연히 《맹자·양

子所鄙, 私利也。亦《易》所謂“小人不見利不勸”之利也。言雖相反而意則同, 不當以優劣論。」

119) 《제자변(諸子辯)》: 「《子思子》七卷, ……然亦後人綴輯而成, 非子思之所自著也。中載: “孟軻問: ‘牧民之道何先?’ 子思子曰: ‘先利之。’ 軻曰: ‘君子之告民者, 亦仁義而已, 何必曰利?’ 子思子曰: ‘仁義者, 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 上不義則樂爲詐。此爲不利大矣。’ 他日, 孟軻告魏侯幣以仁義。” 蓋深得子思子之本旨。或者不察, 乃遽謂其言若相反者, 何耶?」

120) 송렴(宋濂)이 주장한 “《子思子》7권은 후세 사람들이 취합하여 만든 것으로 子思가 스스로 만든 저서가 아니다”는 장심징(張心澂)의 《偽書通考》(上海商務印書館, 1957年), 이토우 토모아츠(伊東倫厚)의 《禮記·坊記, 表記, 緇衣篇について—いわゆる<子思子>殘篇の再検討》(《東京支那學報》第15號, 日本: 東京支那學會, 1969年6月), 엔링펑(嚴靈峰) 편저《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中華書局, 1993年4月), 귀이(郭沂)《郭店楚簡與先秦學術思想》, 第二章《<中庸>·<子思>·<子思子>》(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年2月) 등 학자의 지지를 얻었다.

121) 程元敏, 《禮記·中庸, 坊記, 緇衣》非出于<子思子>考, 《張以仁先生七佚壽慶論文集》, 臺灣: 學生書局, 1999年1月 / 《古史考》第七卷, 海南出版社, 2003年12月.

혜왕·상》의 주객 간 의리에 대한 논변을 표절하였으니 자사가 어찌 이렇게 행했다는 것인가? “맹가가 큰 것에 대해 묻다(孟軻問至大者也)” 단락의 93글자는 위서(僞)인 《공충자·잡훈편》에서도 보인다. 즉, 이 서적은 《공충자》를 베낀 책이다. 《공충자·거위편》에도 자사와 맹자의 문답을 담고 있으니 모두 위조하고 날조한 내용이다. 무릇 《사기·맹자 순경열전》에서 “맹가는……자사의 문인에게 배움을 받았다(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라고 했고, 《사기·색은》에서는 “오늘 문인이라 하는 것은 자사의 제자에게 배움을 받았다는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 유향의 《열녀전》, 반고의 《한지》, 조기의 《맹자제사》, 고유의 《회남자주》, 응소의 《풍속통》 모두 맹자가 자사에게 직접 배움을 받았다고 적었다. 수나라 왕소는 “人”을 필요 없는 글자로 보고, “子思之門” 즉, 맹자가 자사의 문파에서 배움을 받았다고 주장했다. 청나라 양옥승(梁玉繩)은 《사기지의》에서 그 그릇됨을 역설하며 시간을 계산해보니 맹자는 자사의 학파에 오를 수 없으며 배움도 받지 못했다고 주장했다. 전목은 맹자 연보(맹자 연구 참고)에서 역시 맹자가 자사에게 직접 사사 받았을 수 없다는 것을 증명했다. 또 《자사생졸고》를 썼으니 여기에 남겨 참고하게 하겠다.

송림이 말하였다. “《자사자》 7권은 역시 후세 사람이 편집하여 만든 것이다. ……어찌함인가” 조공무의 《군재독서지》보다 “위혜왕에게 고하다” 두 문장이 많다. 송림은 확실히 원전을 인용한 것이나 《공충자》에는 이 두 문장이 없으니, 이는 《자사자》가 《공충자》를 베끼면서도 억지로 11글자를 추가한 것이다. 122)

필자도 이에 동의한다. 《太平御覽》 이전에 있었던 “7권본《子思子》”와 《太平御覽》 이후의 “僞7권본”사이에는 내용면에서 단절이 보인다. 비록 본문의 결론은 청위안민(程元敏) 선생과 같으나 그가 열거한 근거를 채용하지 않았다.

청위안민(程元敏)의 의견과 같이, 조공무(晁公武)의 《郡齋讀書志》에서 인용한 《子思子》 7권 중 子思와 孟軻의 문답은 역사적으로는 불가능한 일이다. 그러나 필자의 생각으로 이런 이유로 《子思子》 7권을 “7권본”과 “僞7권본”으로 구분해서는 안 된다. 왜냐하면 《郡齋讀書志》에서 인용한 《子思子》 7권의 내용은 단지 이 서적이 子思의 저서가 아님을 의미한다. 필자의 생각으로는 7권본《子思子》는 육조 시대 후기에 만들어졌고, 역사적인 모순도 불가사의한 일이 아니다. 그 외에도 청위안민(程元敏) 선생은 《郡齋讀

122) 案：此決是僞書。知者，孟子不及親炙於子思，而此書竟載思孟問答，又公然襲竄《孟子·梁惠王上》載主客義利之辨，子思安得爲此？“孟軻問至大者也”九十三字，亦見僞《孔叢子·雜訓篇》，則此書抄襲《孔叢》。《孔叢子·居衛篇》另亦載思孟問答，都是僞者鑿空杜撰。夫《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自劉向《列女傳》，班固《漢·志》，趙岐《孟子題辭》，高誘《淮南子注》，應劭《風俗通》皆謂孟軻親受業於子思，隋王劭因謂“人”字衍(《索隱》引)，則定孟軻親受業孔伋之門。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力辨其非，以年世稽之，孟子不得登子思之門，執卷受業。錢賓四先生訂《孟子年譜》(見其《孟子研究》)亦證孟子不及親師事子思，又撰《子思生卒攷》(在其《先秦諸子繫年》頁172)，此並參酌。……宋曰：“《子思子》七卷，亦後人綴緝而成，……何耶。”比晁《志》引多“告魏侯營”二句，的是實據原典，而僞《孔叢子》無此二句，是此本抄襲《孔叢子》而另又臆增十一字是也。[역자주]錢穆，錢穆先生全集(新校本)，九州出版社，2011，172쪽 참고.

書志》에서 인용한 《子思子》7권의 내용이 《孔叢子》를 베꼈다는 점을 근거로 《讀書志》에 기록된 서적이 “僞7권본”이라 지적하며 그전의 7권본과 구별해야 한다고 밝혔다. 그러나 반드시 주의해야 할 것은 사례 (26)의 유사한 표현도 《공충자·항지(孔叢子·抗志)》에 있다.

그 외에도 왕탁(汪埰, 1162~1227)이 편집한 《子思子全書》 1권이 있다. 왕응린(王應麟, 1223~1296)은 《한서예문지고증(漢書藝文志考證)》에서 이렇게 주를 달았다. “현재 1권본이 있다. 《孔叢子》를 많이 베꼈고, 원본이 아니다.[非本書]” 또 황이주(黃以周)는 이렇게 지적했다. “왕응린과 같이 해박한 사람도 이미 보지 못하였으니, 본 것은 왕탁의 편집본이다.[淵博如王伯厚已不得見, 所見者汪埰輯本]” 남송 초기에는 이미 7권본《子思子》를 얻기 어려웠고, 아마도 왕응린이 본 것도 왕탁의 편집본이었을 것이다.¹²³⁾ 왕응린이 지적하였듯이, 왕탁이 편집한 《子思子全書》는 《孔叢子》의 글을 많이 취했고, 육조 말기에서 북송 시기 문헌에서 인용한 7권본《子思子》는 거의 인용하지 않았다. 그런 점에서 왕응린의 “원본이 아니다.[非本書也]”는 지적은 매우 옳다.

5. 전래문헌에서 인용한 《子思子》와 초간본《緇衣》의 비교

5.1

본 절은 초간본 《緇衣》와 전래문헌(傳世文獻)에서 인용한 《子思子》, 《禮記·緇衣》등을 통해, 초간본《緇衣》의 발견이 심약(沈約)의 주장(“《中庸》, 《表記》, 《防記》, 《緇衣》 모두 《子思子》를 취했다”)에 미친 작용에 대해 살펴겠다. 마충(馬總)의 《意林》은 《子思子》7권을 인용했다.

소인은 물에서 화를 입고, 군자는 입에서 화를 입는다.¹²⁴⁾

이와 유사한 문류(文類)의 표현으로는 《禮記·緇衣》의 문장을 들 수 있다.

공자가 말씀하시기를 소인은 물에서 화를 입고, 군자는 입에서 화를 입으며, 천자는 백성에게서 화를 입는데 모두 가까운 곳에 화가 있는 것이다.

무릇 물은 사람에게 가까우나 사람에게 화를 입히고, 물의 덕은 익숙하기 쉬우나 가

123) 황이주(黃以周)가 편집한 《子思子》7권의 서문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이 말했다. “남송 이후에, 7권본은 이미 찾기 어려웠고, 조공무(晁公武)가 겨우 봤지만, 그후로는 유실되었다.” 그러나 程元敏은 《禮記·中庸, 坊記, 緇衣》非出于<子思子>考》에서 “명나라 《國史經籍史》, 《世善堂藏書目錄》등 목록에 “《子思子》七卷”이란 기록이 있는데, 황이주(黃以周)는 검증을 못했다.”라고 지적했다.

124) 《意林》: 「小人溺於水, 君子溺於口也。」

까이하기 어렵기 때문에 사람에게 화를 입히기 쉽다. 입은 낭비하여 번거롭게 하므로 내뱉기는 쉬우나 뉘우치기는 어려우므로 사람에게 화를 입히기 쉽다.

무릇 백성이 남에게 도를 모른 채하고 인색한 마음이 있어 남을 공경할 수는 있겠으나 거만할 수는 없으므로 사람에게 화를 입히기 쉽다.

따라서 군자는 신중하지 않을 수 없다. 태갑에서 말하기를 명령을 내리고 스스로 뒤집지 말라. 스스로 화를 부르는 것이다. 쇠뇌를 발사할 때 법도에 맞게 올바르게 장전되었는지 신중히 살피고 화살을 놓는다“

《兌命》에서 말하기를 “입은 수치심을 일으키기 쉽고, 갑옷과 투구로 죄를 벌하지만 벌이 부당하면 도리어 병기로 인해 해를 당하게 되고, 예식의 옷과 치마는 옷상자에 있지만 제사를 지내며 옷을 입는데 다른 이에게 속이면 안되며, 방패와 창을 사용하는 일에는 스스로 자신의 몸을 돌보고 죄가 없는데 함부로 더하고, 다른 사람에게 해를 끼치면 안된다.”고 하였다. <태갑>에 이르기를 “하늘이 지은 재앙은 오히려 피할 수 있지만, 스스로 지은 재앙은 빠져나갈 수가 없다”고 하였다. <윤고>에서 말하기를 “윤의 선조는 서읍 하나라의 임금을 알현했다. 周에서 끝을 찾고 서로 신하를 채워 그 끝을 이루었다. 125)

- 125) 《禮記 緇衣》：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역자주] 《禮記正義 卷五十五 緇衣 第三十三》[疏]「子曰」至「惟終」。○正義曰：此一節戒慎言之事。○「小人溺於水」者，謂卑賤小人，居近川澤者，愛玩於水。溺，覆沒也。多爲水所覆，故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者，言卿大夫之君子，以口傷人，而致怨恨，遂被覆沒，亦如溺於水，不能自治也。○「大人溺於民」者，大人，謂人君也。由君在上陵虐下民，則人衆離叛，君無所尊，故「溺於民」也。「皆在其所褻也」者，言小人，君子，大人等所以被沒溺者，皆在於褻慢，而不能敬慎，故致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者，釋上三事所以致溺也。此說水溺所由也。水若遠於民，則人不沒溺，但由水近人，則人得用之沐浴，而日日狎習，不復畏懼，或泳之，或游之，無有誠忌。至於洪波浪起，亦猶習以爲常，故致覆溺也。○「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者，「德易狎」者，言有德之人，初時學其近者，淺者，謂言可得，是易可親狎。至大者，遠者，莫測其理，是難可親也。初時易狎，是易也。終則難親，是溺人也，故云「易以溺人」也。○「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者，說德既竟，此還釋溺口所由。費，惠也。口虛出言，而無實從之，是口惠也。口惠不難，失在煩數，故云「而煩」也。無以實言，是「易出」也。一出言，駟馬追之不及，是「難悔」。必爲物所憾，所以有禍。口費易出，難悔被害，是溺人也。○「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者，此釋溺民所由也。言下民之情，常自閉塞，不通人道，故云「閉於人」也。而用心鄙詐，故云「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者，既閉塞人道，而有鄙詐，卒難告諭，故人君當敬以臨之，庶其漸染。若又陵慢，則必怨畔，則國無民，君道便喪溺也。民處卑下，易可褻慢，終致怨畔，是「溺人」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者，伊尹戒大甲辭。言無得顛越其教命，以自覆敗也。○「若虞機張」者，虞，謂虞人。機，謂弩牙。言爲政之道，如虞人射獸，先弩牙以張也。○「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者，謂己心往機間省視箭括，當於所射之度，乃釋弦而發矢，故云「則釋」。言爲政之道，政教已陳，當以己心省此所施政教，合於群下，然後乃施之也。○「《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者，此《尚書》篇名，傳說戒高宗之辭。口爲榮辱之主。若出言不當，則被人所賤，故起羞辱也。甲冑，罰罪之器。若所罰不當，反被兵戎所害，故「甲冑起兵」也。○「惟衣裳在

그러나 본 장은 郭店本, 上博本에는 없다. 이는 《緇衣》의 원본에는 본 장이 없으며, 후세에 덧붙인 장으로 보인다.¹²⁶⁾ 그래서 7권본 《子思子》와 《禮記·緇衣》는 모두 전국시대 후기에 추가된 문장으로 보인다.

5.2

위에서 열거했듯이, 《文選》제24권 《답하소이수(答何劭二首)》의 李善의 주석은 다음과 같다.

《子思子》의 《詩》에서 “옛날 우리 선조가 그 언행을 분명하게 하여, 나라와 가정이 평안함으로써 도읍을 세우게 되었다.”고 하였다.¹²⁷⁾

《文選》제51권 권4 《자강덕론(子講德論)》의 李善의 주석은 다음과 같다.

《子思子》에서 “백성은 군주를 마음으로 삼고 군주는 백성을 몸으로 삼는다. 마음이 바르면 몸이 편안하고 마음이 엄숙하면 신체가 공경스럽다.”라고 하였다.¹²⁸⁾

이 두 《文選》의 李善 주는 이와 유사한 표현으로 《禮記·緇衣》의 같은 장에서 찾을 수 있다. 다음에는 《禮記·緇衣》, 郭店本 및 上博本을 각각 예로 든다.

《禮記·緇衣》：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공자가 이르길 “백성은 군주를 마음으로 삼고 군주는 백성을 몸으로 삼는다. 마음이 장중하면 몸은 편안하고 마음이 엄숙하면 겉모습이 공경스럽다. 마음속에 좋아하는 바가 있으면 몸은 반드시 적응한다. 군주가 좋아하는 것은 백성도 반드시 그대로 바란다. 마

筓，惟干戈省厥躬」者，衣裳在篋筓，當服之以行禮，不可妄與於人。惟所施干戈之事，當自省己身，不可妄加無罪，浪以害人。○「《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者，若水旱災荒，自然而有，非由人失所致，故云「天作孽」。亦可從移闢災，是「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者，己自作禍，物皆怨恨，所在而致禍害，故不可逃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者，吉，當爲「告」；天，當爲「先」。言伊尹告大甲云：伊尹身之先祖，見西方夏邑之君，謂禹也。夏都在亳西，故云「西邑」也。「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者，周，謂忠信。言夏之先君，有能忠信，得自有其終，其輔相之臣，亦如先君，亦得終久也。引者，證人君若脩德行善，則能終。

126) 郭店楚簡《緇衣》의 최종간 마지막 문장에는 다음과 같은 글자가 있다. “二十又(有)三”，郭店楚簡《緇衣》는 23장으로 구성되어 있었을 것으로 추정할 수 있다.

127) 《文選》제24권 《답하소이수(答何劭二首)》：「《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

128) 《文選》제51권 권4 《자강덕론(子講德論)》：「《子思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

음이 몸으로 인해 온전하게 유지된다면 마음은 몸으로 인해 상처를 받을 수도 있다. 군주는 백성의 추대로 인해 생존하게 되고 백성의 불만으로 인해 멸망하게 된다. 고시에서는 이렇게 말했다. ‘예전에 우리 조상 중에 현명한 신하가 있었는데 그의 말은 명확하고도 공평했기에 국가가 안녕하게 되었고 도시는 건설되었고 백성은 편안한 삶을 얻게 되었다.’ 시경 대아 절남산 편에서는 이렇게 말한다. ‘누가 국정을 다스릴 수 있는가? 스스로 정치를 부정하게 한다면 그 결과 백성들을 고생시키게 된다.’ 상서 군아편에 이렇게 말한다. ‘여름에 폭염과 장마가 오면 백성들의 입에서는 원망이 가득하고 겨울에 엄동설한이 되어도 백성들의 입에서는 원망이 가득하다.’”¹²⁹⁾

郭店楚簡《緇衣》第8—10簡：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好(好)則體安之，君好(好)則民欲(欲)之。古(故)心以(以)體(體)廩(存)，君以(以)民(亡)。《詩》員(云)：‘佳(誰)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卒)勞(勞)百(百)姓(姓)。”《君(雅)》員(云)：‘日(暑)雨，少(小)民佳(惟)日(怨)；晉冬(耆)滄，少(小)民亦佳(惟)日(怨)。”¹³⁰⁾

공자가 이르길 “백성은 군주를 마음으로 삼고 군주는 백성을 몸으로 삼는다. 마음이 기쁘면 몸은 편안하고 몸의 사지는 자연스레 좋아진다. 군주가 좋아하는 것은 백성도 반드시 이에 따라 좋아한다. 그러므로, 마음이 몸에 존재(또는 폐기)하기 때문에, 나라의 군주가 백성이 되어 멸망(또는 존재)하기 때문이다.”라고 하였다.《詩經》에서 이르기를 “집정자들이 스스로 성품과 행동에서 올바르게 행하지 않으면, 백성들을 더 힘들게 만든다.”라고 하였다. <君牙>편에서 이르기를 “여름 더위에 비가 내리면 백성들은 하늘을 원망할 것이고 겨울이 되어 날씨가 추우면 백성들은 또 하늘을 원망할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

上博楚簡《緇衣》第5—6簡：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體)。[心好(好)則體安之，]君好(好)則民欲(欲)之。古(故)心以(以)體(體)廩(存)，君以(以)民(亡)。《詩》員(云)：‘佳(誰)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卒)勞(勞)百(百)姓(姓)。”《君(雅)》員(云)：‘日(暑)雨，少(小)民佳(惟)日(怨)，晉冬(耆)寒，少(小)民亦佳(惟)日(怨)。”¹³¹⁾

공자가 이르길 “백성은 군주를 마음으로 삼고 군주는 백성을 몸으로 삼는다. 마음이

129) [역자주] 참고 王文錦譯解, 《禮記譯解》, 北京: 中華書局, 2001, p.833.

130) [역자주] 荊門市博物館, 《郭店楚墓竹簡》,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p.18, p.127.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 荊門市博物館 主編,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年11月. 劉釗, 《郭店楚簡校釋》, 福建: 福建出版社, 2005, pp.56~57.

131) [역자주] 李旭昇 主編, 陳霖慶, 鄭玉珊, 鄒濬智,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緇衣〉讀本》, 台北: 萬卷樓出版社, 2007年10月. pp.93~94. 孔子說: 「人民把君主當作心, 君主把人民當作四肢身體; 心喜好的, 四肢身體自然跟著喜好; 君主喜好的, 人民亦跟著喜好. 所以, 心因爲四肢身體而存在(或廢棄); 國君因爲人民而滅亡(或存在).」《詩經》說: 「那些執政的人, 自己都不好好端正品行, 使得人民更加勞苦。」<君牙>云: 「夏天暑熱下雨, 小民就會怨老天; 到了冬天, 氣候嚴寒, 小民也會怨老天。」

기쁘면 몸은 편안하고 몸의 사지는 자연스레 좋아진다. 군주가 좋아하는 것은 백성도 반드시 이에 따라 좋아한다. 그러므로, 마음이 몸에 존재(또는 폐기)하기 때문에, 나라의 군주가 백성이 되어 멸망(또는 존재)하기 때문이다.”라고 하였다. 《詩經》에서 이르기를 “집정자들이 스스로 성품과 행동에서 올바르게 행하지 않으면, 백성들을 더 힘들게 만든다.”라고 하였다. <君牙>편에서 이르기를 “여름 더위에 비가 내리면 백성들은 하늘을 원망할 것이고 겨울이 되어 날씨가 추우면 백성들은 또 하늘을 원망할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

우선, 《文選》제51권 李善의 주에서 인용한 《子思子》, 《禮記·緇衣》의 내용을 초간본과 비교해 본다. 그 외에도 유사한 표현은 《춘추번로·위인자천(春秋繁露·爲人者天)》이 있어서 아래에서 모두 열거해 본다.¹³²⁾

○民以君爲心, 君以民爲體。心好(好)則(則)體安之, 君好(好)則(則)民欲(欲)之。(郭店本)

공자가 말했다. “백성은 군주를 마음으로 삼고 군주는 백성을 몸으로 삼는다. 마음이 기쁘면 몸은 편안하고 몸의 사지는 자연스레 좋아진다. 군주가 좋아하는 것은 백성도 반드시 이에 따라 좋아한다.

○民以君爲心, 君以民爲體(體)。[心好(好)則體安之, 君好(好)則民欲(欲)之。(上博本)]

공자가 말했다. “백성은 군주를 마음으로 삼고 군주는 백성을 몸으로 삼는다. 마음이 기쁘면 몸은 편안하고 몸의 사지는 자연스레 좋아진다. 군주가 좋아하는 것은 백성도 반드시 이에 따라 좋아한다.

○民以君爲心, 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 心肅則容敬。心好之, 身必安之; 君好之, 民必欲之。(《禮記·緇衣》)

백성은 군주를 마음으로 삼고 군주는 백성을 몸으로 삼는다. 마음이 장중하면 몸은 편안하고 마음이 엄숙하면 겉모습이 공경스럽다. 마음속에 좋아하는 바가 있으면 몸은 반드시 편안하다. 군주가 좋아하는 것은 백성도 반드시 그대로 바란다.

○民以君爲心, 君以民爲體。心正則體修, 心肅則身敬也。(《文選·卷五十一》李善注所引《子思子》)

백성은 군주를 마음으로 삼고 군주는 백성을 몸으로 삼는다. 마음이 바르면 몸이 편안하고 마음이 엄숙하면 신체가 공경스럽다.

○傳曰：天生之, 地載之, 聖人教之。君者, 民之心也; 民者, 君之體也。心之所好, 體必

132) 이토 토모아츠(伊東倫厚) 선생은 이렇게 지적했다. “《子思子》왈: ‘백성은 임금을 마음으로 삼고, 임금은 백성을 신체로 삼아야 한다. 마음을 바로 세우면 신체를 수련할 수 있고, 마음이 엄숙해지면, 신체가 경건해진다(民以君爲心, 君以民爲體。心正則體修, 心肅則身敬也).’ 이와 유사한 표현은 《春秋繁露·爲人者天》에도 있다”. 伊東倫厚, 《<禮記>坊記, 表記, 緇衣篇について——いわずに<子思子>殘篇の再検討》, 《東京支那學報》第15號, 日本: 東京支那學會, 1969年6月, 참조.

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春秋繁露·爲人者天》)

초간본《緇衣》，《禮記·緇衣》，《文選》의 李善의 주에서 《子思子》를 인용한 부분을 비교해보면, 각판본의 내용은 《禮記》의 “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 문장과 크게 차이가 없다. 그러나 《禮記》의 “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 부분은 상대적으로 차이가 크다.

郭店本の “心孳(好)炁(則)體安之，君孳(好)炁(則)民慾(欲)之”는 《禮記》본의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의 내용과 유사하다. 그러나 《文選》에서 李善의 주에서 인용한 《子思子》와 《禮記》본의 “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부분은 초간본에는 없는 내용이다. 즉, 만약 초간본이 《緇衣》의 원모습을 유지하는 것이라면, 《文選》제51권 李善의 주에서 인용한 《子思子》 및 《禮記》본은 모두 초간본 이후에 후세 사람들에 의해서 추가된 텍스트이다.

초간본에는 “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이 문장이 없다. 《禮記》본의 “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와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는 본래 연결된 문장이다. 《春秋繁露·爲人者天》와 비교해 본다면 더욱 명확하다. 《春秋繁露》의 “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는 《禮記》본의 “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와 대응하며, 《春秋繁露》의 “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는 《禮記》본의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와 대응한다. 그러나 《春秋繁露·爲人者天》와 초간본은 모두 《禮記》본의 “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과 대응하는 부분이 없다. 다시 말해서, 초간본, 《春秋繁露·爲人者天》도 원모습을 유지하고 있다. 《禮記》본의 “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와 “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는 본래 연결된 문장이지만, 그러나 李善의 주에서 인용한 《子思子》에는 후세 사람들에 의해 추가된 “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 한 문장이 있다. 이 문장은 “也”를 종결어미로 사용하였고, 그리고 《禮記》본의 “心好之，身必安之” 문장이 따라 인용되지 않아서, 텍스트의 원의미를 충분히 전달하지 못하고 있다. 이 점으로 본다면 초간본의 발견은 심약(沈約)의 주장에 대해 의문을 던지고 있다.

5.3

마지막으로 《文選》제24권 李善의 주에서 인용한《子思子》，《禮記·緇衣》와 초간본을 비교하겠다. 본 글은 《시경(詩)》을 인용하였고, 《毛詩·小雅·節南山》과 관련이 깊다. 아래에서 모아 열거하겠다.

○《寺(詩)》員(云)：“佳(誰)秉彘(國)成，不自爲貞(正)，牟(卒)熒(勞)百(百)售(姓)。”(郭店本)
누가 나라를 제대로 다스릴 건가? 스스로 정치를 하지 않고 남에게 미루어 마침내 백성들 고생케 되었네

○《崑(詩)》員(云)：“佳(誰)秉或(國)(成，不自爲)正，卒(卒)勞(勞)百(百)售(姓)。”(上博本)
집정자들이 스스로 성품과 행동에서 올바르게 행하지 않으면, 결국 백성들을 더 힘들게 만든다.

○《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禮記·緇衣》)

시에서 이르기를: ‘예전에 우리 조상 중에 현명한 신하가 있었는데 그의 말은 명확하고도 공평했기에 국가가 안녕하게 되었고 도시는 건설되었다. 누가 나라를 스릴 수 있는가? 스스로 올바르게 하지 않으면, 마침내 백성을 고생하게 한다.’고 하였다.

○《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文選·卷二十四》李善注所引《子思子》)

옛날 우리 선조가 그 언행을 분명하게 하여, 나라와 가정이 평안함으로써 도움을 세우게 되었다.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毛詩·小雅·節南山》)

불행하도다, 하늘이여! 혼란으로 안정되지 못하여. 나날이 더 어지러워져, 백성들이 편히 살지 못하게 되었네. 마음의 시름 술병 난 듯, 누가 나라를 제대로 다스릴 건가? 스스로 정치를 하지 않고 남에게 미루어 마침내 백성들 고생케 되었네.¹³³⁾

《禮記·緇衣》에서 정현(鄭玄)의 주는 다음과 같다. “昔吾有先正”에서 ‘庶民以生’ 다섯 구절은 현 시경에서 찾을 수 없다. 나머지는 《小雅·節南山》편에 있으니 어찌면 모두 유실된 시이다”. 《禮記》본의 “昔吾有先正，……庶民以生”는 현행본 《詩》에 수록되어 있지 않고, 기타 “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는 《毛詩·小雅·節南山》¹³⁴⁾에 수록되어 있다. 그러나 초간본은 《禮記》본의 “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만 있고, 정현(鄭玄)이 말한 “현 시경에서는 찾을 수 없다”는 부분, 즉 “昔吾有先正，……庶民以生”의 부분은 완전히 찾을 수 없다.¹³⁵⁾ 《文選》제24권 李善의 주에서 인용한《子思

133) [역자주]김학주, 《신완역 시경》，서울：명문당. 2002, p.402.

134) 왕선겸(王先謙)의 《詩三家義集說》에서는 다음과 같이 지적하고 있다. “《제시(齊)》에는 ‘誰’글자 밑에 ‘能’자가 있다”, 또 “能”자가 없는 판본도 있다.

135) 초간본에서 “昔吾有先正，……庶民以生”의 부분이 없음으로 인해 《禮記·緇衣》의 내용이 《詩經·小雅·節南山》을 반드시 인용한 것으로 볼 필요 없다. 여전히 정현이 말한 ‘모두 유실된 시이다’는 가능성을 부정할 수 없다. 《郭店楚墓竹簡《緇衣》譯注(下)》，池田知久監修《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研究》第三卷，38-39頁，차오핑(曹峰) 선생이 담당한 부분을 참조.

그 외에도, 현행본《禮記·緇衣》의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에서 “正”，“清”，“寧”，“成”，“生”，“姓”모두 “耕”부에 속한다. “昔吾有先正，……庶民以生”과 “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는 압운으로 볼 때 매우 적합하다.

子》에는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이 있어서 이 문장이 초간본에 없는 내용이라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이를 통해 만약 초간본이 《緇衣》의 원모습이라면, 《文選》 제24권 李善의 주에서 인용한 《子思子》와 《禮記》본은 모두 초간본 이후 후세 사람들에 의해서 추가된 텍스트라 할 수 있다.

정리하자면 위 문장에서 열거한 전래문헌에서 인용한 《子思子》와 《禮記·緇衣》의 세 가지 사례는 모두 초간본 이후 후세 사람들에 의해서 추가된 텍스트라 할 수 있다. 이와 동시에, 초간본 《緇衣》는 전래문헌이 인용한 7권본《子思子》가 《禮記·緇衣》보다 앞선다는 것을 증명하지 못했다. 필자의 생각으로는 7권본《子思子》가 《禮記·緇衣》 등을 취하여서 만들었기에 이러한 결과가 나온 것으로 본다. 종합하자면, 초간본이 발견된 후 “《禮記》4편을 《子思子》에서 취했다”는 심약(沈約)의 주장은 그릇된 것으로 보인다.

6. 결어

육조 후기의 심약(沈約)은 다음과 같이 말했다. “《中庸》, 《表記》, 《防(坊)記》, 《緇衣》는 모두《子思子》를 취했다.” 그러나 육조 후기에서 북송 시기의 전래문헌에서 인용한《子思子》(7권본《子思子》)를 분석해 본 결과, 7권본《子思子》는 육조 후기의 《禮記》4편, 《淮南子·繆稱》등을 편집해 만든 문헌이다. 그런 점에서 7권본 《子思子》는 子思가 저술은 유실된 문장일 수 없다.

또한 본문은 초간본 《緇衣》와 여러 전래문헌에서 인용한 《子思子》, 《禮記·緇衣》등과 비교해 보았다. 이를 통해 알 수 있는 점은 7권본《子思子》와 《禮記·緇衣》는 모두 초간본의 기초에서 후세 사람들이 편집한 텍스트라는 점이다. 그래서 필자는 7권본《子思子》이 《禮記·緇衣》 등을 편집해서 만들어진 서적으로 본다.

초간본《緇衣》가 발견된 후 많은 학자들이 심약(沈約)의 주장을 의심하는 학자를 비판했다. 초간본《緇衣》가 심약의 주장의 합당성을 증명했다고 하였고, 심지어 초간본《緇衣》를 “자사학과” 문헌으로 보았다. 그러나 필자의 생각에는 초간본 《緇衣》의 발견은 심약의 주장에 대해서 여전히 의문을 던질 수 있는 사건이다.

일본어 원문은 《<子思子>と<禮記>四篇の關係—楚簡本<緇衣>を出發點として》, 《出土文獻と秦楚文化》제5호, 上海博楚簡研究會編, 日本女子大學文學部, 2010年3月, 86—104pp에 있다. 중문 수정본은 西山尙志《古書新辨——先秦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對照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12月, 20-55pp에 수록되어 있다.

[주제발표 2]

《毛傳》의 해석 방식 재고찰 - 安大簡 《詩經》과의 비교 고찰을 중심으로

金 正 男

(경상국립대 국제지역연구원 학술연구교수)

1. 들어가며
2. 《毛傳》의 해석 방식
3. 《毛傳》 해석의 타당성에 대하여
4. 《毛傳》 해석의 미비점 보충
5. 결론

<논문요약>

본고는 《詩經》 최초의 전문 주석서인 《毛詩詁訓傳》(이하 《毛傳》)을 戰國時代 竹簡인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 《詩經》(이하 安大簡 《詩經》)과의 비교 및 대조를 통해서 《毛傳》의 해석 방식을 재고찰하는데 그 목적이 있다. 《毛傳》은 현재까지 발견된 가장 이른 시기의 《詩經》 전문 주석서이다. 따라서 《詩經》을 연구하는데 없어서는 안 될 연구서이나 《毛傳》 자체에 포함된 오류나 누락을 보완하지 않고 내용 그대로를 맹신한다면 더 나은 연구 성과를 기대할 수 없다. 이에 본고는 《毛傳》의 우수성을 부각하고 잘못된 점을 수정하고자 하였으며 그에 대한 근거로 戰國時代 出土文獻인 戰國楚簡을 활용하였다.

먼저 《毛傳》의 해석 방식을 소개하였다. 《毛傳》은 소리를 통한 어휘 해석과 의미 관계를 통한 어휘 해석 두 가지로 구분하여 설명하였다. 또한 《毛傳》의 해석 사례 중 정확하게 분석한 사례를 제시하고 정확하게 분석한 정황을 出土文獻을 토대로 자세히 소개하였다. 또한 보완해야 할 점도 제시하였다. 《毛傳》의 해석 중에서 수정해야 할 사례를 두 가지 소개하였으며 聯綿詞로 분석한 용례가 본래 戰國時代 楚簡에서는 통사 구조를 갖춘 용례임을 밝혔다.

진정한 의미의 ‘가치 평가’는 장점과 단점을 모두 파악하는 것으로부터 시작된다는 입장

에서 전래문헌에 속하는 《毛傳》의 우수성과 보충할 사항을 모두 언급하였으며 出土文獻과의 균형 잡힌 비교 분석을 시도하였다. 본고는 傳來本 《毛傳》과 安大簡 《詩經》 중심으로 비교 분석하였으나 阜陽漢簡 《詩經》과 같은 漢 이후의 《詩經》 판본도 함께 참고한다면 先秦 시기부터 현재까지 이르는 “《詩經》學”의 토대를 마련하는데 필요한 여러 가지 단서들을 얻을 수 있을 것으로 기대한다. 이는 차후 연구를 통해서 보완하기로 한다.

1. 들어가며

본고는 《詩經》 최초의 전문 주석서인 《毛詩詁訓傳》(이하 《毛傳》)을 戰國時代 竹簡인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 《詩經》(이하 安大簡 《詩經》)과의 비교 및 대조를 통해서 《毛傳》의 해석 방식을 재고찰하는데 그 목적이 있다. 《毛傳》을 재고찰하려는 이유는 다음과 같다. 《毛傳》은 현재까지 발견된 가장 이른 시기의 《詩經》 전문 주석서이다. '가장 이른 시기'라는 수식어로 인해 《詩經》을 연구하는데 없어서는 안 될 필수적인 참고서로 자리매김하였다. 또한 秦漢 교체기의 《詩經》 연구성과를 총망라하고 그 당시의 언어 습관을 반영한 점에서 《詩經》 원문을 정확히 해석한 주석서로도 평가받고 있다. 그래서 《毛傳》은 《詩經》 연구의 典範 역할을 담당해왔고 작품을 해석하거나 관련 논의를 뒷받침하는 핵심 단서들을 제공해왔다.

《毛傳》에 대한 비판적 논의는 清代 考證學 이후부터 본격적으로 시작되었으나 確證이라기보다는 가설 수준에서 제기된 것이 사실이다. 1970년대 이후로 다수의 出土文獻이 발견되면서 戰國時代 언어 습관을 살펴 볼 수 있게 되었다. 이제는 가설 제기를 넘어 비판적 논의를 통한 교감도 가능해진 상황이다. 따라서 《毛傳》을 재고찰하여 정확한 《詩經》 해석의 근거로 삼는다면 《詩經》 연구를 질적으로 제고시킬 수 있을 것이다.

질적인 제고를 위해서는 두 가지 측면의 확인이 필요하다. 첫 번째로 《毛傳》의 우수성을 부각시켜야 한다. 《毛傳》은 戰國時代와 시기적으로 멀지 않다. 따라서 本義, 假借字, 引伸義 등을 정확히 해석하였을 가능성이 크다. 이를 출토문헌을 활용하여 증명한다면 《毛傳》의 분석을 기반으로 수준 높은 《詩經》 연구가 가능해질 것이다. 두 번째로 《毛傳》의 미비점을 보충해야 한다. 다시 말해서 《毛傳》에서 다루지 않았거나 잘못된 해석을 바로잡아야 한다. 이미 언급하였듯이, 《毛傳》은 戰國時代와 시기적으로 멀지 않다. 하지만 秦始皇의 焚書坑儒 정책으로 인해 많은 서적이 훼손되고 지식인들은 탄압을 받거나 죽임을 당했다. 결국, 戰國時代의 학술적 전통이 상당 부분 사라지거나 왜곡되었고 급기야 西漢 말기 劉歆과 今文博士들 간의 今古文 논쟁이 발생하였다. 《毛傳》 역시

이와 같은 시대적 배경 속에 형성된 문헌이다. 西漢 초기에 《詩經》을 전수했던 魯 申公, 齊 轅固, 燕 韓嬰과 달리 《毛傳》의 作者인 毛亨은 先秦 문헌을 기반으로 詩句를 해석하였다. 옛 뜻을 기반으로 詩를 해석하였으나 形而上學的인 해석 방식으로 인하여 언어 해석에 오류를 범하기도 하였다. 이 오류 역시 출토문헌을 통하여 바로잡고자 한다.

출토문헌의 발굴과 정리가 본격적으로 진행되는 과정에서 전래문헌의 재고찰도 활발히 진행되고 있다. 秦始皇의 강압적인 정책으로 고대 중국의 학술 명맥이 순조롭게 전수되지 못했던 사실을 감안한다면, 戰國時代 출토문헌의 등장은 분명 그 명맥을 살펴볼 수 있는 좋은 계기이다. 그 동안 《詩經》과 관련된 출토문헌은 戰國時代 楚簡에 인용된 詩句나 上博楚簡 《孔子詩論》, 그리고 阜陽漢簡 《詩經》 등이었다. 2019년 발표된 安大簡 《詩經》은 가장 이른 시기의 《詩經》 판본이면서 수록된 작품의 수도 58편에 이른다. 秦始皇 이전의 戰國時代 판본이라는 점에서 자료 가치가 높은 동시에 戰國時代를 거쳐 秦漢 시기를 아우르는 《詩經》 연구사를 되짚어 볼 수 있는 단서로도 충분히 활용할 수 있다. 따라서 본고는 安大簡 《詩經》을 통해서 《毛傳》 해석의 타당성을 가늠하고 새로운 《詩經》 연구를 위한 토대로 활용하고자 한다.

2. 《毛傳》의 해석 방식

《毛傳》의 본 명칭은 《毛詩詁訓傳》이다. 孔穎達은 “‘詁’는 ‘古’이니 예와 지금의 다른 말을 통하게 하여 사람들이 알게 한 것이고, ‘訓’은 ‘道’이니 사물의 모습을 말하여 사람들에게 알리는 것이다[詁者, 古也, 古今異言, 通之使人知也. 訓者, 道也, 道物之貌, 以告人也].”라고 하였다. 또한 이 두 가지 개념을 종합하여 “詁訓”은 “예와 지금의 달라진 말을 통하게 하고 사물의 모습을 판별하는 것[詁訓者, 通古今之異辭, 辨物之形貌]”으로 정의하였다.¹⁾ 孔穎達이 이와 같은 정의를 내린 이유는 《毛傳》이 옛 뜻을 근거로 詩에 내포된 의미를 해석하는데 주력하였기 때문이다.

《毛傳》의 저자 毛亨이 옛 뜻을 근거로 詩를 해석하는 출발점은 바로 ‘어휘’였다. 《毛傳》에 수록된 주석은 모두 4400여 항목이다.²⁾ 이 중 어휘 해석이 80% 이상을 차지한다. 어휘를 중심으로 한 해석 방식은 이후 鄭玄의 《毛詩傳箋》이나 孔穎達의 《毛詩注疏》에도 큰 영향을 미쳤다. 특히 《毛詩傳箋》에 끼친 《毛傳》의 영향력은 가히 절대적이라고 볼 수 있다. 鄭玄도 스스로 언급하기를, “詩에 주석을 추가하는데 주요한 근거인 毛亨을 위주로 하였으며 毛亨의 의미가 만약 숨어 있어 간략하다면 더욱 더 밝게 드

1) 朴小東 譯註, 《譯註毛詩正義》, 전동문화연구회, 2016년 12월, 114쪽.

2) 姚道林, 《出土文獻与毛傳詁訓研究》, 安徽大學 박사논문, 2020년 5월, 241쪽.

러냈고 다름이 있다면 바로 나의 뜻을 적어두었다[注詩宗毛爲主, 毛義若隱略, 則更表明. 如有不同, 卽下己意].”라고 했다.³⁾ 그리고 鄭玄 또한 “더욱 더 밝게 드러내거나 자신의 뜻을 적어두어야 할” 경우에도 어휘를 해석하는 방식을 주로 사용하였다.

이렇듯, 어휘 해석으로부터 시작된 《毛傳》 해석 체계는 詩句와 章으로 확대되어 작품 전체의 주제를 밝히기도 하였다. 다시 말해서 어휘 해석은 《毛傳》 해석 체계의 핵심이자 근간이다. 《毛傳》의 어휘 해석 방식은 “A, B也.”가 대다수를 차지한다. A와 B의 관계는 字音が 유사하거나 의미상 관련 있는 경우가 많다. 아래 이와 같은 어휘 해석 방식에 대해 살펴보기로 한다.

2.1 소리를 통한 어휘 해석

《毛傳》은 어휘를 해석할 때 字音が 유사한 한자를 이용하여 어휘를 해석하였다. 한자의 소리를 이용해 의미를 해석하는 방식을 일반적으로 聲訓이라고 한다. 청대 고증학에서 많이 활용되었던 因聲求義 방식 또한 聲訓으로부터 발전한 해석 방식이다. 字音의 유사도에 따라서 같은 음의 한자로 해석하는 방식과 雙聲 관계 또는 疊韻 관계의 한자로 해석하는 방식이 있다. 聲訓은 단순히 字音만 유사한 것이 아니라 의미상으로도 관련이 있다. 왜냐하면 의미상 같은 기원을 가진 한자는 소리도 유사하다는 전제가 있기 때문이다. 《毛傳》에 옛 뜻을 기반으로 한 해석이 다수 포함될 수 있었던 이유도 바로 이 聲訓과 무관하지 않다. 구체적인 사례는 아래와 같다.

2.1.1 동일한 字音으로 해석한 경우

<日月> “逝不古處”의 ‘古’는 《毛傳》에서 “古, 故也.”로 해석하였다. 두 한자의 上古音 聲母는 모두 ‘k’이며 韻母는 ‘agh’로 발음이 일치한다.⁴⁾ 《說文解字》도 “古, 故也.”로 해석하였다. 《毛傳》이나 《說文解字》에서 ‘古’를 ‘故’로 풀이한 것은 先秦 시기 서사 습관으로부터 비롯된 것이다. 西周 青銅器 《大盂鼎》(集成 2837) “古天翼臨子”의 ‘古’는 ‘故’로 해석한다. 戰國시대 上博楚簡 《緇衣》 13호간 “古慈以愛之, 則民有親”의 ‘古’ 역시 ‘故’로 해석한다. <日月>의 “逝不古處” 역시 西周 이후의 서사 습관이 반영된 것이다.

<敬之> “陟降厥士”의 ‘士’는 《毛傳》에서 “士, 事也.”로 해석하였다. ‘士’와 ‘事’의 上古音 聲母는 모두 ‘dz’이며 韻母는 ‘iəy’로 발음이 일치한다. 전래본 《詩經》<敬之> 외에도 《尚書》<牧誓> “是以爲大夫卿士”, 《左傳》<昭公七> “大夫臣士”, 《禮記》<祭統> “作率慶士” 등에 쓰인 ‘士’ 모두 ‘事’로 풀이하였다.

3) [漢] 許慎, [清] 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 12月, 191쪽.

4) 본고의 上古音 체계는 李方桂 계통을 따른다.

2.1.2 聲母가 동일한 雙聲으로 해석할 경우

<雲漢> “寧丁我躬”의 ‘丁’은 《毛傳》에서 “丁, 當也.”로 해석하였다. 丁의 上古音은 ‘ting’, 當의 상고음은 ‘tang’이다. 두 한자의 聲母 모두 ‘t’이다. <瞻卬> “何神不富”의 ‘富’는 《毛傳》에서 “富, 福也.”로 해석하였다. ‘富’의 上古音은 ‘pjəgh’, ‘福’의 上古音은 ‘pjək’이다. 이 두 한자는 모두 聲符가 ‘偁’이다. ‘偁’의 상고음은 ‘bjək’으로 ‘富’와 ‘福’의 聲母인 ‘p’와 ‘b’는 모두 兩脣音으로 조음 위치가 같다. 실제 출토문헌 용례 중에서 ‘富’와 ‘福’의 통가 용례가 있다. 戰國時代 上博楚簡 《彭祖》 5호간의 ‘福’은 ‘富’로 읽는다.

2.1.3 韻母가 동일한 疊韻으로 해석할 경우

<野有死麕> “舒而脫脫兮”의 ‘舒’는 《毛傳》에서 “舒, 徐也.”로 해석하였다. 上古音으로 볼 때 ‘舒’와 ‘徐’의 韻母는 ‘jag’로 동일하다. 또한 戰國文字로 비교해볼 때 ‘舒’는 ‘𠂔’ (包山楚簡 2-76호간)과 같이 ‘余’와 ‘予’로 구성되었다. ‘徐’는 ‘𠂔’ (《陶彙》 9.81)처럼 ‘彳’과 ‘余’로 구성되었다. 두 자형 모두 ‘余’를 포함하고 있어 발음이 유사하다. <遵大路> “遵大路兮”의 ‘遵’은 《毛傳》에서 “遵, 循也.”로 해석하였다. ‘遵’과 ‘循’의 上古音 韻母 모두 ‘jən’이다.

2.2 의미 관계를 통한 어휘 해석

2.1에서 살펴본 소리 관계뿐만 아니라 의미 관계 역시 어휘를 해석하는 주요 방식이다. 《毛傳》은 의미를 해석할 때 개별 한자의 본뜻에 얽매이지 않고 작품 속의 맥락에 따라 의미를 해석하였다. 그래서 한자의 본뜻과 더불어 引伸義, 假借義까지 염두에 두고 앞뒤 맥락에 따라 선별해서 어휘를 해석하였다. 구체적인 유형은 아래와 같다.

2.2.1 동일하거나 유사한 의미를 가진 어휘로 해석

《毛傳》은 작품 속의 어휘 해석을 위해서 동일한 어휘나 의미가 유사한 어휘로 해당 의미를 설명하였다. 이른바 “互訓”을 말하는데, 앞서 언급한 “A, B也” 형식 외에도 의미상 관련이 있다면 2음절 이상의 어휘도 활용하였다. <柏舟> “不可以據”의 ‘據’는 “據, 依也.”로 해석하였다. 의미상 동일한 단음절 어휘를 사용한 방식이다. <羔羊> “退食自公”의 ‘公’은 “公, 公門也.”로 해석하였다. ‘公’이 뜻하는 구체적 의미를 2음절로 풀어서 설명한 것이다.

한편, 2음절어나 擬聲語, 擬態語도 모두 해석의 대상이다. <我行其野> “求爾新特”의 2음절어 ‘新特’은 “新特, 外昏也.”로 해석한다. <關雎> “關關雎鳩”의 擬聲語 ‘關關’은 “關關,

和聲也.”로 해석하였다. 그리고 <柏舟> “幽幽南山”의 擬態語 ‘幽幽’는 “幽幽, 深遠也.”로 풀이하였다. 의미상 동일하거나 유사한 어휘를 제시하여 작품 속의 맥락을 잘 이해할 수 있도록 하였다.

2.2.2. 假借된 의미로 해석

《詩經》에 수록된 작품은 《詩經》이 편찬되기 이전부터 구전으로 전해져 온 민간 가요이다. 따라서 假借된 한자로 수록된 경우 역시 적지 않다. 《毛傳》은 바로 이와 같은 假借字 의미를 해석하여 先秦 시기로부터 전해진 작품의 의미를 정확히 해석하고자 하였다. <小星> “肅肅宵征”의 ‘肅肅’에 대해 《毛傳》은 “肅肅, 疾貌”라고 하였다. ‘肅’은 본래 ‘敬’, ‘恭’, ‘誠’ 등과 관련 깊은 한자이나 《毛傳》은 “급한 모습”으로 해석하였다. 이것은 가차 관계로 해석한 것인데 ‘疾’은 ‘促’, ‘蹙’과 관련 있다. 安大簡 《詩經》 35호간에 <小星> “肅肅宵征”에 대응하는 “葢葢宵征”의 ‘葢’도 ‘蹙’의 聲符 ‘戚’으로 구성되었다.⁵⁾ 《毛傳》의 假借義 해석과 이와 대응하는 安大簡 《詩經》의 자형 용례가 일치한다.

2.2.3. 所屬이나 範疇를 통한 해석

이 해석 방식은 해당 한자 의미를 풀이하지 않고 그 대상이 속한 종류나 범주를 소개하여 독자의 이해를 돕는 방식이다. 예를 들어, <卷耳> “不盈頃筐”의 ‘頃筐’은 《毛傳》에서 “畚屬, 易盈之器也.”라고 하였다. ‘삼태기’에 속하며 쉽게 담을 수 있는 도구라고 해석하였다.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의 ‘珈’는 《毛傳》에서 “笄飾之最盛者, 所以別尊卑.”라고 하였다. 즉, 비녀 장식이면서 尊卑를 구분하는 도구로 해석한 것이다. <陂> “在陂之野”의 ‘陂’은 《毛傳》에서 “陂, 遠野也. 邑外曰郊, 郊外曰野, 野外曰林, 林外曰陂.”라고 하였다. ‘邑’으로부터 거리에 따라 구역을 나누어 지칭하던 그 당시의 구분법을 소개하였다. 종합하면, 일반적인 所屬 명칭이나 範疇 명칭으로 먼저 소개하고 다시 그 범위 안에 속하는 다른 대상들과의 차이를 소개하여 이해를 돕고자 한 것이다. 이 방식은 《詩經》의 옛 뜻을 밝히는데 주력하였던 《毛傳》의 특징을 구현하는데 유용하게 활용하였다.

3. 《毛傳》 해석의 타당성에 대하여

“A, B也”는 형식이 간단하고 해석이 직관적이지만 B가 多義字일 경우 해석상의 논쟁을 불러일으킬 여지가 있다. 따라서 타당한 해석이라고 해도 그 정확성을 의심받을 가능

5)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 編,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 中西書局, 2019年 8月, 93쪽.

성이 적지 않다. 따라서 安大簡과 여러 가지 출토문헌을 근거로 《毛傳》의 타당성을 확인해보고자 한다.

3.1. <樛木>의 ‘荒’

<樛木> 2장 “南有樛木, 葛藟荒之.”의 ‘荒’은 《毛傳》에서 “덮다[奄也]”로 해석하였다. 이 해석을 중심으로 呂祖謙은 “庇覆”, 張次仲은 “茝覆”, 陳奐은 《說文》의 “荒, 蕪也. 一曰, 艸掩地也.”를 볼 때, ‘奄’과 ‘掩’은 같은 뜻이므로 ‘荒’을 ‘奄’으로 풀이한 《毛傳》의 해석에 동의하였다. 이에 반해 胡承珙은 ‘荒’이나 ‘蒙’ 모두 ‘奄’으로 해석하는 사실에 주목하여 ‘荒’을 “매곡히 덮혀 있다[蒙密].”로 해석하였다. 이를 토대로 각 章의 “藟之”, “荒之”, “縈之”를 순차적으로 “처음 싹이 나아서 뻗어가기 시작하고”, “점차 무성해지면서”, “오랜 세월 더 강하게 묶여 있다”로 이해하였다. 王先謙은 《說文》 “荒, 蕪也. 一曰, 艸掩地也.”의 두 가지 풀이를 유기적으로 연결하여 풀이 증가하여 땅을 뒤덮으면 황폐해진다고 설명하였다. 여기에 여러 가지 언어학적 증거를 추가하여 ‘荒’과 ‘蕪’, ‘蕪’와의 관련성도 언급하였다. 바로 “荒蕪一聲之轉, 蕪與蕪音同義近, 荒又作蕪. …… 《說文》, ‘蕪, 覆也.’ 則知蕪亦有覆義矣.”이다.⁶⁾ 또한 풀이 많아진 상황으로부터 ‘크다’, ‘커지다’의 ‘大’로도 해석하였다. 전래본 <蟋蟀>, <公劉>, <天作>에 쓰인 ‘荒’ 모두 《毛傳》에서 “荒, 大也.”로 해석한 것이 그 예이다. 이상의 의견들을 종합하면, 《毛傳》에서 제시한 ‘奄’은 시각적으로 표면에 덮여 있는 모습만을 표현하였다. 후대 주석가들이 제기한 의견들이 이 모습의 실제에 대한 분석이었다. 즉, 풀이 무성한 것인지 아니면 풀이 지나치게 많아져 제대로 자라지 못한 나머지 땅이 황폐해진 것인지를 언급한 것이다.

安大簡 《詩經》에 수록된 <樛木>은 전래본의 ‘荒’ 대신 ‘豐’⁷⁾이 쓰여 있다. 정리자는 이 자형을 ‘豐’으로 해석하였다. 甲骨文 ‘豐’은 形符 ‘豆’와 聲符 ‘丰’으로 구성된 形聲字이다. ‘豐’⁸⁾(合集 14625)과 같이 ‘豆’의 윗 부분에 ‘丰’이 좌우 대칭으로 배치된 구조이다. 한편, ‘豐’⁹⁾(合集 22289)과 같이 ‘丰’ 대신 ‘亡’으로 구성된 자형도 있으며 ‘豐’¹⁰⁾(合集 8262)처럼 ‘木’인 자형도 있었다. 西周 金文에서도 이 세 가지 자형은 모두 존재하였으며 《豐伯戈》 ‘豐’¹¹⁾(集成 11014)와 같이 ‘丨’으로 생략된 자형도 출현하였다. 春秋시기 이후로는 ‘豆’의 형태가 점차 상하 구조로 구분되기 시작하면서 아랫 부분은 ‘豆’와 같이 변형된다. 上博 楚簡 《豐伯戈》 51호간 ‘豐’¹²⁾처럼 윗부분에 ‘丰’이 있으나 상하 부분이 끊어져 아래 부분은 ‘豆’로 구성된 것을 볼 수 있다. ‘豐’의 윗부분은 《豐父辛爵》 ‘豐’¹³⁾(集成 9081), 《豐作父辛尊》 ‘豐’¹⁴⁾(集成 5996)과 같이 ‘亡’으로 구성된 자형으로부터 비롯되었다.⁷⁾

6) 王先謙, 《詩三家義集疏》, 中華書局, 1987年 3月, 34쪽.

7) 李學勤 主編, 《字源》,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年 12月, 432쪽.

‘豐’의 본의는 ‘큰 북소리’이다. 북소리가 크게 울리는 상황으로부터 ‘크다’, ‘많다’, ‘풍족하다’ 등의 의미가 파생되었다. 《毛傳》에서 해석한 ‘豐’을 보아도 이와 일치한다. 전래본 《詩經》 <豐年>의 ‘豐’에 대해 《毛傳》은 “豐, 大”로 해석하였으며 <湛露>에 쓰인 ‘豐’은 “豐, 茂也.”로 해석하였다. 따라서 ‘豐’의 의미 유형 중, ‘荒’과 일치하는 의미는 바로 ‘무성하다’이다. 즉, 전래본 <樛木>의 ‘荒’은 본래 ‘豐’ 풀이 많아져 무성해진 모습을 표현하였으며 전래본은 ‘大’의 뜻으로 사용한 ‘荒’으로 ‘豐’을 대신한 것이다.

3.2. <椒聊>의 ‘條’

<椒聊> “遠條且”의 ‘條’는 《毛傳》에서 ‘長’으로 해석하였다. 鄭玄은 《毛傳》의 해석을 구체적으로 풀이하여 “산초의 기운이 날로 더하여 멀리 퍼지는 것이 환숙의 덕이 두루 넓어지는 것과 같다[椒之氣日益遠長, 似桓叔之德彌廣博].”라고 하였다. 朱熹는 다른 각도에서 ‘條’를 풀이하였다. 바로 ‘가지’인데 “遠條는 긴 가지이다. 가지가 멀리 뻗어나고 열매가 더욱 더 번성함에 감탄하였다[長枝也。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라고 해석하였다. 阮元은 ‘가지’로 해석하는 관점에 반대하고 ‘條’를 ‘修’의 假借字로 분석하면서 우회적으로 ‘長’으로 해석하는 관점을 지지하였다.⁸⁾ 馬瑞辰은 이 관점에 《方言》, 《廣雅》, 《史記》, 《漢書》 등의 여러 가지 증거를 보충하면서 ‘條’가 ‘修’의 假借라고 보았다.⁹⁾

安大簡 《詩經》 109호간에 <椒聊> “遠條且”과 대응하는 시구를 볼 수 있다. 전래본 <椒聊> ‘條’와 대응하는 용례는 ‘攸’이다. ‘攸’와 ‘長’으로 구성된 자형으로 ‘長’은 의미 구성 요소이자 《毛傳》의 해석이기도 하다. ‘攸’는 聲符이자 ‘修’ 뿐만 아니라 ‘條’, ‘脩’의 구성 성분이기도 하다. 따라서 정리자는 ‘攸’를 ‘修’의 專造字로 해석하였다. 일반적으로 ‘修’는 戰國時代 出土文獻에서 ‘攸’로 표시하는 경우가 많다. 上博楚簡 《顏淵問於孔子》 6호간 “攸身以尤, 則民莫不從矣”의 ‘攸’는 ‘修’로 해석하며 郭店楚簡 《性自命出》 56호간 “聞道反己, 攸身者也.”의 ‘攸’ 역시 ‘修’로 해석한다. 이 두 용례 모두 ‘수양하다’로 해석한다. 따라서 ‘攸’는 ‘길이 길거나 시공간의 거리가 먼 것’을 표시하기 위해 특별히 ‘長’을 추가한 한자임을 알 수 있다. 이 자형을 통해서 《毛傳》의 “條, 長也.”는 毛亨이 ‘條’를 ‘修’의 假借로 인식하고 해석한 것임을 알 수 있다. 이와 더불어, <六月> “四牡脩廣”과 <韓奕> “孔脩且張”의 ‘脩’에 대해 《毛傳》에서 “脩, 長”으로 해석한 것 역시 ‘脩’를 ‘修’의 假借로 인식하였음을 알 수 있다.

8) 阮元, <校勘記>: “案, 《正義》云, 《尚書》稱厥木維條, 謂木枝長, 故以條爲長也. 其說非是. 此《傳》以長爲條, 乃謂條爲修之假借. 古字條修相通, 如《漢書》修侯之比.”

9) 《方言》《廣雅》竝曰, “修, 長也.” 條修古同聲通用. 《史記》周勃“封爲條侯”, 注曰, “條, 表皆作蔭.” 《漢書》<地理志>信都國修縣注曰, 修音條, <括地志>作蔭.” 是其證也.

4. 《毛傳》 해석의 미비점 보충

4장에서는 安大簡 《詩經》과의 비교를 통해 《毛傳》에 포함된 해석상의 오류를 수정하고자 한다. 4.1은 기존 해석에 포함된 오류를 수정하여 정확한 작품 해석의 근거로 삼고자 했으며 4.2에서는 《毛傳》에서 聯綿詞로 해석한 일부 용례를 安大簡 《詩經》 용례를 근거로 다시 살펴 보았다. 이를 통해 전래본 《詩經》에 포함된 모든 聯綿詞가 반드시 上古 시기 중국어로부터 전승된 것은 아니라는 점을 밝히고자 하였다.

4.1. 기존 해석의 수정

4.1.1. 莠

安大簡 《詩經》 3호간 ‘教’는 전래본 《詩經》 <關雎>의 ‘莠’와 대응한다. 정리자는 상고음으로 비교했을 때 ‘教’는 見紐宵部, ‘莠’는 明紐宵部이므로 운모가 동일하며 성모 또한 관련성이 크므로 통가 가능하다고 했다. 왕녕(王寧)은 ‘莠’가 본래 ‘耗’였으며 ‘薺’의 가차자로 쓰인 자형으로 추측했다. 《說文》에서 ‘薺’는 “밭의 풀을 뽑아 제거하다”로 풀이했으며 ‘莠’는 “풀이 덩굴로 덮여 있는 모습”으로 풀이했다. 이에 반해 《爾雅》는 “뽑아내다(擷也)”, 《毛傳》은 “버리다(擇也)”로 해석했는데 모두 ‘薺’의 가차이며 “풀을 뽑다”에서 인신된 것으로 간주했다.¹⁰⁾ 왕녕이 제시한 ‘莠’ 관련 주석 외에 다른 주석을 살펴보면 朱熹는 “左右莠之”의 ‘莠’를 “熟而薦之也(삶아서 올리다)”로 해석하여 조리와 제사의 관점으로 해석했다. 朱熹가 해석한 “식재료를 조리하다”는 다른 문헌에서도 찾아볼 수 있다. 鄭玄은 《禮記》 <內則>의 “雉兔皆有莠(꿩과 토끼 모두 나물을 넣는다)”의 ‘莠’를 “菜釀”으로 설명했다. 즉, 채소를 가미해서 만드는 음식으로 보았다. 段玉裁는 《說文》의 ‘薺’의 주석에서 “肉謂之羹, 菜謂之莠”라고 했다.¹¹⁾ 종합해보면, ‘莠’는 “풀이 우거지다”, “나물”과 같은 의미 외에도 조리의 관점에서 의미도 파생된 것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한편, 武漢大學 “簡帛論壇”에 제기된 또 다른 의견들로 安大簡의 ‘教’가 제사와 관련 있으며 朱熹의 “熟而薦之也”의 타당성을 입증할 수 있다. ‘莠’와 ‘教’가 서로 통가될 가능성은 있으나

전승 과정에서 다른 한자로 바뀌서 필사했을 가능성 또한 적지 않다. 먼저 《說文》에서 ‘教’의 古文으로 수록된 ‘效’는 《廣雅》에서 ‘備’, ‘饌’과 더불어 “具也”로 해석했다. 이 자형은 발음상 ‘效’와 상당히 가까우면서 ‘效’ 역시 ‘致’, ‘獻’로 풀이한다. ‘效’, ‘效’

10) 武漢大學 簡帛網 사이트 내 “簡帛論壇”의 “安大簡《詩經》初讀”(2019年 9月 29日,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09&extra=&page=10>) 참고.

11) 이상의 주석은 모두 宗邦福, 陳世鏡, 蕭海波主編, 《故訓匯纂》(商務印書館, 2003年 7月) 1911쪽 참고.

모두 “바치다”, “음식을 갖추다” 등으로 해석 가능하며 제사와 관련된 의미를 적용해볼 수 있다.

이를 토대로 전래본 <關雎>의 ‘流’, ‘采’의 맥락과 연계한다면 물품을 찾고 채집해서 조리한 후 다시 제사용으로 올리는 상황으로 해석할 수 있는데 관련 증거로 《禮記》<祭統>의 “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무릇 제사는 반드시 부부가 직접 해야 한다. 바깥과 안의 일을 갖추기 위해서이다. 일이 준비되면 제사용품도 갖추어진다. 수초를 절인 것과 육지에서 나는 물품으로 만든 것같이면 작은 제사 음식은 갖추어진다.)”을 제시했다. “荇菜”가 수초(水草)에 속한다는 毛亨과 鄭玄의 해석대로라면 安大簡 <關雎>의 “左右教之”는 부부가 종묘에 공물을 갖추어 제사를 올리는 내용이라고 했다.¹²⁾ 현재까지 제기된 ‘教’, ‘芼’ 두 한자의 관계에 대한 견해 중에서 이 견해가 戰國時代 언어 습관과 <關雎>의 맥락으로 비추어볼 때 모두 타당성이 있다.

한편, 2장과 3장에 걸쳐 나물과 관련된 행위를 간추려보면 첫 번째는 여기저기 찾아 헤메는 ‘流’와 골라서 캐내는 ‘采’와 이를 먹을 수 있도록 조리해서 제사로 올리는 ‘效’ 세 단계로 구분된다. 이 과정은 “君子”가 자신의 가정을 꾸리기 위해서 “淑女”를 찾고 자신의 짝으로 선택하여 조상에게 제사를 올릴 수 있는 가정을 만드는 과정과 비유할 수 있다. 전래본 <關雎>처럼 “后妃”가 작품의 주체인 경우보다도 “君子”가 주체일 때 맥락이 더 자연스럽다. 작품의 주제 또한 남녀 간의 애정과 예법 제도를 통한 가정 형성으로 귀결된다. 이 맥락은 上博楚簡 《孔子詩論》의 “<關雎>之改”와 “<關雎>以色喻於禮”의 ‘色’과도 상통한다. 따라서 전래본 “<關雎>의 ‘芼’를 ‘教’로 수정하여 제사에 음식을 바치는 의미로 해석하고자 한다.

4.1.2. 悠

전래본 <關雎>의 “悠哉”에 대한 역대 주석들을 살펴보기로 한다. <毛傳>은 “悠, 思也.”로 해석하였다. <鄭箋>은 조금 더 구체적으로 “思之哉, 思之哉, 言已誠思之.(생각하고 생각한 것은 자신이 진실하게 생각함을 말한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 朱熹도 ‘思’로 해석했다. 王先謙은 《說文》을 근거로 ‘憂’로 해석했다. “숙녀를 얻지 못해 근심한다”이며 “悠哉悠哉”와 같이 두 번 반복한 것은 근심이 길어지는 모습을 뜻한다고 했다.¹³⁾ 역대 주석가의 견해는 “진지하게 고민하다”와 “근심하다”로 분류한다. 한편, 전국시대 초간에서 ‘𣎵’가 쓰

12) 무한대학 간백망 사이트 내 “簡帛論壇”의 “安大簡《詩經》初讀”(2019年 10月 8日,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09&extra=&page=14>)에 업데이트된 저자명은 “聞道神仙笑我”이다. 실명이 아닌 닉네임으로 의견이 제시되어 있기 때문에 실명을 확인할 수 없는 관계로 실명을 밝히지 않았다.

13) 王先謙, 《詩三家義集疏》, 中華書局, 1987年 3月, 13쪽.

인 용례는 아래와 같다.

郭店 《性自命出》 24호간 : “聞歌謠, 則𣎵(陶)如也斯奮.”

郭店 《性自命出》 30~31호간 : “樂之動心也, 濬深鬱𣎵(陶), 其烈則流如也以悲, 條(悠)然以思.”¹⁴⁾

郭店 《性自命出》 43~44호간 : “目之好色, 耳之樂聲, 鬱𣎵(陶)之氣也, 人不難爲之死.”

두 번째와 세 번째 용례에 쓰인 “鬱陶”는 《禮記》 <檀弓下>와 僞古文《尚書》 <五子之歌>에서도 찾아볼 수 있다. 《禮記》 <檀弓下>의 “人喜則思陶”에 대해 鄭玄은 “陶, 鬱陶也”로 해석했고 孔穎達은 “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라고 해석했다. 한편 <五子之歌>의 “鬱陶乎予心, 顏厚有忸怩”의 “鬱陶”에 대해 孔安國은 “言哀思也”, 陸德明은 “憂思”로 해석했다. ‘悠’의 역대 주석과 ‘陶’의 해석을 비교해보면 공통적으로 “근심하다”를 의미항으로 두고 있다. 주목할만한 점은 郭店 《性自命出》 31호간에서 ‘悠’와 ‘陶’가 함께 쓰인 것이다. ‘悠’는 ‘條’와 통가 관계이며 ‘陶’는 ‘𣎵’와 통가 관계이다. 즉, ‘悠’와 ‘𣎵’는 정리자의 설명과 같이 상고음 관계로는 설명할 수 있으나 戰國時代 통가 습관으로 보면 실제로는 이를 구분해서 사용한 점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安大簡 《詩經》 2호간 ‘𣎵’는 ‘𣎵’로 예정하며 정리자는 전래본 <關雎>의 ‘悠’로 해석했다. 정리자는 ‘𣎵’와 ‘悠’의 통가 용례가 安大簡 <渭陽>의 “𣎵𣎵我思”와 전래본 <渭陽> “悠悠我思”에도 적용될 수 있으며 상고음으로 봐도 ‘𣎵’와 ‘悠’ 모두 喻紐에 속하며 운모가 각각 宵部와 幽部에 속하므로 통가될 수 있다고 했다. 하지만 일반적인 戰國시대 통가 습관으로 본다면 ‘𣎵’는 ‘陶’의 통가자이다.

毛亨은 ‘悠’의 주체를 后妃로 설정하였다. “后妃가 이 어진 여인을 찾아도 찾지 못했을 때 자나 깨나 마음속으로 항상 생각한 것이다. 또 ‘后妃가 진실로 이 숙녀를 생각하고 진실로 이 숙녀를 생각함이어’라고 했으니 생각할 적에 이리저리 뒤척이며 잠 못 이룬 것으로 매우 깊이 생각한 것이다.”로 설명하였다.¹⁵⁾ 이와 달리, 숙녀를 구하고 싶은 열망과 그로 인해 근심하는 상황을 “鬱陶”로 표현한다면 더 직접적인 감정 표현이 가능하며 다음 구절에서 누워도 자리가 편하지 않은 “輾轉反側”과도 자연스럽게 이어질 수 있다. 결

14) 上博楚簡 《性情論》과 비교해볼 때, 이 구절의 ‘𣎵’는 《性情論》 19호간에서 ‘𣎵’로 쓰였다. 이 자형은 《說文》에도 수록된 자형으로 허신은 ‘說(기쁘다)’로 풀이했으나 이와 형태만 동일할 뿐 의미는 다른 자형이다. 관점초간의 ‘𣎵’에 심리 표현을 강조하기 위해 ‘心’을 추가한 자형이다. 24호간의 ‘𣎵’와 대응하는 부분은 파손되어 확인할 수 없고 44호간의 ‘𣎵’와 대응하는 자형은 上博楚簡 《性情論》의 정리자가 ‘𣎵’로 예정했으나 아직 정확한 형태 및 의미를 파악하지 못한 상태이다.

15) “毛以爲后妃求此賢女之不得, 則覺寐之中, 服膺念慮而思之. 又言‘后妃誠思此淑女哉! 誠思此淑女哉!’其思之時, 則輾轉而復反側, 思念之極深也.” 해석은 박소동의 《譯註毛詩正義》1(전통문화연구회, 2018년 1월) 194쪽 참고.

국 전래본 <關雎>의 “悠哉悠哉”보다 “陶哉陶哉”가 심리적 갈등 양상을 더 적절하게 표현할 수 있으므로 “陶哉陶哉”가 <關雎>의 원시 형태였을 가능성이 있다.

4.2. 聯綿詞 재고찰

聯綿詞는 소리가 유사한 한자로 구성된 2음절 어휘이다. 다른 2음절어와 달리 聯綿詞는 두 한자가 결합된 경우만 의미를 표현할 수 있으며 분리될 경우 해당 의미를 표현할 수 없다. 詩와 같은 韻文에서 운율감을 살리기 위해 聯綿詞를 활용하는 경우도 있다. 《詩經》은 上古 시기 유행했던 민간의 詩歌로부터 비롯된 문헌이다. 그래서 聯綿詞를 통해 그 당시의 口語를 최대한 보존하고 리듬감을 살리고자 했다고 여겨왔다. 하지만 戰國時代 竹簡이 발견된 후로부터 聯綿詞에 대한 재고찰이 가능해졌다. 특히, 후대인들이 聯綿詞로 분류해왔던 일부 어휘들은 그 기원이 통사 구조로 분석할 수 있는 句이거나 개별 한자로 구분할 수 있는 2음절 어휘인 경우도 있다. 《毛傳》도 聯綿詞를 분석한 항목이 있다. 聯綿詞 역시 “A, B也.” 형식으로 해석하였다. 아래 두 가지 출토문헌과의 비교분석 사례를 통해서 聯綿詞의 성격에 대해 재고찰해보기로 한다.

4.2.1. <卷耳> “陟彼崔嵬”

전래본 <卷耳> “陟彼崔嵬”의 “崔嵬”는 《毛傳》에서 “崔嵬, 土山之戴石者.”로 해석하였다. 또한 전래본 <谷風>의 “崔嵬”도 《毛傳》에서 “崔嵬, 山巔也.”로 해석하였다. <卷耳>의 “崔嵬”는 흙 산 위에 돌이 솟아 있는 모습으로 설명하였으며 <谷風>은 산꼭대기로 해석하여 높이를 강조하였다. 毛亨은 ‘崔嵬’를 聯綿詞로 인식하였기 때문에 각 한자에 대한 설명을 따로 언급하지 않았다. 王先謙이 《說文解字》의 “崔, 大高也.”와 “嵬, 高而不平也.”를 토대로 《毛傳》의 해석을 뒷받침하였다.¹⁶⁾ 비록 王先謙은 개별 한자의 의미로 “崔嵬”를 설명하였으나 聯綿詞라는 점은 부정하지 않았다.

安大簡 《詩經》 7호간에 <卷耳> “陟彼崔嵬”와 대응하는 구절이 있다. 바로 “陟彼嶮嶮”이다. 7호간의 ‘’는 ‘山’과 ‘衰’로 구성된 자형이다. 출토문헌에서 ‘衰’를 ‘崔’로 읽는 통가 습관은 春秋時代부터 출현한다. 《庚壺》(集成 9733) “衰子執鼓”는 “崔子執鼓”로 읽는데 “崔子”는 春秋時代 말기 齊의 대부였던 “崔杼”를 지칭한다.¹⁷⁾ 따라서 7호간 ‘嶮’를 ‘崔’로 해석하는 것은 타당하다. 하지만 그 다음 문자 ‘’는 ‘山’과 ‘禺’로 구성된 ‘嶮’로 예정한다. 정리자는 ‘禺’와 ‘嵬’의 자형이 서로 유사하므로 이 자형을 ‘嵬’로 읽어도 무방하다고 하였다.¹⁸⁾

16) 王先謙, 《詩三家義集疏》, 中華書局, 1987年 2月, 25쪽.

17) 黃庭頤, 《鑄勒功名：春秋青銅禮器銘文的演變與特色》, 臺北, 萬卷樓, 2018年 9月, 85쪽.

이를 다시 검토하기 위해서 현재까지 발견된 戰國文字 ‘禺’와 ‘鬼’를 유형별로 살펴보면 아래와 같다.

禺 유형	자형	출처	鬼 유형	자형	출처
A		侯馬三：二五	A		睡虎地《日書乙》 158호간
B		郭店《語叢四》 10호간	B		上博《互先》 3호간
		新蔡乙四 45호간			隨縣漆書
		望山2 15호간	C		上博《鬼神之明》 4호간
C		郭店《老子乙》1 2호간			信陽2 13호간
		上博《三德》 4호간	D		上博《競建內之》 4호간
		秦代印風 80	E		侯馬三：一九
		睡虎地《日書乙》 181호간			侯馬三：九
		侯馬七九：一			

‘禺’가 유형별로 차이가 나는 원인은 자형의 중심을 관통하는 세로선의 모양이다. A는 ‘ㄚ’, ‘ㄣ’과 같이 사선이나 끝이 구부러진 선분이다. B는 ‘ㄚ’와 같이 Y자 형태이다. C는 ‘U’와 같이 선분의 끝이 구부러져 원형에 가까운 U자 형태를 보인다. 7호간 ‘禺’의 우측 자형 은 B와 같이 중심에 위치한 세로선이 Y자 형태이다.

‘鬼’는 귀신 머리를 상징하는 ‘由’과 ‘人’이 결합된 자형이다. 전국문자 ‘鬼’는 위와 같이 5가지 유형으로 구분할 수 있다. 모든 유형에 공통적으로 ‘由’을 포함하나 ‘人’에 飾筆을 더하거나 다른 자형과 결합하는 경우 변형이 일어난다. A는 ‘人’ 옆에 ‘ㄷ’를 추가했다. B는 전형적인 전국문자 ‘人’의 형태를 유지하는 경우이다. C는 ‘人’이 다른 자형과 결합하면서 ‘八’과 유사하게 변형된 경우이다. D는 ‘人’에 해당하는 부분이 사라진 경우이다. E는 ‘人’에 飾筆을 추가하는 과정에서 ‘女’로 訛變된 경우이다.

결국 두 자형은 위 부분은 형태상 유사하지만 아랫 부분의 차이는 확연하다. ‘禺’는 자형의 중심에 놓인 세로선의 형태에 따라 이체자가 발생했다.¹⁸⁾ ‘鬼’는 아래 부분의 ‘人’을

18) “우측 자형이 望山楚簡 2.15호간, 郭店楚簡 《老子乙》12호간 등의 ‘禺’와 형태가 비슷해도 결코 ‘禺’가 아니며 사실은 ‘鬼’의 이체자이다. 117호간 의 형태로 증명할 수 있다. ‘愧’는 ‘鬼’의 이체자이며 구성 요소 ‘鬼’는 ‘鬼’에 성부 ‘九’를 추가한 자형으로 분석할 수 있다.”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 編,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 上海, 中西書局, 2019年 8月, 75쪽.)

19) ‘禺’의 ‘內’는 飾筆의 지속적인 증가로 인해서 추가된 부분이다. ‘禺’ 외에도 ‘萬’, ‘禹’, ‘禽’ 모두 같은 과정을 거쳐 현재의 해서 자형으로 변천했다. 이와 관련된 내용은 劉釗의 《古文字構形學》(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年.) 24쪽 참고.

중심으로 이체자가 발생했다. 유형별로 모두 비교해보더라도 ‘𡵓’ 외에 일치하는 형태는 찾아볼 수 없으므로 정리자의 견해대로 두 자형이 서로 뒤섞여 사용했을 가능성은 낮다. 따라서 7호간 ‘嶠’는 자형 그대로 해석해야 한다.

자형상의 근거 외에도 <卷耳>의 시적 맥락을 보더라도 ‘嵬’가 아닌 ‘嶠’로 해석해야 한다. 전래본 <卷耳>의 2章의 전반부 2句와 3章의 전반부 2句를 비교해보면 아래와 같다.

陟彼崔嵬, 我馬虺隤. ……

陟彼高岡, 我馬玄黃. ……

(저 높고 높은 곳에 오르느라 나의 말이 병들었네. ……

저 높은 산등성이 오르느라 검은 말이 누렇게 변하였네. ……)

두 부분을 비교해보면 詩語 뿐만 아니라 구절의 통사 구조까지 대구를 이루고 있다. 다만 “崔嵬”와 “高岡”은 대구를 이루면서도 통사 구조는 차이가 있다. 즉, “崔嵬”은 “높고 험하다”는 뜻을 가진 한자로 구성된 聯綿詞이지만 “高岡”은 “높은 산등성이”로 해석할 수 있는 “형용사+명사”의 2음절 단어이다. “高岡”과 대응하는 安大簡 《詩經》의 시어는 “高阬”이다. 《漢書》 <揚雄傳> “陳衆車所於東阬兮”의 ‘阬’에 대해 顏師古는 “阬은 큰 언덕이며岡과 동일하게 읽어야 한다”고 주석했다.²⁰⁾ 즉, “高阬”과 “高岡”은 한자만 다를 뿐 의미는 동일한 단어이다. 따라서 “崔嵬”가 “高岡”과 진정한 의미의 대구를 이루기 위해서는 “형용사+명사” 구조의 2음절 어휘가 적절하다. 安大簡의 “崔嶠”가 바로 이와 같은 구조이며 “높고 험한 산모퉁이”로 해석한다.

4.2.2. <行露> “厭浥行露”

전래본 <行露> “厭浥行露”의 “厭浥”은 《毛傳》에서 “濕意也.”로 해석하였다. 安大簡 《詩經》 28호간의 “厭簪行露”는 전래본 <行露> “厭浥行露”와 대응하는 시구이다. 정리자는 이 구절과 전래본 <行露> “厭浥行露”의 차이를 통가 관계로 설명했다. 하지만 安大簡 ‘簪’와 전래본 ‘浥’은 戰國時代 뿐만 아니라 西周 이후로 나타난 통가 습관과 다르다. ‘簪’은 《說文解字》에서 찾아볼 수 없다. 그래서 정리자는 이 두 한자의 관계를 上古音 관계로 해석한 것인데 戰國文字 언어 습관을 볼 때, ‘會’로 구성된 한자는 ‘습’으로 구성된 한자로 해석한다. 바로 이 ‘습’과 ‘邑’의 상고음이 비슷한 점을 근거로 제시했다. ‘습’은 “匣紐緝部”, ‘邑’은 “影紐緝部”에 속하므로 운부가 동일하고 성모 모두 喉音이므로 통가될 수 있다고 설명하였다.

20) [漢]班固撰, [唐]顏師古注, 《漢書》, 北京, 中華書局, 1962년 1월, 3532쪽.

정리자의 견해대로라면 28호간의 “厭簠”는 전래본의 “厭澁”와 동일하게 聯綿詞로 해석해야 한다. 그러나 安大簡의 ‘簠’는 《毛傳》과 다르게 해석될 여지가 많은 자형이다. 이를 확인하기 위해서, ‘會’로 구성된 고문자의 통가 용례와 그 해석을 시기별로 정리해볼 필요가 있다.²¹⁾

시기	통가 관계	용례	출처
西周初	迨 - 會	迨(會)王大師	《保卣》(集成5415)
春秋中	會 - 饋	會(饋)鼎	《越支鼎》(集成2588)
	會 - 沫	會(沫)貴	《以鄧匱》(新收405)
	鎔 - 沫	鎔(沫)遺	《虢門丘匱》(集成10194)
春秋末	澮 - 合	澮(合)奏倉(鏘鏘)	《黜鐘》(新收482)
戰國中	檜 - 桼	黃之矢八, 又(有)檜(桼)	仰天湖簡 27호간
	會 - 合	會(合)在天地之間	上博簡《容成氏》 9호간
	- 會	饑滄而毋 (會)	上博簡《從政》甲 19호간
	- 禮	凡是戊辰以 (禮)	新蔡簡甲一 10호간
	- 合	(合)豆	信陽簡2 25호간
	- 桼	齊繖之 (桼)	信陽簡2 13호간
	繪 - 桼	口布之繪(桼)	仰天湖簡 7호간
	閤 - 閤	閤(閤門)	上博簡《昔者君老》 9호간
	澮 - 會	澮(會)同	《中山王響方壺》(集成9735)
	澮 - 沫	澮(沫)遺	《王子匱》(集成10190)
	- 蛤	相化如 (蛤)	信陽簡1 4호간
	澮 - 澮	燕君子澮(澮)	《中山王響鼎》(集成2840)
	澮 - 澮	九月大除道及除澮(澮)	青川木牘
	- 虺	如 (虺)相保	信陽簡《墨子》
漢	蒼 - 潰	中不蒼(潰)腐	馬王堆帛書《十問》
	會 - 瓠	齒如會(瓠)犀	阜陽漢簡《詩經》
	澮 - 蒼	翳澮(蒼)可伏匿者	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

위 표는 西周 초기부터 漢代까지의 청동기, 楚簡, 漢簡 등에서 ‘會’ 또는 ‘會’가 성부인 고문자 자형을 먼저 정리하였으며 ‘會’가 포함되지 않았으나 ‘會’와 통가 관계인 용례까지 종합한 것이다. 통가 용례를 보면 ‘會’와 통가 관계인 자형은 ‘會’가 성부인 형성자이거나 ‘曄’ 또는 ‘曄’이 성부인 형성자, 그 밖에 ‘未’, ‘貴’, ‘兀’이 성부인 형성자와 통가 관계를 맺는다.

한편, 漢代 이후의 전래문헌과 각종 주석에서 소리의 유사성을 토대로 뜻을 풀이한 용례들을 보면 ‘會’가 성부인 형성자는 ‘𠂔’, ‘夬’, ‘昏’, ‘戊’, ‘害’, ‘冠’, ‘𠂔’, ‘曄’ 등이 성부인 형성자와 통가 관계를 맺는다.²²⁾

21) 아래 표는 白於藍의 《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2年.)를 참고하였으며 다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金文工作室에서 개설한 “先秦甲骨文金文簡牘詞彙資料庫”(https://inscription.asdc.sinica.edu.tw/)에서 ‘會’를 입력한 후 도출된 검색 결과를 참고하였다.

22) 아래 표는 張儒, 劉毓慶의 《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2年.)에 근거하여 용례를 정리한 것이다. 이 저서에서 제시한 ‘聲素’는 형성자의 성부만을 국한시켜 지칭한 개념이 아니라 형성자뿐만 아니라 상형자, 지사자, 회의자도 ‘聲素’에 포함된다. 즉, 한자가 탄생한 후부터 서

聲素	통가자	통가 용례
ㄱ	ㄱ	《書》 <益稷> “濬汭澮距川”, 《說文》 <川部> “川, 貫穿通流水也. 虞書曰, ‘濬<ㄱ>距川.’”
ㄷ	快	《詩》 <斯干> “噲噲其正”, 鄭玄箋: “噲噲, 猶快快也.”
昏	栝	《爾雅》 <釋木> “檜, 柏葉松身”, 郝懿行義疏: “檜, 通作栝.”
	話	《說文》 <言部> “譚, 籀文話, 從會.”
	括	《儀禮》 <士喪禮> “髻用組”, 鄭玄注: “古文髻皆爲括.”
戊	劇	《太玄》 <玄告> “日月相劇”, 范望注: “劇之言會也.”
	噉	《逸周書》 <周祝解> “肢動噉息”, 《淮南子》 <俶眞訓> “蚊行噉息”
害	惠	《山海經》 <中山經> “五彩惠之”, 郝懿行箋疏: “惠, 義同藻繪之繪.”
冠	冠	《詩》 <淇奥> “會弁如星”, 《呂氏春秋》 <上農> “冠弁如星”
災	潰	《周禮》 <神仕> “以禴國之凶荒”, 鄭玄注: “禴, 讀如潰癰之潰.”

종합하면, 전래문헌과 출토문헌에서 확인할 수 있는 통가 용례를 모두 살펴봐도 ‘몌’이 성부인 한자와 통가된 용례는 없다. 따라서 《毛傳》의 해석이 아닌 다른 기준으로 이 구절의 원시 형태를 추측해 볼 필요가 있다. 그 기준은 戰國時代 楚簡의 통가습관이다.

전래본 <行露>의 “厭浥”에 대한 기존 해석을 다시 살펴보면, ‘浥’은 《說文解字》에서 “溼也(촉촉하다)”로 해석했다. 《玉篇》도 이와 비슷하게 “溼潤也”로 해석했다. 《經典釋文》은 “厭浥”의 ‘浥’은 본래 “물을 뜨다”를 뜻하는 ‘挹’이라고 했다. 《說文解字》에 수록된 ‘挹’ 이외에 고문자 자형 중 “촉촉하다”를 표현하는 ‘浥’은 찾아볼 수 없다. ‘浥’에 대한 해석은 역대로 큰 견해 차이가 없어 보인다. 반대로 “厭浥”의 ‘厭’은 ‘촉촉하다’의 의미가 없으므로 ‘浥’의 통가자로 보았다. 王先謙은 魯詩와 韓詩의 “浥浥”과 《詩經》 <湛露>의 “厭厭夜飲”이 魯詩에서 “悒悒夜飲”인 점을 토대로 ‘厭’과 ‘浥’은 서로 통하며 “浥浥”이 “厭浥”의 원형이라고 하였다. 《說文解字》도 ‘浥’은 “幽溼也”로 해석했기 때문에 ‘厭’보다 ‘浥’과의 上古音 관계가 더 밀접하고 의미상으로도 더 유사하다.²³⁾

그렇다면 安大簡 <行露>의 “厭簪”는 聯綿詞가 아니라 다른 통사 구조로 풀이할 수 있다. 安大簡 28호간 ‘簪’는 전국시대 통가습관에 따라 ‘會’ 또는 ‘습’으로 해석할 수 있다. ‘會’는 “모이다”, “모으다”로 풀이한다. 《爾雅》 <釋詁上>에서 ‘會’는 ‘습’으로 풀이하고

주 시기 이후로 형성자 비율이 비약적으로 증가하고 漢代 이후로 형성자 중심으로 한자를 사용하기 전까지 언어 습관을 살펴보면, 통가자는 형성자뿐만 아니라 상형자나 회의자로도 발음을 빌어 사용했다. 이와 같은 현상까지 포함해서 분석하기 위해서는 형성자의 성부가 통가의 기준이 될 수 없다. 따라서 표 안의 첫 번째 항목을 ‘聲素’로 설정한다. ‘聲素’가 그대로 통가자가 되는 경우도 있으며 의부와 결합한 형성자로 통가할 수도 있다. 표 안의 통가자, 통가 용례는 대표적인 경우만을 제시했으며 이 밖에도 다른 용례가 있으나 지면 관계상 생략한다.

23) 王先謙, 《詩三家義集疏》上, 北京, 中華書局, 2011년 4월, 92쪽.

《廣雅》〈釋詁三〉은 ‘聚’로 풀이했다. 《禮記》〈檀弓下〉“周人作會, 而民始疑[주 백성은 회합하고자 하면서 백성들은 의심하기 시작했다.]”는 흩어져 있는 대상들이 한 곳으로 모여드는 것을 표현하는데 ‘습’과 일맥상통한다. ‘簍’ 앞의 ‘厭’은 ‘만족하다’, ‘싫어하다’ 등으로 해석되나 ‘아주’, ‘실컷’처럼 부사로 쓰이기도 한다. 《莊子》〈則陽〉의 “其禾藁以滋, 予終年厭飧. (그 벼 이삭이 무성하여 잘 자라니 나는 1년 내내 실컷 먹을 수 있었습니다)”에 대해 成玄英은 ‘厭’을 ‘足’으로 풀이하여 “子實滋榮, 寬歲足飧, 故其宜矣. (열매가 잘 자라 1년 동안 여유 있게 충분히 잘 먹을 수 있으므로 적절하다.)” 라고 했다.²⁴⁾ 결과적으로 “厭簍”는 부사와 동사의 결합형이며 “行露”는 이에 대한 목적어이다. 이 통사 구조에 의거하면 “길가의 이슬이 잔뜩 모여 있으니”로 해석할 수 있다.

이 해석은 전래본 〈行露〉의 주제와도 부합된다. 〈行露〉의 毛詩序를 보면 “行露는 召伯이 송사를 들었던 일을 다룬 작품이다. 쇠락한 세상의 풍속이 소멸하고 곧고 믿음 있는 가르침이 일어나 난폭한 남자들이 곧은 여자를 능멸하지 못하는 것이다.”라고 했다.²⁵⁾ 여기에서 “난폭한 남자들이 여자를 능멸할 수 있을 염려”를 이슬이 많이 맺힐 시간대에 여자를 길에 오고 가게 하여 옷을 젖게 할 상황으로 비유했다. 이슬이 많이 맺힐 시간대는 낮이 아닌 새벽이나 밤이며 난폭한 남자들에게 능멸당하지 않더라도 이슬로 인해서 옷차림이 이상해질 수 있기 때문이다. 전래본 〈行露〉의 첫 구절인 “厭浥行露, 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가 바로 그 구절이다. 주희는 《詩集傳》에서 이 구절을 분석하며 아래와 같이 언급했다.

여자들이 능히 禮로 스스로를 지켜 강압적인 폭력에 농락당하지 않은 자가 스스로 자기의 뜻을 기술했고 이 詩를 지어서 그 사람을 사전에 끊은 것이다. 말하자면, 도로 사이의 이슬이 이에 풀을 적실 정도로 많아 내 어찌 아침저녁으로 가지 않겠느냐는 이슬에 많이 젖을까 두려워 감히 그렇게 하지 않은 것일 뿐이다. 대개 여자가 아침, 저녁으로 홀로 다닌다면 혹은 강압적으로 폭력을 일삼는 자가 능욕할 우려가 있다. 그러므로 길에 이슬이 많아서 심하게 젖을까봐 두렵다고 기탁한 것이다.²⁶⁾

朱熹의 해석대로라면 “厭簍行露”를 “길가의 이슬이 잔뜩 모여 있으니.”로 해석해도 〈行露〉의 대의와 어긋나지 않다. 게다가 毛詩本의 “厭浥行露”보다 통사 구조가 더 명확하다. 따라서, 본고는 “厭簍”를 “부사+동사”로 구성된 동사구로 “잔뜩 모여 있네”로 해석한다.

24) 郭慶蕃, 《莊子集釋》下, 北京, 中華書局, 2004년 1월, 899쪽.

25) 〈行露〉의 毛詩序 원문은 “行露, 召伯聽訟也. 衰亂之俗微, 貞信之教興, 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이다.

26) “女子有能以禮自守, 而不爲強暴所汚者, 自述已志, 作此詩以絕其人. 言道間之露方濕, 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 畏多露之沾濡, 而不敢爾. 蓋以女子早夜獨行, 或有強暴侵陵之患. 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5. 결론

지금까지 《毛傳》의 해석 방식과 《毛傳》의 우수성, 보충해야 할 사항에 대해 살펴 보았다. 《毛傳》은 어휘 해석을 기반으로 詩의 含意를 해석하였다. 주로 소리의 유사성과 의미 관계를 통해서 한자의 본뜻, 가차의, 인신의 여부를 밝혀냈으며 毛亨이 생존했던 시기의 언어 습관뿐만 아니라 先秦시기의 언어 습관까지 모두 반영하였다. 본고는 《毛傳》의 이와 같은 해석의 우수성을 安大簡 《詩經》을 통해 입증하였다. 한편, 《毛傳》에서 잘못 해석한 부분은 후대 연구성과와 安大簡 《詩經》을 통해 바로잡고자 하였다.

진정한 가치의 평가는 장점과 단점을 모두 파악하는 것으로부터 시작된다. 출토문헌과 전래문헌을 비교하는 연구가 주로 전래문헌의 오류를 바로잡는데 초점이 맞추어져 있다. 타당성을 입증하는 과정 없이 오류만을 언급하게 된다면 자칫 출토문헌이 전래문헌보다 더 많은 가치를 지닌 자료로 인식할 가능성이 있다. 따라서 본고는 전래문헌에 속하는 《毛傳》의 우수성과 보충할 사항을 모두 언급하면서 出土文獻과의 균형 잡힌 비교 분석을 시도하였다. 이번 연구는 安大簡 《詩經》 위주로 분석하였으나 阜陽漢簡 《詩經》과 같은 漢 이후의 《詩經》 판본도 함께 참고한다면 先秦 시기부터 현재까지 이르는 “《詩經》學”의 토대를 마련하는데 필요한 여러 가지 단서들을 얻을 수 있을 것으로 기대한다. 이는 차후 연구를 통해서 보완하기로 한다.

참고문헌

- [清]阮元, 《十三經注疏》, 北京, 中華書局, 2009年 12月.
 荊州市博物館, 《郭店楚墓竹簡》,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年 5月.
 馬承源 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11月.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 編,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 上海, 中西書局, 2019年 8月.
 王先謙, 《詩三家義集疏》, 北京, 中華書局, 1987年 3月.
 朱駿聲, 《說文通訓定聲》, 北京, 中華書局, 1984年 6月.
 宗邦福·陳世鏡·蕭海波主編, 《故訓匯纂》,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3年 7月.
 許慎撰, 段玉裁注, 《說文解字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 10月.
 程燕, 《詩經異文輯考》, 合肥, 安徽大學出版社, 2010年 6月.
 白於藍, 《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2年 5月.

劉釗, 《古文字構形學》,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年 1月.

김학주, 《詩經》, 서울, 명문당, 2002년 5월.

박소동, 《譯註毛詩正義》1, 서울, 전통문화연구회, 2018년 1월.

徐在國, 「談安大簡《詩經》的一個異文」, 《湖南大學學報》 2019年 第2期,, 長沙, 湖南大學, 2019年 4月.

黃德寬, 「略論新出戰國楚簡詩經異文及其價值」, 《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年 第3期, 合肥, 安徽大學, 2018年 6月.

[주제발표 3]

《說文解字》에 인용된 《尙書》 내용 고찰

朴 載 福

(경동대 한국어교원학과 교수)

1. 머리말
2. 《說文解字》에 인용된 전래문헌
3. 《說文解字》에 인용된 《尙書》
4. 맺음말

<논문요약>

《說文解字》는 東漢시기 경학자이자 문자학자인 許慎의 저작으로, 한자의 자형과 자원을 체계적으로 처음 고증한 字典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본고에서는 먼저 《說文》에 인용된 전래문헌의 종류와 빈도를 정리하고, 《尙書》의 내용을 좀 더 심층적으로 고찰했다.

인용된 전래문헌은 詩(411)를 가장 많이 인용했고, 春秋傳(168), 易(91)이 그 다음을 차지한다. 《尙書》는 書(5), 虞書(38), 唐書(2), 夏書(15), 禹貢(3), 商書(18), 周書(69)와 같이 편명을 인용했고, 逸周書(6)도 일부 확인된다. 이외에도 魯詩(1), 韓詩傳(1), 禮(24), 周禮(95), 禮記(6), 明堂月令(9), 五行傳(2), 少儀(1), 鄉飲酒(1), 春秋(5), 左氏傳(3), 傳(5), 春秋公羊傳(4), 國語(8), 春秋國語(15), 論語(32), 孔子曰(12), 逸論語(2), 孟子(8), 孝經(4), 爾雅(31), 史篇(3), 楚詞(5), 淮南子(3), 弟子職(1), 韓非(2), 墨子(1), 山海經(1), 司馬法(8) 등의 내용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尙書》는 秦始皇의 焚書坑儒로 그 원본이 소실되고, 漢代에 今文과 古文의 논쟁이 격렬하게 진행됐다. 許慎이 인용한 《尙書》는 孔安國본으로, 十三經注疏에 수록된 현행본 《尙書》와 상당한 차이가 있는 것이 확인된다. 이는 현행본 《尙書》가 魏晉시기 이후 금문과 위고문이 합쳐져 정본화되는 과정에서 일부 내용들이 수정 보완되면서 변화된 것도 있지만 東漢시기 고문 《尙書》를 인용한 것에 기인한 것으로 추정된다.

주제어 : 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注, 許慎, 段玉裁, 尙書, 古文

1. 머리말

《說文解字》(이하 《說文》으로 약칭)는 東漢시기 경학자이자 문자학자인 許慎의 저작으로, 한자의 자형과 자원을 체계적으로 처음 고증한 字典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說文》은 모두 15권으로 앞의 14권은 문자에 대한 해설을 하고, 마지막 15권은 서문으로 한자의 기원과 변화양상에 대해 소개하고 있다. 540개의 部首에 9,353개 글자를 나열하고, 重文 1,163개 글자를 추가해 모두 10,516개 글자를 수록하고 있다.

《說文》의 원본은 東漢 和帝 永元 12년(100)에서 安帝 建光 원년(121)에 완성됐다. 宋 太宗 雍熙 3년(986)에 송 태종의 명령으로 徐鉉, 句中正, 葛湍, 王惟恭 등이 《說文》을 교정해 상하 30권으로 편성했고, 淸 段玉裁의 《說文解字注》는 이를 저본으로 주석을 보완한 것이다.

《說文》의 기본 구성은, (1) 표제자를 小篆으로 제시하고, (2) 글자의 뜻을 풀이하고, 다른 의미가 있으면 ‘一曰’을 추가해 설명하고, (3) 六書에 의한 한자의 구조를 제시하고 (象形, 指事, 形聲, 會意), (4) 다른 글자인 重文이나, 의미가 다른 경우를 제시하고, (5) 전래문헌에서 관련 문장을 인용하는 것으로 구성되어 있다.

《說文》 서문에 다음과 같은 내용이 보인다.

대개 문자(文字)란 경서(經書)와 육예(六藝)의 근본이고 왕도정치의 시작이다. 이전 사람들이 후세에 드리웠기 때문에 후세 사람들이 옛 것을 알 수 있는 것이다. 그러므로 “근본이 서면 도가 생겨나며, 천하의 지극한 이치[至道]를 알면 어지럽지 않는다.”라고 했다. 지금 소전(小篆)을 기술하는데, 고문(古文)과 주문(籀文)으로 합하고 통달한 사람들의 것을 널리 채집하여 크고 작은 것에 이르기까지 믿을만하면서 증거가 있게 됐다. 그 설을 헤아리고 서술하여 장차 여러 부류를 이치에 맞게 하며, 오류를 풀고 배우는 자들을 깨우쳐 신묘한 뜻에 통달하게 했다. 부수로 구별하여 서로 섞이지 않게 했다. 온갖 사물들을 모두 볼 수 있고 함께 기재하지 않은 것이 없다. 그 뜻이 밝지 않으면 이에 밝혀서 깨우쳤다. 그 인용한 《주역(周易)》은 맹씨(孟氏: 孟喜)본이고 《상서(尙書)》는 공씨(孔氏: 孔安國)본이며, 《시경(詩經)》은 모씨(毛氏: 毛亨)본이고 《예(禮)》는 《주관(周官)》이며, 《춘추(春秋)》는 《좌씨(左氏)》본이고 《논어(論語)》와 《효경(孝經)》은 모두 고문(古文)이다. 그 알지 못하는 것에는 모두 비워뒀다.”¹⁾

1) 《說文解字》序: 蓋文字者, 經藝之本, 王政之始, 耑(前)人所以垂後, 後人所以識古. 故曰: “本立而道生”, “知天下之至道而不可亂也”. 今敍篆文, 合以古籀, 博采通人, 至於小大, 信而有證. 稽譌(撰)其說, 將以理群類, 解謬誤, 曉學者, 達神旨. 分別部居, 不相襍(雜)廁也. 萬物咸觀(睹), 靡不兼載. 厥誼(宜)不昭, 爰明以諭. 其僞(稱)易孟氏, 書孔氏, 詩毛氏, 禮周官, 春秋左氏, 論語. 孝經, 皆古文也. 其於所不知, 蓋闕如也.

이상과 같이 《說文》에는 표제자인 小篆 이외에도 重文인 或體, 異體, 古文, 籀文 등이 추가로 수록됐고, 인용한 유가경전의 판본도 확인할 수 있다. 그러나 그동안 《說文》에 인용된 전래문헌에 대한 구체적인 분류나 고증이 이루어지지 못하고 있다. 따라서 본고에서는 먼저 《說文》에 인용된 전래문헌의 종류와 빈도를 정리하고, 《尙書》의 내용을 좀 더 심층적으로 고찰해 보고자 한다.

2. 《說文解字》에 인용된 전래문헌

《說文》에서 문자를 해설하며 전래문헌을 인용하지 않은 것이 대부분이지만 전래문헌을 인용한 내용도 상당수 존재한다. <표1>에서는 《說文》에 인용된 문헌의 명칭과 출현빈도를 도표로 제시했다.

<표1> 《說文解字》에 인용된 전래문헌의 명칭과 출현빈도

[illegible]

孟子			2			1		1		1	2	1			8
孝經		1			1					1			1		4
爾雅	1	3			2	5		4		6	7			3	31
史篇				1	1							1			3
楚詞	1	1							1			2			5
淮南子	1								1				1		3
弟子職		1													1
韓非		1							1						2
墨子													1		1
山海經	1												1		1
司馬法		1	3							3				1	8

<표1>에서 보는 것과 같이 詩, 書, 易, 禮, 春秋, 論語와 같은 유가경전의 내용을 주로 인용하고 있지만 다른 전래문헌들도 상당수 존재한다. 그 구체적인 출현빈도를 제시하면 詩(411), 魯詩(1), 韓詩傳(1)으로 전래문헌 중에서 《詩經》을 가장 많이 인용했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고, 書(5), 虞書(38), 唐書(2), 夏書(15), 禹貢(3), 商書(18), 周書(69), 逸周書(6)에서 볼 수 있듯이 《尚書》는 다른 문헌과 달리 편명을 주로 인용하고 있으며, 易(91)으로 비교적 많이 인용했고, 禮(24), 周禮²⁾(95), 禮記(6), 明堂月令³⁾(9), 五行傳(2), 少儀(1), 鄉飲酒(1)으로 서명과 편명을 혼용해 인용했고, 春秋(5), 春秋傳(168), 左氏傳(3), 傳(5), 春秋公羊傳⁴⁾(4)으로 《春秋左傳》의 인용이 많다. 國語(8)는 春秋國語(15)로도 표기하고, 史記(4) 내용도 일부 확인된다. 論語(32), 孔子曰(12), 逸論語(2)로 공자 관련 내용을 인용하고, 孟子(8)의 내용도 일부 확인된다. 이외에 孝經(4), 爾雅⁵⁾(31), 史篇(3), 楚詞⁶⁾(5), 淮南子⁷⁾(3), 弟子職(1), 韓非(2), 墨子(1), 山海經(1), 司馬法(8) 등의 내용도 확인할 수 있다.

다음은 《說文》에서 인용한 전래문헌 중에 段玉裁의 注에서 고증한 용례를 살펴보고자 한다.

堦：堦夷，在冀州陽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從土禺聲。《尚書》曰：“宅堦夷。”

堊：塞也。《尚書》曰：“鯀堊洪水。”從土西聲。

圜：回行也。從口睪聲。《尚書》：“曰圜。”圜，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

위와 같이 《說文》에서 인용한 전래문헌 중에 《尚書》가 3번 확인된다. 그러나 段玉裁는 許慎이 《尚書》라고 표현을 쓰지 않았다고 하면서, 전자는 <唐書>라고 해야 하

2) 周禮는 周官으로도 표기했다.

3) 明堂月令은 간략히 月令으로 표기하기도 했다.

4) 春秋公羊傳은 간략히 公羊傳으로 표기하기도 했다.

5) 爾雅는 爾疋로 표기하기도 했다.

6) 楚辭를 楚詞로 표기했다.

7) 淮南子是 淮南傳으로 표기하기도 했다.

고8), 나머지 2개는 <商書>의 오류9)라고 고증했다.

繇：順也. 從心孫聲. 《唐書》曰：“五品不繇.”

段玉裁 注에 “謂堯典也. 說詳禾部.”라고 하여, 唐書는 堯典이라고 고증했다.

詒：論訟也. 《傳》曰：“詒詒孔子容.” 從言各聲.

鰾：魚名. 從魚覃聲. 傳曰：“伯牙鼓琴，鰾魚出聽.”

話：合會善言也. 從言昏聲. 《傳》曰：“告之話言.”

段玉裁 注에 전자는 “未聞”이라 하고, 《論語》의 “子溫而厲”을 인용하고 있다. 두 번째는 “傳曰은 여러 서적에 대부분 있어 어떤 서적인지 확정할 수 없다.[傳曰者，諸書多有之，不定爲何書也.]”라고 했다. 후자는 ‘詩傳’이 아니라 ‘左氏傳’이라고 고증했다.¹⁰⁾

豐：豆之豐滿者也. 從豆，象形. 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 凡豐之屬皆從豐.

《說文》에 <鄉飲酒>를 인용한 용례가 1번밖에 보이지 않는다. 段玉裁 注에 “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를 생략했다. 따라서 《鄉飲酒》의 내용은 許慎이 인용한 것이 아니라 후대에 추가했다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櫨：柱上枌也. 從木盧聲. 伊尹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鳧之所，有櫨橘焉. 夏孰也.” 一曰宅櫨木，出弘農山也.

秔：稻屬. 從禾毛聲. 伊尹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秔.”

伊尹과 같이 상주시기 인물에 대한 내용도 보이는데, 이는 당시 전해지는 고사류 문헌을 참고했을 것으로 추정된다.

한편, 《說文》의 ‘○○說’에 보이는 인물로 杜林, 司馬相如, 賈侍中, 董仲舒, 劉歆, 司農(鄭衆), 官溥, 王育, 裴光遠, 天老, 師曠, 官溥, 楊雄, 譚長, 桑欽, 歐陽喬, 尹彤, 黃顗, 衛

8) 段玉裁 注：“許之例不云尚書，此當云唐書，改之者作虞書. 其說見禾部.”

9) 段玉裁 注：“大徐尚書曰，小徐書曰皆誤.” “商各本譌尚. 今依廣韻玉篇正.”

10) 段玉裁 注：“此當作春秋傳曰簪之話言，見文六年左氏傳. 淺人但知抑詩，故改之，刪春秋字，妄擬詩可稱傳也. 抑詩作告之話言，於話下稱之，又妄改爲詩曰話訓.”

宏 등이 확인된다. 이들은 당시에 文字를 해설한 사람들로, <說文解字敍>에 “통달한 사람에게서 널리 채집했다.[博采通人]”라고 한 ‘通人’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說文》 中부의 中자에 보이는 “尹彤說”에 대한 段玉裁의 注에 “일반적으로 ‘某說’이라고 하는 것은 <說文解字敍>에 말한 ‘통달한 사람들의 의견을 널리 채집했다.’는 것이니, 字義를 설명한 것이 있고, 字形을 설명한 것이 있고, 字音を 설명한 것이 있다.[凡言某說者, 所謂博采通人也. 有說其義者, 有說其形者, 有說其音者.]”라고 하였다.

改：更也. 從支己. 李陽冰曰：“已有過, 支之即改.”

忍：怒也. 從心刀聲. 讀若額. 李陽冰曰：“刀非聲, 當從刈省.”

鰈：魚也. 從魚眾聲. 李陽冰曰：“當從羃省.”

위와 같이 현재 전해지는 《說文》은 宋代의 徐鉉, 徐玄의 판본으로 唐代 李陽冰의 의견을 추가한 경우도 확인된다.

盱：張目也. 從目于聲. 一曰朝鮮謂盧童子曰盱.

𩺰：日行𩺰𩺰也. 從日施聲. 樂浪有東𩺰縣. 讀若醯.

𩺰：魚名. 出樂浪潘國. 從魚虜聲.

𩺰：魚名. 出樂浪潘國. 從魚妾聲.

𩺰：魚名. 出樂浪潘國. 從魚市聲.

𩺰：魚名. 出樂浪潘國. 從魚匆聲. 一曰𩺰魚出江東, 有兩乳.

𩺰：魚名. 出樂浪潘國. 從魚, 沙省聲.

𩺰：魚名. 出樂浪潘國. 從魚樂聲.

𩺰：魚名. 皮有文, 出樂浪東𩺰. 神爵四年, 初捕收輸考工. 周成王時, 揚州獻𩺰. 從魚禺聲.

𩺰：魚名. 出葦邪頭國. 從魚兂聲.

𩺰：魚名. 出葦邪頭國. 從魚分聲.

鮮：魚名. 出貉國. 從魚, 善省聲.

이밖에 《說文》에는 周, 秦, 楚, 齊, 魯, 趙, 魏, 韓, 鄭, 宋, 陳, 吳, 蜀 등과 같이 선진 시기의 나라 이름과 海岱, 江淮, 關東, 伊洛, 遼東과 같이 여러 지방의 방언뿐만 아니라 匈奴, 朝鮮, 樂浪, 葦國, 貉國 등 주변 이민족의 언어도 인용해 소개하고 있다.

3. 《說文解字》에 인용된 《尙書》 내용

<표1>에서 보는 것과 같이, 《尙書》는 《詩》, 《易》과 달리 편명을 주로 표기하고 있다. 《尙書》는 周書(69)가 가장 많이 인용됐고, 虞書(38), 商書(18), 夏書(15)가 순차적으로 인용됐다. 書(5), 唐書(2), 禹貢(3)으로 표기한 것도 일부 있고, 逸周書(6)도 일부 확인된다.

《說文》 艸部の 苳에 “마른 꼴풀”이다. 艸를 따르고 交가 소리이다. 일설에는 牛蕪艸¹¹⁾라고 한다.[乾芻. 从艸, 交聲. 一曰牛蕪艸.]”라고 했는데, 段玉裁 注에 “柴誓曰：峙乃芻芻.”라고 하여 <費誓>를 <柴誓>로 표기하고 있다. 阮元の 校勘記에 따르면 ‘柴’는 古文 《尙書》에 근거한 것이라고 한다.

(1) 제1권

柴：燒柴燹燎以祭天神. 從示此聲. <虞書>曰：“至于岱宗，柴.”

珣：醫無閭珣玕琪，<周書>所謂夷玉也. 從玉旬聲. 一曰器，讀若宣.

玠：大圭也. 從玉介聲. <周書>曰：“稱奉介圭.”

璫：玉飾. 如水藻之文. 從玉棠聲. <虞書>曰：“璫火粉米.”

琨：石之美者. 從玉昆聲. <虞書>曰：“楊州貢璫琨.”

玕：琅玕也. 從玉干聲. <禹貢>：“雒州球琳琅玕.”

苳：苳苳. 一名馬渴. 其實如李，令人宜子. 從艸日聲. <周書>所說.

蓀：艸盛兒. 從艸繇聲. <夏書>曰：“厥艸惟蓀.”

蕪：艸相蕪苞也. 從艸斬聲. 《書》曰：“艸木蕪苞.”

<虞書>曰：“璫火粉米.”는 段玉裁 注에 “古文 《尙書》 <咎繇謨(皐陶謨)>의 글이다.¹²⁾ 살펴보면, 《尙書》 <虞書 益稷>의 ‘璫’자는 ‘옷의 무늬’이니, 마땅히 衣를 따라야 하지만 玉를 따른 것은 假借이기 때문이다. 옷의 무늬와 옥의 무늬가 모두 마름[水藻]과 같고, 소리[聲]와 뜻[義]이 모두 같기 때문에 서로 假借한 것이지, 옷 위에 옥 무늬를 수놓은 것이 아니다. 대체로 《說文》에서 經傳을 인용하고 가차를 말한 경우가 있는데 이것이 그 사례이다. 《禮經》에서 ‘文采의 뜻’, 古文의 경우 대부분 纁(문채/조)자를 썼고 今文에서는 대부분 璫·藻자를 썼는데, 실제로는 세 글자가 모두 가차한 것이다.[古文尙書

11) 牛蕪艸：미나리와 비슷하게 생겼으며 먹을 수 있는 채소이다.

12) 지금의 《尙書》에는 <皐陶謨>가 아니라 <益稷>에 보인다. <益稷>은 본래 <皐陶謨>의 후반부에 해당하는 글인데, 僞古文의 作者가 독립시킨 것이다.

咎繇謨文. 按虞書璵字, 衣之文也, 當從衣, 而從玉者, 假借也. 衣文·玉文皆如水藻, 聲義皆同, 故相假借, 非衣上爲玉文也. 凡說文有引經言假借者例此. 禮經文采之訓, 古文多用璵字, 今文多用璵·藻字, 其實三字皆假借.]”라고 했다.

(2) 제2권

牯：牛馬牢也. 從牛告聲. <周書>曰：“今惟牯牛馬.”

臍：嘗也. 從口齊聲. <周書>曰：“大保受同祭臍.”

呬：違也. 從口弗聲. <周書>曰：“呬其耆長.”

逾：越進也. 從辵俞聲. <周書>曰：“無敢昏逾.”

返：還也. 從辵從反, 反亦聲. <商書>曰：“祖甲返.”

迤：衰行也. 從辵也聲. <夏書>曰：“東迤北, 會于匯.”

述：斂聚也. 從辵求聲. <虞書>曰：“旁述孱功.” 又曰：“怨匹曰述.”

退：數也. 從辵貝聲. <周書>曰：“我興受其退.”

躋：登也. 從足齊聲. <商書>曰：“予顛躋.”

鰒：樂和鰒也. 從龠皆聲. <虞書>曰：“八音克鰒.”

<周書>曰：“呬其耆長.”는 段玉裁 注에 “살펴보건대 <說文>은 <微子>의 “노성한 사람의 뜻을 어기지 않는다. 나는 일어나서 간언하지마는 나라의 패망을 받아들이는 것이다.”라는 글을 인용하면서 모두 <周書>와 연계하였다. 躋자 해설에 “予顛躋”를 인용하면서 <商書>라고 하였는데 어느 것이 誤字인지 모르겠다. <洪範> 1편이 <商書>에 속하는지 <周書>에 속하는지 설이 다르지만 <微子>는 반드시 <商書>에 속한다.[按說文引微子篇“呬其耆長, 我興受其退.”皆系周書. 引予顛躋, 則曰商書. 未知孰是誤字. 洪範一篇商·周說異, 微子則必是商書也.]”라고 했다. 許慎은 <微子>의 글을 인용하면서 呬자 해설에는 <周書>라고 했고, 躋자 해설에는 <商書>라고 했다. 段玉裁는 <微子>가 <商書>에 속한다고 했다.

(3) 제3권

謨：議謀也. 從言莫聲. <虞書>曰：“咎繇謨.”

諛：問也. 從言僞聲. <周書>曰：“勿以諛人.”

試：用也. 從言式聲. <虞書>曰：“明試以功.”

誠：和也. 從言咸聲. <周書>曰：“不能誠于小民.”

詞：共也. 一曰讞也. 從言同聲. <周書>曰：“在夏后之詞.”

譎：數也. 從言番聲. <商書>曰：“王譎告之.”

- 誥：訓也. 從言壽聲. 讀若酬. <周書>曰：“無或誥張爲幻.”
- 誦：便巧言也. 從言扁聲. <周書>曰：“戡戡善誦言.” <論語>曰：“友誦佞.”
- 誓：忌也. 從言其聲. <周書>曰：“上不誓于凶德.”
- 訖：罪也. 從言尤聲. <周書>曰：“報以庶訖.”
- 韶：虞舜樂也. <書>曰：“《韶》九成，鳳皇來儀.” 從音召聲.
- 異：舉也. 從升呂聲. <虞書>曰：“岳曰：異哉！”
- 秬：種也. 從秝，卂. 持亟種之. <書>曰：“我秬黍稷.”
- 攸：迕也. 從支白聲. <周書>曰：“常攸常任.”
- 敷：攸也. 從支專聲. <周書>曰：“用敷遺後人.”
- 孜：汲汲也. 從支子聲. <周書>曰：“孜孜無怠.”
- 攷：分也. 從支分聲. <周書>曰：“乃惟孺子攷.” 亦讀與彬同.
- 敦：止也. 從支早聲. <周書>曰：“敦我于艱.”
- 敕：擇也. 從支索聲. <周書>曰：“敕乃甲冑.”
- 敲：繫連也. 從支喬聲. <周書>曰：“敲乃干.” 讀若矯.
- 攷：彊取也. <周書>曰：“攷攘矯虔.” 從支兌聲.
- 敕：撫也. 從支米聲. <周書>曰：“亦未克敕公功.” 讀若弭.
- 斂：塞也. 從支念聲. <周書>曰：“斂乃弇.”
- 斂：去陰之刑也. 從支蜀聲. <周書>曰：“刑劓斂黥.”
- 斂：冒也. 從支昏聲. <周書>曰：“斂不畏死.”
- 斂：棄也. 從支曷聲. <周書>以爲討. <詩>云：“無我斂兮.”
- 畋：平田也. 從支，田. <周書>曰：“畋尔田.”
- 卜：卜以問疑也. 從口，卜. 讀與稽同. <書>云：“卜疑.”

(4) 제4권

- 覓：營求也. 從覓，從人在穴上. <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覓求，得之傅巖.” 巖，穴
- 眊：目少精也. 從目毛聲. <虞書>耄字從此.
- 瞞：低目視也. 從目冒聲. <周書>曰：“武王惟瞞.”
- 疇：詞也. 從白冑聲. 冑與疇同. <虞書>：“帝曰：冑咨.”
- 蓐：火不明也. 從苜從火，苜亦聲. <周書>曰：“布重蓐席.” 織蓐席也. 讀與蔑同.
- 幻：相詐惑也. 從反予. <周書>曰：“無或誥張爲幻.”
- 殂：往，死也. 從殂且聲. <虞書>曰：“勛乃殂.”
- 殂：殊也. 從殂亟聲. <虞書>曰：“殂紂于羽山.”

殲：敗也. 從歹睪聲. <商書>曰：“彝倫攸殲.”

剝：絕也. 從刀皃聲. <周書>曰：“天用剝絕其命.”

(5) 제5권

籊：籊籊也. 從竹路聲. <夏書>曰：“惟籊籊枯.”

簞：大竹也. 從竹湯聲. <夏書>曰：“瑤琨筱簞.” 簞可爲幹, 筱可爲矢.

粵：亏也. 審慎之詞者. 從亏從宀. <周書>曰：“粵三日丁亥.”

艸：爵之次弟也. 從豐從弟. <虞書>曰：“平艸東作.”

畫：傷痛也. 從血, 聿, 皃聲. <周書>曰：“民罔不畫傷心.”

臙：善丹也. 從丹隻聲. <周書>曰：“惟其敷丹臙.” 讀若韋.

餼：乾食也. 從食侯聲. <周書>曰：“峙乃餼糧.”

僉：皆也. 從亼從卬從從. <虞書>曰：“僉曰伯夷.”

鶩：鳥獸來食聲也. 從倉𠂔聲. <虞書>曰：“鳥獸鶩鶩.”

(6) 제6권

柚：條也. 似橙而酢. 從木由聲. <夏書>曰：“厥包橘柚.”

杔：木也. 從木屯聲. <夏書>曰：“杔榦栝柏.”

楮：木也. 從木晉聲. 書曰：竹箭如楮.

榮：槎識也. 從木, 紉, 闕. <夏書>曰：“隨山榮木.” 讀若刊.

枯：槁也. 從木古聲. <夏書>曰：“唯箇輅枯.” 木名也.

櫟：山行所乘者. 從木纍聲. <虞書>曰：“予乘四載.” 水行乘舟, 陸行乘車, 山行乘櫟, 澤行乘輶.

櫟：伐木餘也. 從木獻聲. <商書>曰：“若顛木之有毳櫟.”

霖：豐也. 從林；𣎵. 或說規模字. 從大, 𠔁, 數之積也；林者, 木之多也. 𠔁與庶同意. <商書>曰：“庶草繁無.”

圉：回行也. 從口睪聲. <尚書>：“曰圉.” 圉, 升雲半有半無. 讀若驛.

賚：賜也. 從貝來聲. <周書>曰：“賚尔秬鬯.”

齔：殷諸侯國. 在上黨東北. 從邑勑聲. 勑, 古文利. <商書>：“西伯戡齔.”

<尚書>：“曰圉.”는 段玉裁 注에 <商書>의 오류라고 했다.

(7) 제7권

旻：秋天也. 從日文聲. <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
 暘：日出也. 從日易聲. <虞書>曰：“暘谷.”
 朏：月未盛之明. 從月，出. <周書>曰：“丙午朏.”
 𣎵：木生條也. 從弓由聲. <商書>曰：“若顛木之有𣎵櫟.” 古文言由櫟.
 稭：復其時也. 從禾其聲. <虞書>曰：“稭三百有六旬.”
 𦵏：惡米也. 從米北聲. <周書>有<𦵏誓>.
 宗：藏也. 從宀示聲. 示，古文保. <周書>曰：“陳宗赤刀.”
 宀：𡩂也. 從宀，人在屋下，無田事. <周書>曰：“宮中之穴食.”
 𠂔：冥合也. 從宀𠂔聲. 讀若<周書>“若藥不𠂔眩.”
 窳：塞也. 從宀𠂔聲. 讀若<虞書>曰：“窳三苗”之‘窳’.
 託：奠爵酒也. 從冂託聲. <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

(8) 제8권

倭：具也. 從人孑聲. 讀若汝南滂水. <虞書>曰：“𡇗救倭功.”
 仡：勇壯也. 從人氣聲. <周書>曰：“仡仡勇夫.”
 假：非眞也. 從人叚聲. 一曰至也. <虞書>曰：“假于上下.”
 𡇗：愼也. 從比必聲. <周書>曰：“無𡇗于卬.”
 𡇗：衆詞與也. 從禾自聲. <虞書>曰：“𡇗咎繇.”
 𡇗：毛盛也. 從毛隹聲. <虞書>曰：“鳥獸𡇗髦.”
 籲：呼也. 從頁籥聲. 讀與籥同. <商書>曰：“率籲衆戚.”

(9) 제9권

卽：輔信也. 從卩比聲. <虞書>曰：“卽成五服.”
 𡇗：治也. 從辟從井. <周書>曰：“我之不𡇗.”
 𡇗：治也. 從辟父聲. <虞書>曰：“有能俾𡇗.”
 嶧：葛嶧山，在東海下邳. 從山睪聲. <夏書>曰：“嶧陽孤桐.”
 𡇗：會稽山. 一曰九江當𡇗也. 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 從屾余聲. <虞書>曰：“予娶𡇗山.”
 𡇗：石，可以爲矢鏃. 從石奴聲. <夏書>曰：“梁州貢𡇗丹.” 《春秋國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𡇗.”
 𡇗：𡇗岳也. 從石，品. <周書>曰：“畏于民𡇗.” 讀與巖同.
 𡇗：逸也. 從豕原聲. <周書>曰：“𡇗有爪而不敢以𡇗.” 讀若桓.
 𡇗：豹屬，出貉國. 從豸毘聲. 《詩》曰：“獻其𡇗皮.” <周書>曰：“如虎如𡇗.” 𡇗，猛獸.

(10) 제10권

焯：火光也. 從火出聲. <商書>曰：“予亦焯謀.” 讀若巧拙之拙.

焯：明也. 從火卓聲. <周書>曰：“焯見三有俊心.”

冓：媿也. 從冓從介, 介亦聲. <虞書>曰：“若丹朱冓.” 讀若傲. 《論語》：“冓湯舟.”

𨔵：驚走也. 一曰往來也. 從介, 𨔵. <周書>曰：“伯𨔵.” 古文𨔵, 古文𨔵字.

𨔵：順也. 從心孫聲. <唐書>曰：“五品不𨔵.”

憲：實也. 從心, 塞省聲. <虞書>曰：“剛而憲.”

忞：彊也. 從心文聲. <周書>曰：“在受德忞.” 讀若旻.

懋：勉也. 從心林聲. <虞書>曰：“時惟懋哉.”

忿：忘也. 譁也. 從心余聲. <周書>曰：“有疾不忿.” 忿, 喜也.

懣：輕易也. 從心蔑聲. <商書>曰：“以相陵懣.”

𨔵：善自用之意也. 從心𨔵聲. <商書>曰：“今汝𨔵𨔵.”

𨔵：怨也. 從心敦聲. <周書>曰：“凡民罔不𨔵.”

𨔵：毒也. 從心其聲. <周書>曰：“來就𨔵𨔵.”

(11) 제11권

渭：水. 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 東入河. 從水胃聲. 杜林說. <夏書>以爲出鳥鼠山. 雋州浸也.

荷：荷澤水. 在山陽胡陵. <禹貢>：“浮于淮泗, 達于荷.” 從水苛聲.

濰：水. 出琅邪箕屋山, 東入海. 徐州浸. <夏書>曰：“濰, 溜其道.” 從水維聲.

浩：澆也. 從水告聲. <虞書>曰：“洪水浩浩.”

涖：水厓也. 從水矣聲. <周書>曰：“王出涖.”

滙：埤增水邊土. 人所止者. 從水筮聲. <夏書>曰：“過三滙.”

灑：灑酒也. 一曰浚也. 從网從水, 焦聲. 讀若<夏書>“天用勦絕.”

漚：沈於酒也. 從水面聲. <周書>曰：“罔敢漚于酒.”

川：貫穿通流水也. <虞書>曰：“濬くく, 距川.” 言深くく之水會爲川也. 凡川之屬皆從川.

容：深通川也. 從谷從卣. 卣, 殘地; 阡坎意也. <虞書>曰：“容畎澮距川.”

(12) 제12권

𢶏：忿戾也. 從至, 至而復遜. 遜, 遁也. <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𢶏.” 𢶏, 讀若摯.

搯：搯也. 從手𢶏聲. <周書>曰：“師乃搯.” 搯者, 拔兵刃以習擊刺. 《詩》曰：“左旋右搯.”

扨：扨搗也. 從手可聲. <周書>曰：“盡執, 扨.”

攷：人姓也. 從女丑聲. <商書>曰：“無有作攷.”

媯：婦人妊身也. 從女芻聲. <周書>曰：“至于媯婦.”

摯：至也. 從女執聲. <周書>曰：“大命不摯.” 讀若摯同. 一曰《虞書》雉摯.

戎：殺也. 從戈今聲. <商書>曰：“西伯既戎黎.”

戔：賊也. 從二戈. <周書>曰：“戔戔巧言.”

(13) 제13권

緇：旌絲也. 從糸苗聲. <周書>曰：“惟緇有稽.”

紊：亂也. 從糸文聲. <商書>曰：“有條而不紊.”

繪：會五采繡也. <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 《論語》曰：“繪事後素.” 從糸會聲.

絳：純赤也. <虞書>“丹朱”如此. 從糸朱聲.

堦：堦夷, 在冀州陽谷. 立春日, 日值之而出. 從土禹聲. 《尙書》曰：“宅堦夷.”

塉：朝歌南七十里地. <周書>：“武王與紂戰于塉野.” 從土母聲.

圯：毀也. <虞書>曰：“方命圯族.” 從土已聲.

堊：塞也. 《尙書》曰：“繇堊洪水.” 從土西聲.

劓：慎也. 從力吉聲. <周書>曰：“汝劓毖殷獻臣.”

勩：勉力也. <周書>曰：“用勩相我邦家.” 讀若萬. 從力萬聲.

勛：勉也. <周書>曰：“勛哉, 夫子!” 從力冒聲.

段玉裁는 《尙書》를 <商書>로 수정하고 “大徐尙書曰. 小徐書曰皆誤.”라고 했다.

(14) 제14권

鏤：剛鐵, 可以刻鏤. 從金婁聲. <夏書>曰：“梁州貢鏤.” 一曰鏤, 釜也.

鉞：侍臣所執兵也. 從金允聲. <周書>曰：“一人冕, 執鉞.” 讀若允.

凭：依几也. 從几從任. <周書>：“凭玉几.” 讀若馮.

隍：危也. 從阜, 從毀省. 徐巡以爲：隍, 凶也. 賈侍中說：隍, 法度也. 班固說：不安也.
<周書>曰：“邦之隍隍.” 讀若虹蜺之蜺.

陶：再成丘也, 在濟陰. 從阜匋聲. <夏書>曰：“東至于陶丘.” 陶丘有堯城, 堯嘗所居, 故堯號陶唐氏.

育：養子使作善也. 從女肉聲. <虞書>曰：“教育子.”

이외에 다음과 같이 逸周書 내용

祔：明視以筭之. 從二示. 《逸周書》曰：“士分民之祔. 均分以祔之也.” 讀若筭.

翰：天雞赤羽也. 從羽軫聲. 《逸周書》曰：“大翰, 若翬雉, 一名鷩風. 周成王時蜀人獻之.”

爨：衆盛也. 從木爨聲. 《逸周書》 < >曰：“疑沮事.” 闕.

倮：完也. 《逸周書》曰：“朕實不明, 以倮伯父.” 從人從完.

燂：火兒. 從火粦聲. 《逸周書》曰：“味辛而不燂.”

鉤：健也. 一曰匠也. 從立句聲. 讀若駒. 《逸周書》 < >有鉤匠.

匪：器, 似竹筐. 從匚非聲. 《逸周書》曰：“實玄黃于匪.”

IV. 맺음말

《說文》 서문에 “인용한 《周易》은 孟喜본이고 《尙書》는 孔安國본이며, 《詩經》은 毛亨본이다.”라고 했었다. 《說文》에서 《周易》과 《詩經》은 《易》과 《詩》로 간략히 호칭한 반면 《尙書》는 <虞書>, <夏書>, <商書>, <周書>와 같이 각 편명의 명칭을 주로 쓰고, 《書》라는 간략한 호칭은 일부에서만 확인된다.

《說文》에 인용된 《尙書》의 내용들은 十三經注疏에 수록된 현행본 《尙書》와 상당한 차이가 있는 것이 확인된다. 이는 현행본 《尙書》가 위진시기 이후 금문과 위고문이 합쳐져 정본화되는 과정에서 일부 내용들이 수정 보완되면서 변화된 것도 있지만 東漢시기 전해지는 고문 《尙書》를 인용한 것에 기인한 것으로 추정된다.

先秦시기의 《尙書》는 秦始皇의 焚書坑儒로 그 원본이 소실되고, 西漢초기 伏生에 의해 今文 《尙書》가 출현하고, 각지에서 戰國시기의 古文 《尙書》가 발견되어 今古文 논쟁이 격렬하게 진행됐다. 東晉시기 僞古文 《尙書》가 출현하고 魏晉 이후에 위고문 《尙書》를 저본으로 정리하여 현행본 13경 注疏本이 출현하게 됐다. 본고에서 고찰한 《說文》에 인용된 《尙書》의 내용은 공자의 고택 벽에서 발견된 고문 《尙書》를 孔安國이 주석한 것으로, 동한시기 고문 《尙書》의 내용을 파악할 수 있는 귀중한 자료라고 할 수 있다. 또한 차후 최근 새롭게 발견된 淸華簡 《尙書》의 관련 편명과의 비교 연구에도 진행하고자 한다.